口 12
3764
30

春秋鄭執政表敘

世嘗謂鄭莊公鍊事而黠宋襄公喜事而狂然此二者兩國遂成爲風俗宋之狂非始于襄公也殤公受其兄之讓而旋仇其子至十年十一戰卒召華督之弒此非狂乎下及莊公馮以下諸君以及華元不忍鄙我之憾而旋致析骸易子之慘向戌貪弭兵之功而使天下諸侯僕僕楚廷馴至晉伯熄而楚氛熾其狂之禍遂中于天下至鄭則不然明事勢識利害常首鼠晉楚兩大國之間視其强弱以爲向背貪利若鶩棄信如土故當天下無伯則先叛天下有伯則後服其先叛也懼楚也齊桓公以僖十七年冬十二月卒而鄭文明年春正月卽朝楚卽之戰鄭首先叛晉堅事楚者十二年中閒以與許訟不勝改而從晉至

D12
3764
30
木下中也氏
1991.9
贈
91-63

成九年貪楚之重賂復從楚未三年復從晉至成十六年貪汝陰之田復從楚投骨于地就而食之搖尾乞憐者鄭之謂也其後服也欲以諸侯之力斃楚使楚不敢與爭也莊十六年與齊桓同盟于幽明年卽不朝歷十三年復同盟于幽至僖五年首止之盟復逃而從楚晉文之興踐土甫盟而明年翟泉復不至燭之武復開晉事秦旋召杞子之謀不得不從晉未及五六年復與陳蔡偕楚爲厥貉之次矣每閒伯主之有事則侵伐小國以自益晝伏夜行繩食盆盎常懼人覺者鄭之謂也然亦因此得保其國常倔强于諸侯閒以中國四戰之地迭受晉楚之侵伐而能國威不挫民力不疲雖當晉楚之伯已衰猶能與宋相鬬爭者益亦地勢使然其君臣積習之久而遂成爲風俗歟鄭

之君且勿論其大臣執政如子良子駟子展之徒遞掌國政五十餘年其謀議具見于左傳子良之言曰晉楚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子駟之言曰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子展之言曰吾伐宋晉師必至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晉其揣量兩國之情形狡矣黠矣故其術常出于頑鈍無恥卑汚忍垢民鮮罹戰鬬之苦而有征賦之擾其時國勢亦賴以少安子產繼之能折衷于大道適遇向戌弭兵兩事晉楚能事楚而不受楚害事晉而不爲晉屈本之以禮而善其辭令故仲尼稱之有君子之道焉委蛇以從時權直以濟變又非黠之謂矣繩嘗以春秋列國之情形譬之秦楚如虎狼鄭如黠鼠宋如猘犬鼠之嚙物也以漸鄭莊以隱十一

年入許旋使許叔居許東偏卒還其國後屢侵伐之直至定六
年游速因楚敗而始滅許首尾歷二百餘年犬之噬人也以暴
宋襄甫嗣齊伯而卽執滕子嬰齊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宋景當
晉楚之衰天下無伯伐邾侵鄭遂執曹伯以歸殺之狂燄四出
不可嚮邇蓋終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宋鄭立國之大較也此
由封建之貽害積漸至此後世易爲郡縣朝不道則夕黜之夕
不道則朝黜之豈特虎狼遠屏凡鼠竊狗偷俱不容于大一統
之世矣鄭自中葉以後執政之上更有當國蓋自襄二年鄭成
公卒介于晉楚國家多難成公命子罕當國攝君事非常法自
後子駟子孔子展世有當國之號其執政常不依卿之位次子
皮父子世爲上卿位居子產之上與魯宋又異輯春秋鄭執政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四　鄭執政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春秋大事表廿五

隱元年　隱二年　隱三年　隱四年　隱五年

鄭莊二十二年　祭仲

夏五月克弟段于鄢冬十二月伐衛討公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孫滑之亂

奔衛衛人爲之來伐趙氏鵬飛曰鄭有兄弟之寵而不能教訓以義使至於亂其取廩延冬十月以王弟之隙衛因其餘孽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脩先君之怨于鄭而報東門之役衛人以師號師伐衛南鄙復以加兵于鄭蔡亦有秋八月宋穆公以國求寵于諸侯以和其燕師伐鄭六月鄭二請師于邾邾鄭魯三人將畀虢公政夏四子焉出奔鄭鄭人欲邢人伐翼國盟于翼

鄭莊二十三年　祭仲

註滑共叔子

夏五月克弟段于鄢冬十二月伐衛討公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孫滑之亂奔衛衛人爲之來伐趙氏鵬飛曰鄭有兄取廩延冬十月以王弟之隙衛因其餘孽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脩先君之怨于鄭而報東門之役衛人以師虢師伐衛南鄙復以加兵于鄭蔡亦有秋八月宋穆公以國求寵于諸侯以和其燕師伐鄭六月鄭二請師于邾邾鄭魯三人將畀虢公政夏四子焉出奔鄭鄭人欲邢人伐翼國盟于翼

鄭莊二十三年　祭仲

註滑共叔子

夏五月克弟段于鄢冬十二月伐衛討公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孫滑之亂奔衛衛人爲之來伐趙氏鵬飛曰鄭有兄取廩延冬十月以王弟之隙衛因其餘孽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脩先君之怨于鄭而報東門之役衛人以師虢師伐衛南鄙復以加兵于鄭蔡亦有秋八月宋穆公以國求寵于諸侯以和其燕師伐鄭六月鄭二請師于邾邾鄭魯三人將畀虢公政夏四子焉出奔鄭鄭人欲邢人伐翼國盟于翼

鄭莊二十四年　祭仲

註滑共叔子

夏五月克弟段于鄢冬十二月伐衛討公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孫滑之亂奔衛衛人爲之來伐趙氏鵬飛曰鄭有兄取廩延冬十月以王弟之隙衛因其餘孽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脩先君之怨于鄭而報東門之役衛人以師虢師伐衛南鄙復以加兵于鄭蔡亦有秋八月宋穆公以國求寵于諸侯以和其燕師伐鄭六月鄭二請師于邾邾鄭魯三人將畀虢公政夏四子焉出奔鄭鄭人欲邢人伐翼國盟于翼

鄭莊二十五年　祭仲

註滑共叔子

夏五月克弟段于鄢冬十二月伐衛討公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孫滑之亂奔衛衛人爲之來伐趙氏鵬飛曰鄭有兄取廩延冬十月以王弟之隙衛因其餘孽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脩先君之怨于鄭而報東門之役衛人以師虢師伐衛南鄙復以加兵于鄭蔡亦有秋八月宋穆公以國求寵于諸侯以和其燕師伐鄭六月鄭二請師于邾邾鄭魯三人將畀虢公政夏四子焉出奔鄭鄭人欲邢人伐翼國盟于翼

鄭莊二十六年　祭仲

註滑共叔子

夏五月克弟段于鄢冬十二月伐衛討公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孫滑之亂奔衛衛人爲之來伐趙氏鵬飛曰鄭有兄取廩延冬十月以王弟之隙衛因其餘孽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脩先君之怨于鄭而報東門之役衛人以師虢師伐衛南鄙復以加兵于鄭蔡亦有秋八月宋穆公以國求寵于諸侯以和其燕師伐鄭六月鄭二請師于邾邾鄭魯三人將畀虢公政夏四子焉出奔鄭鄭人欲邢人伐翼國盟于翼

嗣去年伐衞南鄙又齊
請師于邾今再伐衞劉
寇兵黷武遷怒復怨合天下始多故而諸
不貶絕而罪自見矣侯遂無王矣

隱六年

鄭莊二十七年

祭仲

爲鄭莊之仇而與夷大國如齊魯小國如

春翬平于魯孤宋援秋及宋平七月庚申三日
也

盟于宿

五月庚申侵陳大獲陳及鄭平十二月陳周公
冬宋人取長葛

五父如鄭涖盟鄭公子忽

案自後宋鄭交兵無

已直至殤公見弒而在王所故陳侯請妻如陳逆婦嬀辛亥以
後止二國爲天下樞

之鄭伯許之乃成昏嬀氏歸

其爭益不待晉楚爭

齊人卒平宋衞于鄭侯爾卒糾合齊魯幾
盟之日而已然矣

秋盟于瓦屋以釋東
伯天下

隱七年

鄭莊二十八年

祭仲

春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夏翬帥師入廩延

隱八年

鄭莊二十九年

祭仲

冬十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

隱九年

鄭莊三十年

祭仲

春二月公會齊侯于中

隱十年

鄭莊三十一年

祭仲

冬如周始朝桓王王
不禮

隱十一年

鄭莊三十二年

祭仲

夏會魯侯時來謀伐三月會魯侯于垂以春
許也秋七月壬午入璧假許田請復祀周君
許鄭伯使許大夫百公卒易祊田

而

里奉許叔居許東偏夏四月丁未魯鄭盟
使公孫獲居許西偏于越結祊成冬鄭伯月
王取鄔劉爲邢之田拜盟

胡傳鄭欲得立華氏

于鄭而與鄭人蘇忿許田以自廣是以爲蔡
生之田十二邑

垂之會魯桓欲結鄭

息侯伐鄭鄭伯大敗好以自安是以爲越

桓元年

鄭莊三十三年

祭仲

門之役

北戎侵鄭用公子突師

九月戊寅入宋

八月丙戌以齊入刖謀十二月甲寅大敗蔡衞郕不會王命冬
王禮也

十月壬午齊鄭入郕

討逆王命也

案是年號公忌父始

作卿士于周周人于

此遂畀之政杜云鄭

伯不以號公得政而

背王故禮之

桓二年

鄭莊三十四年

祭仲

夏四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秋七月杞侯來朝

冬十有二月丁巳夫人子氏薨

桓三年

鄭莊三十五年

祭仲

春正月宋華督弒其

周君與夷來召公子馮

而立之是爲莊公偏

盟于句瀆齊魯陳鄭四國三

伯月會于稷以成宋亂

得立華氏

秋七月與

爲蔡會于鄧始懼楚

息師　冬十月以虢之盟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

桓五年

鄭莊三十七年

祭仲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夏北戎伐齊齊侯乞盟向求成于鄭既而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背之秋鄭人齊人衛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蔡人衛人陳師朝救齊六月大敗戎人代盟向王遷盟向人伐鄭鄭伯敗王師之民于邾射王中肩

桓六年

鄭莊三十八年

祭仲

桓七年

鄭莊三十九年

祭仲

桓八年

鄭莊四十年

祭仲

桓九年

鄭莊四十一年

祭仲

桓十年

鄭莊四十二年

祭仲

初北戎病齊諸侯救春正月齊衛鄭盟于宋人責賂不已魯欲二月魯侯紀侯鄭伯春正月魯鄭會于曹

桓十一年

鄭莊四十三年

祭仲

桓十二年

鄭厲元年

祭仲

桓十三年

鄭厲二年

祭仲

桓十四年

鄭厲三年

祭仲

之鄭公子忽有功齊侯惡曹謀魯也　夏鄭子宋鄭秋宋魯盟于艾齊侯宋公衛侯燕吳氏澂曰蓋慶齊衛人讒諸侯使奮次之莊公卒初祭仲有寵于桓之邱繼又會于人戰四國之師敗績報怨故爲會以謀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于莊公莊公使爲卿虛于雷而宋公辭平吳氏澂曰昔鄭莊助夏使弟語請盟于魯怒請師于齊齊人以爲公娶鄧曼生昭公遂與鄭盟于武父謀齊謀紀者也魯桓數且脩曹之會衛師助之冬十二月宋背宋　爲鄭會宋繼又同鄭冬十二月宋以齊人丙午戰于郎　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冬十二月魯及鄭師伐宋鄭厲德魯故助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將死亦執厲公而求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救紀而惡反其父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賂祭仲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厲公立

桓十五年

鄭厲四年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門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厲公糾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秋以前諸侯離合不常昭公而立公子亹

桓十六年

鄭昭元年　厲五年

祭仲

春正月魯宋蔡衛四國會于曹謀伐鄭以納厲公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冬十月辛卯弒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

桓十七年

鄭昭二年　厲六年

祭仲

桓十八年

鄭厲七年　子亹元年

祭仲

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

莊元年

鄭厲八年　子儀元年

鬬

冬十一月魯宋衛陳會于謀納突且昭公
四國會于袲伐鄭將前奔衛而袲之會衛
納厲公弗克而還　亦與至此又復糾葛
趙氏鵬飛曰先地而且會于曹而曹亦與
後伐議所伐也聽宋突篡日盛忽勢日孤
命而後伐也何則忽其故何也蓋突甫失
國宋仇既而責賂于國而旋居櫟據國要
突而三戰再北突尤害篤勢猶盛四隣諸
宋仇也故先會于袲侯謂可輔之入國以
議所伐然卒助突而爲責賂之計而忽更
伐忽者蓋突親也嘗懦弱以爲無足與也
賂宋忽路人也未嘗是喘以强弱爲向背
拔一毛以遺宋庸詎置邪正是非于不問
知突復得鄭之後不眞爲衛之不若其原
更傾國以事宋乎此由于宋焉入國賂四
先地後伐之深意先　國以定位其後遂欲
儒皆未之達也　取償似爲定例突未入
先母舅曰穀梁謂地入則執以求賂突入
而後伐疑辭蓋宋責而賂不足則更相攻
賂于鄭公與之六會戰迫突出則又再納
而宋辭平既與突伐之以邀後之傾國以
宋而有宋之戰突宋報也以一國爲奇貨

方合三國伐鄭以報以連兵納君爲市賈
今公又忽然連宋陳已爲行賂立赤幟而
衛以伐忽納突大反使四國諸侯皆有市
前日之爲能無疑乎心聖人于其始事特
疑者疑宋也亦宋自書會于稷以成宋亂
有疑也故先會于袲又曰取鄧大鼎于宋
袲宋地宋計決而後所以誅宋而誅諸侯
伐鄭也然宋所以卒者豈無意哉
決計納突者則以公夏四月魯宋衛陳蔡
爲之周旋而宋亦洩五國之師伐鄭
知突之才畧既已據家氏鉉翁曰自去冬
櫟而扼鄭之險其勢及今夏三書公會再
終必得鄭故不如再書伐鄭不間以他事
納以邀突之賂爲得誅宋袲之輔纂而于
計也胡傳始疑于輔正也東遷以後王章
正終變而與邪去當掃地人紀廢綱紐黨州
日之事情甚遠　鄭突傳所謂四逆四
順者其去禽獸蓋不
遠矣
張氏洽曰當時强陵
弱衆暴寡如此及桓

文之與而少抑春秋欲不與齊晉得乎

莊二年

鄭厲九年
子儀二年

闕

莊三年

鄭厲十年
子儀三年

闕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高氏閌曰蘇子由以此鄭伯爲子儀非也子儀乘間得立方惴惴懼不保豈敢輕棄國都與諸侯會故知此即突也高渠彌殺忽立子亹齊人殺亹忽立子儀春秋皆沒而不書以突爲鄭伯故也

卓氏爾康曰趙子常謂鄭要陳遇齊請存紀社稷然突方居櫟公入櫟鄭事凡九年不見傳

莊四年

鄭厲十一年
子儀四年

闕

陳侯鄭伯遇于垂

莊五年

鄭厲十二年
子儀五年

闕

莊六年

鄭厲十三年
子儀六年

闕

莊七年

鄭厲十四年
子儀七年

闕

莊八年

鄭厲十五年
子儀八年

闕

豈能謀紀高抑崇旨齊恐陳鄭救紀故結三國之歡夫齊何畏于陳鄭陳鄭又去紀最遠亦何能救紀此疑鄭突求釋援紀之怨于齊假陳以爲介紹爾

莊九年

鄭厲十六年
子儀九年

弱

莊十年

鄭厲十七年
子儀十年

闕

莊十一年

鄭厲十八年
子儀十一年

闕

莊十二年

鄭厲十九年
子儀十二年

闕

莊十三年

鄭厲二十年
子儀十三年

闕

莊十四年

鄭厲二十一年
子儀十四年

闕

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始伯也舍我吾請納君與盟秋侵宋

叔詹

春從諸侯會于鄄齊

夏宋齊衛伐鄭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荊伐鄭南北

莊十五年

鄭厲二十二年

莊十六年

鄭厲二十三年

叔詹

莊十七年

鄭厲二十四年

叔詹

春齊人執詹鄭不朝也

杜氏預曰詹爲執政大臣詣齊見執孔氏穎達曰僖七年傳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先言詹明詹最貴也且以君不朝而被執明詹是執政大臣爲不道君使朝故執之也秋詹自齊逃奔

莊十八年

鄭厲二十五年

叔詹

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杜氏預曰號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爲援皆在周

莊十九年

鄭厲二十六年

叔詹

而舍之六月甲子傅黃氏震曰鄭以宋舊爭鄭于是始瑕殺鄭子及其二子怨故乘齊宋之伐鄭治與于維糾之亂者而納厲公厲公入遂而侵宋是背齊盟也九月殺公子閼則強殺傳瑕

莊二十年

鄭厲二十七年

叔詹

鄭突處櫟二十年一三年而復之曰不可旦得志遽興脩怨之使其叔無後于鄭師猶未知世有伯主冬十二月諸侯同盟于幽

莊二十一年

鄭厲二十八年

叔詹

周子頹作亂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伯將王自圍門入殺王子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春鄭伯執燕仲父以頹王與鄭以武公之王歸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鄰遂入成五月厲公卒周取其寶器而還

莊二十二年

鄭文元年

叔詹

莊二十三年

鄭文二年

叔詹

莊二十四年

鄭文三年

叔詹

莊二十五年

鄭文四年

叔詹

莊二十六年

鄭文五年

叔詹

莊二十七年

鄭文六年

叔詹

夏六月同盟于幽陳

鄭始服于齊

案鄭厲公于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明年卽子元爲是故伐鄭諸以不朝而至詹見執侯救鄭楚師夜遁鄭益未心服也至此朱子曰桓文所以有襲倖其不討甚矣鄭歷十有三年復同盟功王室者當時楚最人之黠也

莊二十八年

鄭文七年

叔詹

夏六月同盟于幽陳

楚子元欲蠱文夫人鄭始服于齊

爲館于其宮側而振案桓公之興諸侯無案鄭厲公于莊十六萬焉夫人聞之而泣敢有侵弱暴寡者而年同盟于幽明年卽子元爲是故伐鄭諸鄭文猶敢爲此蓋未以不朝而至詹見執侯救鄭楚師夜遁諸伯合而姑嘗試之鄭益未心服也至此朱子曰桓文所以有襲倖其不討甚矣鄭歷十有三年復同盟功王室者當時楚最人之黠也

莊二十九年

鄭文八年

叔詹

莊三十年

鄭文九年

叔詹

莊三十一年

鄭文十年

叔詹

于幽外內一心推桓強大時復加兵于鄭為伯齊桓九合之功鄭在王畿之內向非亦難矣

桓文遏之則周室為所併矣

魯	鄭	叔詹
莊三十二年	鄭文十一年	叔詹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夏齊宋遇于梁丘 杜註楚伐鄭在二十八年
閔元年	鄭文十二年	叔詹
閔二年	鄭文十三年	叔詹 初文公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故春秋書曰鄭棄其師
僖元年	鄭文十四年	叔詹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諸侯盟于犖以救鄭 杜註犖即檉
僖二年	鄭文十五年	叔詹 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張氏洽曰楚自莊三十年用子文為令尹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召陵之師則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僖三年	鄭文十六年	叔詹 冬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莊氏克寬曰楚師三至鄭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于檉于貫于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僖四年	鄭文十七年	叔詹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盟于召陵 冬十二月從諸侯侵陳
僖五年	鄭文十八年	叔詹 夏從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謀甯周鄭伯逃歸不盟孔叔止之弗聽
僖六年	鄭文十九年	叔詹 夏諸侯伐鄭圍新城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僖七年	鄭文二十年	叔詹 春齊人伐鄭孔叔曰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姑少待我 夏殺申侯以說于齊 秋盟于甯母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請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願以鄭為內臣管仲曰不可君其勿許鄭必受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 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僖八年	鄭文二十一年	叔詹 春正月諸侯盟于洮
僖九年	鄭文二十二年	叔詹 夏會宰周公及諸侯
僖十年	鄭文二十三年	叔詹
僖十一年	鄭文二十四年	叔詹
僖十二年	鄭文二十五年	叔詹

鄭伯乞盟

高氏閌曰楚爲諸侯患鄭先受害自莊十六年至僖三年凡五加兵于鄭有齊桓召陵之役而楚始懾服鄭曷爲背齊而附楚聖人詳書逃盟乞盟之事以罪鄭伯見義之不明自此至十七年小白卒楚人絕迹于鄭桓之伯功盛矣

于葵邱

僖十三年

僖十四年

鄭文二十六年

叔詹

夏從諸侯會于鄫淮春諸侯城緣陵而遷三月從諸侯盟于牡秋齊徵諸侯戍周夫病杞故且謀王室杞秋爲戎難故諸侯戍秋八月狄侵鄭

鄭文二十七年

叔詹

冬十一月乙卯殺子華

邱

周

僖十五年

鄭文二十八年

叔詹

冬十二月齊侯小白卒

十二月從諸侯會于淮謀鄫鄫爲淮夷所

僖十六年

鄭文二十九年

叔詹

僖十七年

鄭文三十年

叔詹

僖十八年

鄭文三十一年

叔詹

春鄭伯始朝于楚案齊桓以去年冬卒今年春正月而鄭伯即朝楚甚矣鄭之嗜利無恥也

僖十九年

鄭文三十二年

叔詹

冬從陳蔡盟楚于齊滑人叛鄭而服于衛時宋襄公主伯鄭從齊桓時同盟幽今諸侯會楚于盂楚執公率諸侯伐鄭冬十一月楚人伐宋以救鄭戰于泓宋師敗績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入饗于鄭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案鄭以五年之中再朝楚致宋來伐使楚以勝宋而使其夫人出勞卒致楚取二姬以歸此與出妻獻子何異叔詹爲國大臣

僖二十年

鄭文三十三年

叔詹

僖二十一年

鄭文三十四年

叔詹

僖二十二年

鄭文三十五年

叔詹

僖二十三年

孟之會則遂居陳蔡之上而且執宋公以伐宋突然則強兵之說宋向戌亦受楚之謀而欲奪晉之伯也便強兵于楚不便宋必不敢請即請之必不聽自後楚日熾滅小國而晉不敢發一矢是楚授意于向戌箝制晉人使不救援列國而已得橫行無忌耳此盟陳蔡居楚上而鄭居楚下者蓋楚鄭合謀而陳蔡特受其籠絡也黃氏仲炎亦謂此楚人之謀日後宋號爭盟兆于此矣

僖二十四年

僖二十五年

僖二十六年

僖二十七年

不能救正亦與有罪而管仲富辰猶以爲三良吾不解也

鄭文三十六年

叔詹

晉公子重言適諸國過鄭鄭文公不禮焉諫曰臣聞天之又有厚言之親棄讐所啟人弗及也君其禮焉弗聽

鄭文三十七年

皇武子

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鄭有平惠之勳叔詹諫曰臣聞天之又有厚言之親棄讐而用三良于諸姬從姦無乃不可乎弗聽出狄師伐鄭取櫟立狄女隗氏爲后后遏于太叔王替隗后頹叔桃子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惡之使盜殺之陳宋之間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享之問禮于皇武子云云

杜註皇武子鄭卿

鄭文三十八年

皇武子

鄭文三十九年

皇武子

鄭文四十年

皇武子

冬從楚圍宋

案鄭自僖十八年至二十七年十年之間凡三如楚一合楚敗宋再從楚圍宋使徵舊文之與鄭且爲楚鄉導慈陵中國不知所極矣然則城濮之功豈可少哉

僖二十八年

鄭文四十二年

皇武子

正月鄭伯如楚致其夏六月晉會王子虎春晉人侵鄭師夏四月晉敗楚于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秋九月晉侯秦伯圍鄭伯亦惡之冬公子瑕城濮使子人九行成翟泉鄭不至諸侯謀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出奔楚于晉五月丙午晉侯伐鄭伯秦伯與鄭盟使杞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案鄭以莊十六年與子逢孫楊孫戍之未獻楚俘于王鄭伯請盟于王鄭伯肉袒牽羊逆于道左王用平王享晉文即不朝歷十三年復于秦伯秦伯亦與鄭伯盟于王庭相王用平王享晉文即不朝歷十三年復于晉侯伐鄭請無與鄭盟鄭許之使待命于侯之禮癸丑盟于踐同盟于幽始一心歸圍鄭許之使待命于王所

王朝于王所

案禹雍在今懷慶府孟縣西北五里踐甫盟而明年翟泉復于晉晉至僖五年首止復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逃盟晉文之興踐土逆以為太子以求成原武縣西北五里踐甫盟而明年翟泉復于晉晉人許之王在今鄭州滎澤縣不至鄭之反覆無信西北十五里有踐土類如此

臺去衡雍三十五里

皆鄭地

僖二十九年

鄭文四十三年

皇武子

冬晉人侵鄭

師夏四月晉敗楚于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秋九月晉侯秦伯圍鄭伯亦惡之冬公子瑕城濮使子人九行成翟泉鄭不至諸侯謀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出奔楚于晉五月丙午晉侯伐鄭伯秦伯與鄭盟使杞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案鄭以莊十六年與子逢孫楊孫戍之未獻楚俘于王鄭伯請盟于王鄭伯肉袒牽羊逆于道左王用平王享晉文即不朝歷十三年復于秦伯秦伯亦與鄭伯盟于王庭相王用平王享晉文即不朝歷十三年復于晉侯伐鄭請無與鄭盟鄭許之使待命于侯之禮癸丑盟于踐同盟于幽始一心歸圍鄭許之使待命于王所

王朝于王所

案禹雍在今懷慶府孟縣西北五里踐甫盟而明年翟泉復于晉晉至僖五年首止復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逃盟晉文之興踐土逆以為太子以求成原武縣西北五里踐甫盟而明年翟泉復于晉晉人許之王在今鄭州滎澤縣不至鄭之反覆無信西北十五里有踐土類如此

臺去衡雍三十五里

皆鄭地

僖三十年

鄭文四十三年

皇武子

冬晉人侵鄭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

案鄭文公夭姿刻薄

僖三十一年

鄭文四十四年

皇武子

夏四月鄭伯捷卒冬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

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遂興師襲鄭

案杞子之告秦蓋乘鄭之初喪又晉文已死意欲滅鄭以爭伯使非弦高破壞其謀鄭不國矣秦親即殘卒自貽禍自後秦晉為仇晉欲搗秦則不復能庇鄭鄭有晉楚之禍二百餘年皆燭武一人啟之也

僖三十二年

鄭文四十五年

皇武子

僖三十三年

鄭文四十六年

皇武子

二月秦人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秦人知鄭有備滅滑而還晉人扼諸殽秦師大敗

冬從晉伐許

楚令尹子上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

文元年

鄭穆元年

皇武子

文二年

鄭穆三年

公子歸生

夏六月從晉士穀盟于垂隴

冬公子歸生從晉先且居伐秦以報彭衙之役

文三年

鄭穆四年

歸生

春正月從晉伐沈以其服于楚也

文四年

鄭穆五年

歸生

文五年

文六年

文七年

文八年

文九年

文十年　鄭穆十年

歸生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六月歸生佐太子夷
息冬送及蔡侯次于偪陳侯朝晉
厥貉

文十一年　鄭穆十一年

歸生
十二月會魯侯于棐六月諸侯從晉趙盾
請平于晉　同盟于新城從于楚
趙氏鵬飛曰楚伐麇者服也
圍巢無復顧忌駸駸案是盟許亦與許自
然兵及衛鄭故懼而文公圍之不服襄公
請平于晉蓋謀晉之
復伯也

文十二年　鄭穆十二年

歸生
秋八月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靈公立
故也

文十三年　鄭穆十三年

歸生
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晉趙盾帥諸侯之師救鄭不及
李氏廉曰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不敢窺諸國者以文襄之烈尚在也今正其嘗試之時而趙盾不能防微杜漸使之得志于鄭明年而遂有厥貉之次矣

文十四年　鄭穆十四年

歸生
冬十一月諸侯復盟正月燭之武相太子
于扈尋新城之盟且夷朝晉
謀伐齊也齊入賂晉八月鄭伯又朝晉
侯故不克而還

文十五年　鄭穆十五年

歸生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六月歸生佐太子夷
息冬送及蔡侯次于偪陳侯朝晉
厥貉

文十六年　鄭穆十七年

歸生
十二月會魯侯于棐六月諸侯從晉趙盾
請平于晉　同盟于新城從于楚
趙氏鵬飛曰楚伐麇者服也
圍巢無復顧忌駸駸案是盟許亦與許自
然兵及衛鄭故懼而文公圍之不服襄公
請平于晉蓋謀晉之
復伯也

文十七年　鄭穆十八年

歸生
春從晉伐宋
六月晉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晉侯不見
鄭伯以爲貳于楚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晉羣朝行成于鄭趙穿公堉

文十八年　鄭穆十九年

歸生
宋之臧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宣元年　鄭穆二十年

歸生
秋八月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靈公立
故也

宣二年　鄭穆二十一年

歸生
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晉趙盾帥諸侯之師救鄭不及
李氏廉曰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不敢窺諸國者以文襄之烈尚在也今正其嘗試之時而趙盾不能防微杜漸使之得志于鄭明年而遂有厥貉之次矣

宣三年　鄭穆二十二年

歸生
冬十一月諸侯復盟正月燭之武相太子
于扈尋新城之盟且夷朝晉
謀伐齊也齊入賂晉八月鄭伯又朝晉
侯故不克而還

宣四年　鄭穆二十三年

歸生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六月歸生佐太子夷
息冬送及蔡侯次于偪陳侯朝晉
厥貉

宣五年　鄭穆二十四年

歸生
十二月會魯侯于棐六月諸侯從晉趙盾
請平于晉　同盟于新城從于楚
趙氏鵬飛曰楚伐麇者服也
圍巢無復顧忌駸駸案是盟許亦與許自
然兵及衛鄭故懼而文公圍之不服襄公
請平于晉蓋謀晉之
復伯也

宣二年

鄭穆二十年

歸生

春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于𡎴于大棘宋師敗績夏楚人侵鄭獲宋華元

冬十月丙戌鄭穆公立

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逆公子邾黑肱以玉還

宣三年

鄭穆二十一年

歸生

夏六月乙酉歸生弒靈公立襄公襄公卿去穆家氏絃翁曰經書楚氏而舍子良子良不伐而不書晉救者歸可曰若將亡之則亦生弒君晉當出師討皆亡乃舍之皆爲大賊今既更歲因楚師之來而以兵救鄭是吳氏教曰歸生貴戚當討而不當救也

宣四年

鄭靈元年

歸生

冬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秋晉趙盾伐鄭楚爲賈救鄭遇于北林因晉解揚晉人乃還

冬晉人伐鄭

宣五年

鄭襄元年

歸生

冬楚人伐鄭陳及楚

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宣六年

鄭襄二年

歸生

首而來特其從也

案左氏所傳殆謬也

靈公立未踰年其居喪宮亦未甚久大抵當此年爾而還有善老懦殺之言無論人臣不當出諸口于事情亦不合歸生久握大權無君已久假于于宋而特造爲解弒之事以欺世其實弒君者歸生一人也聖人直書歸生弒君明白正大自無容說隱氏追諱歸生縱子公爲逆不得不居首惡之罪此猶牽于左氏而爲是蛇足之論耳

春秋于宣元年書趙盾帥師救陳而明年趙盾弒其君夷皐二年書歸生帥師與宋

戰于大棘而四年歸生弒其君夷兵權下移禍患之來若影響不從此著眼而泊泊以舍宋而罪歸生爲聖人明微之論此終是爲左氏所誤也至謂君無道又謂歸生爲仁而不武此殆無人心之言

宣七年　鄭襄三年

歸生　冬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會諸侯于黑壤

案公子宋與歸生同弒君而相鄭伯以會

宣八年　鄭襄四年

歸生

宣九年　鄭襄五年

子良　九月會晉及諸侯于扈晉荀林父伐陳之師伐鄭取成而還良曰晉楚不務德而爭冬楚子伐鄭晉郤缺冬楚子伐鄭晉士會以兵爭與其來晉可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敗鄭逐楚師于潁北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柳棼國人皆喜惟子諸侯之師戍鄭

宣十年　鄭襄六年

子良　六月鄭及楚平諸侯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是歲不登又興師民何以堪之

宣十一年　鄭襄七年

子良　有信乃從楚夏盟于

諸侯則知是年歸生猶秉政

宣十二年　鄭襄八年

子良　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楚子許之平子良出質晉荀林父帥師救鄭與楚戰于邲晉師敗績　秋七月鄭伯許男如楚

宣十三年　鄭襄九年

子良　良宰曰是國之災也是歲歸生卒鄭人討良陵吾死無日矣　幽公之亂卿子家之冬鄭又傲事于晉案是年子良始見傳相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誌之曰靈當是歸生已老不任事故明年歸生卒而卽討其罪是子良爲之也

宣十四年　鄭襄十年

子良　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

宣十五年　鄭襄十一年

子良

宣十六年　鄭襄十二年

子良

宣十七年　鄭襄十三年　子良

宣十八年　鄭襄十四年　子良

成元年　鄭襄十五年　子良

成二年　鄭襄十六年　子良

冬從楚師侵衛

春正月晉帥諸侯伐
高氏閻曰鄭從楚而鄭討必之役也鄭敗晉伐衛喪是授戈與晉師于邱興使皇戌如楚獻捷
晉欒書救許伐鄭楚不勝楚人執皇戌及伯駢而攻其親戚也
十二月鄭公子去疾許恃楚而不事鄭夏從楚會十二國諸侯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子反救鄭鄭伯與許子國故鄭伯請而請流而行速宣不能久救鄭圍楚鍾儀獲于罰去疾子良名
冬十一月鄭再伐許
男訟皇戌圍鄭伯之成于晉秋八月盟于六月鄭悼公卒

成三年　鄭襄十七年　子良

成四年　鄭襄十八年　子良

三月晉中軍佐荀庚許靈公逆鄭伯于楚春鄭伯如晉拜成授春子良相成公以如
冬十一月鄭伯伐許六月鄭悼公如楚訟玉于東偏之東士貞晉見且拜師
晉欒書救許伐鄭楚不勝楚人執皇戌及伯駢鄭伯其死乎視秋楚子重伐鄭諸侯晉師門于許東門大
子反救鄭鄭伯與許子國故鄭伯請而請流而行速宣不能久救鄭圍楚鍾儀獲
男訟皇戌圍鄭伯之成于晉秋八月盟于六月鄭悼公卒
諸晉八月同盟于馬

成五年　鄭悼元年　子良

成六年　鄭悼二年　子良

成七年　鄭盛元年　子良

成八年　鄭成二年　子良

成九年　鄭成三年　子罕

春從晉會諸侯同盟春衛侯之弟黑背帥
于蒲尋馬陵之盟也師侵鄭晉命也
二月楚人以重賂求五月晉會諸侯伐鄭
鄭伯會楚公子成鄭子罕賂以襄鍾子
于鄟鄭復從楚

成十年　鄭成四年　子罕

成十一年　鄭成五年　子罕

朱華元克合晉楚之六月丁卯夜公子班
成夏鄭伯如晉聽成自訾求入于大宮不
會子瑕澤鄭復從晉能殺子印子羽反軍
于市巳巳子駟帥國
人盟于太宮遂從而

成十二年　鄭成六年　子罕

成十三年　鄭成七年　子罕

鄭子反不能決　晉苟罃宰之盟也

冬晉欒書帥師救鄭家氏鉉翁曰晉前此
與楚師遇于繞角楚
救鄭皆以大夫帥偏
師至此合九國之師
自鴈以行春秋晉諸
侯而書救鄭襄之也

冬晉欒書帥師救鄭家氏鉉翁曰晉前此與楚師遇于繞角楚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至此合九國之師自鴈以行春秋晉諸侯而書救鄭襄之也

春秋大事表二十五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貿辛巳鄭伯歸鄭伯其貳于楚也執諸銅討立君者戊申殺叔
瑕叔侯書伐鄭楚子重申叔舍侵陳以救鄭
冬十一月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

成十四年

成十五年

成十六年

成十七年

成十八年

鄭成八年

子罕

六月子罕伐許爲許三月癸丑從晉會諸侯于鄭鄭叛晉子駟虛滑衛北宮括救晉悼公即位夏六月鄭
所敗戊戌鄭伯復伐侯于戚
許許入平以叔申之 夏六月楚子肯晉盟從楚子盟于武城鄭侵鄭至于高氏
封 伯會楚子伐宋同伐
夏四月子罕伐宋衛
冬十一月從晉會諸侯伐鄭鄭子罕侵楚取復從楚
新石
冬十一月從晉會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救彭城晉侯師于首
鍾六月晉師伐鄭楚子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救彭城晉侯師于首
救鄭甲午晦晉楚戰于六月諸侯同盟于谷以救宋
侯之大夫會吳于鍾 楚師敗績 柯陵謀復伐鄭秋楚
于鄢陵楚師敗績
秋七月晉復請王人子重救鄭諸侯還
離
以諸侯伐鄭諸侯之冬單子及諸侯復伐

盡楚之

師遷于潁上戊午鄭鄭子罕背軍之宋齊衛公子申救鄭諸侯還
子罕背矢軍

襄元年

鄭成十三年

子罕

春晉師諸侯圍宋彭城彭城降晉
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
吳于消上
秋楚救鄭鄭子然侵宋取犬邱

襄二年

鄭成十四年

子罕

春鄭師伐宋楚令也六月從晉會諸侯同案襄七年會鄭傳鄭夏使公子發聘于魯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盟于雞澤鄭暫從晉憚元年朝于晉子豐通嗣君也
肩子晉公曰楚君以寨鄭首鼠于晉楚之欲懲諸晉而廢之子九月丙午從晉會諸
背矢軍 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間惟強是聽至是以罕止之知是年子罕侯于戚會吳且命成
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楚共集矢之故堅從猶當國秉政此後絕陳也
其誰曙我七月庚辰楚者五年晉屬三假不見傳知鄭憚二年冬楚子囊伐陳從晉
鄭伯倫罕于是子罕王命以討之而不服以後當是子駟代子會諸侯以救陳
當國子駟爲政晉師至悼公合天下之諸
侵鄭諸大夫欲從晉侯扼其險而乃聽命
子駟不可
案鄭是年始有當國易叛而難服者矣
鄭可謂嗜利而尚詐
子展迭爲之正義曰

襄三年

鄭僖元年

子駟

襄四年

鄭僖二年

子駟

襄五年

鄭僖三年

鄭時間于晉楚國家多難興伐之際或致傾危盍成公顧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子駟爲政已是政卿知當國是攝行君事

諸侯會于戚盍歸子請城虎牢以逼鄭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襄六年

鄭僖四年

子駟

襄七年

鄭僖五年

子駟

楚子囊圍陳諸侯會鄭羣公子以僖公之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六月子耳從楚子囊于鄭以救之十二月死謀于駟子駟先之人恐乃行成十一月伐宋衛侯救宋鄭皇鄭夏四月庚辰盡殺羣已亥同盟于戲

鄭伯將會諸侯于鄭夏四月庚辰盡殺羣已亥同盟于戲耳師師侵滿秋七月子駟欲與楚鄭伯曰公子子國子耳侵晉人不得志于鄭以子耳從子囊伐晉西冬可于是使賊夜弒蔡獲蔡司馬公子燮諸侯復伐之十二月鄭遷圍蒲八月丙寅鄭伯而以瘧疾赴于子產曰禍莫大焉楚癸亥門其三門戊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諸侯簡公生五年奉入來討能勿從乎從濟于陰阪次于陰口北鄙秋諸侯伐鄭

襄八年

鄭簡元年

子駟

襄九年

鄭簡二年

子駟　子孔

襄十年

鄭簡三年

而立之

鄭自此始矣

楚子囊伐鄭討其公子罷戎入盟鄭伯

是時子駟當國冬盟

殺子駟子國子耳子

孔當國代子駟

諸侯城鄭虎牢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與楚師夾潁而軍鄭人背涉潁與楚人平

襄十一年

鄭簡四年

子孔

鄭人患晉楚之故子展曰吾伐宋晉師必至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夏子展侵宋

四月諸侯伐鄭觀兵于南門鄭及晉平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楚子辰乞旅于秦以伐鄭鄭伯逆之伐宋高氏閉門此蓋子展之謀以伐宋向戌

襄十二年

鄭簡五年

子孔

襄十三年

鄭簡六年

子孔

襄十四年

鄭簡七年

子孔

春正月從晉會諸侯鄭之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會吳于向

夏四月子蟜從晉會故納賂于宋三月宋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諸侯伐秦

冬子蟜從晉會諸侯與鄭鄭人皆醳之于戚謀定襄也

襄十五年

鄭簡八年

子孔

是年冬晉悼公卒子西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楚向戌晉使楚道敝而乃固與晉以託國

九月諸侯悉師復伐鄭鄭子展出盟晉侯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鄭自此不復貳晉者二十四年

襄十六年

鄭簡九年

子孔

三月子蟜從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溴梁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

襄十七年

鄭簡十年

子孔

襄十八年

鄭簡十一年

子孔

冬十月從晉會諸侯春同圍齊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于晉晉以其善于伐師以去之楚子庚伐鄭子展子西完守入大路以葬

秦也六月請于王賜子孔之保楚師無功而還爲政也專且討西宮案蕭魚之後至此七年楚第一次加兵于鄭之難與純門之師秋八月鄭人殺子孔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

襄十九年

鄭簡十二年

子孔 子展

襄二十年

鄭簡十三年

子展

夏六月從晉會諸侯盟于澶淵

襄二十一年

鄭簡十四年

子展
冬十月從晉會諸侯于商任鋼樂氏

襄二十二年

鄭簡十五年

子展
夏晉人徵朝于鄭使少正公孫僑對
冬從晉會諸侯于沙隨復鋼樂氏

襄二十三年

鄭簡十六年

子展

襄二十四年

鄭簡十七年

子展
八月從晉會諸侯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于夷儀伐齊以報朝克
冬楚子伐鄭以歌之役齊人以莊公救齊門于東門諸侯說
六月于展子產還救鄭
秦蕭魚之後至此十三年楚再次加兵于鄭

子產爲卿

襄二十五年

鄭簡十八年

子展
夏五月從晉會諸侯
秋八月從諸侯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子產獻陳捷于晉戎服將事
冬十月子西復伐陳

襄二十六年

鄭簡十九年

子展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乃先如晉告趙武武告于晉侯晉侯許之
月甲寅朔賜子展先兵告于晉楚濟秦交盟朝晉還入于鄭鄭國之君送葬至于西
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諸小國皆爲會于宋伯亨之鄭子太叔如門之外諸侯之大夫
子產次路再命之服秋七月辛巳盟于宋楚及漢楚人還之曰皆至慕　去冬十二
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西門之外晉楚之從知所成曰不既和矣
自上以下隆殺以兩交相見宋之盟君實親辱寡月周靈王亦崩子展平對曰伯有侈而愎
禮也臣之位在四不趙武自宋還過鄭鄭驟奔問諸晉而以告不可子展曰與其莫相下惡至無日矣
敢及賞禮請辭公固伯亨之子展伯有子九月子太叔伯有告趙武曰寡君以爲憂
子之乃受三邑　將朝于楚以從宋之子展卒子皮即位鄭夜飲酒及朝未已既

襄二十七年

鄭簡二十年

子展
夏四月葬楚康王四正月子產相鄭伯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
秋八月蔡侯以宋之陳及鄭平
家氏鉉翁曰陳叛晉即楚輔楚伐鄭晉人
置而不問鄭從晉既久至是又能一歲再出師伐陳以撓楚春秋再書皆無貶辭與之也

襄二十八年

鄭簡二十一年

子展　伯有　子皮

襄二十九年

鄭簡二十二年

子產　伯有

襄三十年

鄭簡二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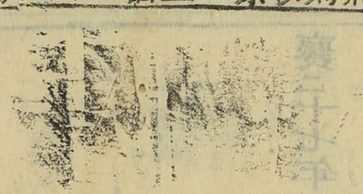
子皮

楚子秦人侵吳遂侵石從楚孟請七子皆盟子產相鄭伯以如鄭五月至于城麇四賦詩鄭皇頡及印堇父以案此七卿班次是鄭行也魯宋陳鄭交子展之命飧國人而飲酒秋七月庚子鄭皇頡及印堇父以案此七卿班次是鄭許五國實偕往及漢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子皙以駟氏之甲伐獻于秦

六月丙寅從晉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彊有子展伯有子西三國之民故罕氏常掌而楚之伯有奔潍亂國政以爲上卿癸丑晨自墓門之竇入因馬師頡以伐舊咸田晉人執衛侯

秋七月子展相鄭伯如晉爲衛請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冬十月楚子爲許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不如使遍告子展說不禦

案自蒲魚以後楚三次加兵于鄭而鄭堅從晉者以悼公之餘烈也明年晉楚爲成而天下諸侯皆僕于晉楚之廷不獨



人也故子展卒而伯有爲政伯有誅子西即世而子產爲政子產死子太叔爲政

楚是行也魯宋陳鄭交子展之命飧國人而飲酒秋七月庚子鄭皇頡及印堇父以案此七卿班次是鄭許五國實偕往及漢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子皙以駟氏之甲伐國之民故罕氏常掌而楚之伯有奔潍亂國政以爲上卿癸丑晨自墓門之竇入因馬師頡以伐舊六月晉合諸侯之大夫因馬師頡以伐舊夫城杞鄭子太叔與北門駟帶率國人伐伯石往會

之死于羊肆子皮如吳季札通聘列國至鄭見子產如舊相識冬十月爲宋災故子與之縞帶子產獻紵皮會七國之大夫子衣謂曰鄭之執政侈溷淵謀歸宋財政必及子子爲政慎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之以禮不然將敗辭曰國小而偪族大正義曰二十七年傳寵多不可爲也子皮伯有次子展之下此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年子展卒故伯有執子子善相之子產爲政也

案執政侈謂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伯有使子晳如楚辭有伍三年而與入緬也伯有將強使之子

襄三十一年

鄭簡二十四年

子產

六月魯襄公卒子產春楚公子圍聘于鄭秋子晳將作亂欲去相鄭伯如晉晉侯以且娶于公孫段氏將游氏而代其位傷疾而不果子產使吏禦喪故未之見子產以眾逆子產使子羽作而不果子產使吏使盡壞其館之垣而辭焉楚人請垂橐而數其三罪曰不速死納車馬焉士文伯讓入許之遂會于虢尋司寇將至七月壬寅之子產對云云晉侯朱之盟子皮往會無違者晉侯賜之州緶十一月卽段如見鄭伯有加禮乃築廣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還入于鄭鄭諸侯之館

晉卻將攻伯有氏大給而已子張怒將攻夫和之裨諶曰政將子產子產奔晉子皮及子產奪伯有魄子止之而逐豐卷西卽世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不然將亡矣

昭元年

鄭簡二十五年

子產

十二月北宮文子以伯蘭亨之子皮相宋之盟故相衛侯如鄭徐吾犯之妹美子楚過鄭言于衛侯曰南子晳爭之子晳囊

昭二年

鄭簡二十六年

子產

秋子晳將作亂欲去相鄭伯如晉晉侯以且娶于公孫段氏將游氏而代其位傷疾而不果子產使吏禦喪故未之見子產以眾逆子產使子羽作而不果子產使吏使盡壞其館之垣而辭焉楚人請垂橐而數其三罪曰不速死納車馬焉士文伯讓入許之遂會于虢尋司寇將至七月壬寅之子產對云云晉侯朱之盟子皮往會無違者晉侯賜之州緶十一月卽段如見鄭伯有加禮乃築廣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還入于鄭鄭諸侯之館

十二月北宮文子以伯蘭亨之子皮相宋之盟故相衛侯如鄭徐吾犯之妹美子楚過鄭言于衛侯曰南子晳爭之子晳囊

昭三年

鄭簡二十七年

子產

正月游吉如晉逆少姜之葬

夏四月公孫段相鄭如晉甚敬而卑禮晉侯賜之州緶十一月卽段如見鄭伯有加禮乃築廣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還入于鄭鄭諸侯之館

秋七月子皮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禮六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不往則宋之

昭四年

鄭簡二十八年

子產

正月楚子止鄭伯復田江南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許之

六月楚子合諸侯于申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申王使問子產獻伯子男會公

鄭有禮其數世之福甲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執戈逐之以戈子
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盍毀諸吾傷而歸子產曰直
子產曰夫人議執政旬幼賤有罪罪在楚
之善否其所惡者吾吾也乃執子南而數之
則行之其所善者吾吾也乃放之于吳
則改之是吾師也若鄭為游楚亂故六月
之何毀之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盟于公孫段氏罕虎
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公孫僑公孫段印段
子皮曰使夫往而學游吉馳帶私盟于閭
焉夫亦愈知治矣子門之外子皆強與于
產曰僑聞學而後入盟子產弗討
政未聞以政學子皮秋子產如晉聘且問
以為忠故委政焉子晉侯疾谷叔向問實
產是以能為鄭國沈臺駘之神
冬十一月楚令尹圍
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麇楹鄭子產曰不
害令尹將行大事而
先除二子也已酉弒

盟云進退罪也寡君從
使虎布之十月鄭九月子產作邱賦國
伯如楚子產相楚子入謗之子寬以告子
享之賦吉日子產乃
產曰禮義不愆何恤
貝田備王以田江南乎人言
之夢

其君廩使赴于鄭游
吉如楚會葬且聘立
君十二月晉趙孟
卒鄭伯如晉弔

昭五年

鄭簡二十九年

子產
正月楚令尹子蕩如三月鄭人鑄刑書叔
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向使訾子產書云勞
之晉侯送女于邢邱子產復書曰僑不才夏
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不能及遠吾以救世答
于邢邱
也既不承命敢忘大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惠六月丙戌鄭災子
叔向為介子皮子太楚公子棄疾如晉過子
叔勞諸索氏韓起反鄭鄭罕虎公孫僑游于
鄭伯勞諸圃辭不敢吉從鄭伯以勞諸相伯
見禮也
禁芻牧採樵往來如孫悅及艮止以撫之
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是鄭三卿皆知其將乃
氏晏子見之曰能用為王也
善人民之主也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
故馬師氏與子皮氏

昭六年

鄭簡二十年

子產

昭七年

鄭簡二十一年

子產
魯公如楚鄭伯
夏四月游吉相鄭伯
如晉賀虎祁

昭八年

鄭簡二十二年

子產
春游吉偕魯宋衛之
大夫會楚子于陳
杜氏預曰時楚子在
陳故四國大夫往不
行會禮故不總書
陳氏傅良曰諸夏之
大夫旅見于楚始此

昭九年

鄭簡二十三年

子產

有惡罕朔殺罕魋罕
朔奔晉

昭十年

鄭簡三十四年

子產

正月有星出于婺女楚師在蔡秋暐宣子
禘竈言于子產曰七會諸侯之大夫于厥葬除有當道者毀之弭靈王并殺公子比
月戊子晉君將死及癸酉趙孟將死及謀救蔡子皮將行則朝而墉弗毀則日使枝如子躬聘于鄭
朔晉平公卒鄭伯如子產曰行不遠不能中而墉子太叔請毀且致璧櫟之田爲賂
晉及河晉人辭之游救蔡也天將棄蔡以之子產曰諸侯之賓事畢弗致 秋七月
吉遂如晉 壬寅盈而伐之蔡必 癸卯晉會吾喪豈憚日晉會諸侯于平邱子
九月子皮如晉葬平 能來會吾喪而民不產子太叔相鄭伯以
公將以幣行子產曰無損于賓而民不爲遂弗毀會八月甲戌同盟子
喪焉用幣子皮固請 中無損于賓何故不爲遂弗毀會八月甲戌同盟子
以行既葬諸侯之大 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會八月甲戌同盟子
夫欲因見新君叔向 日中而墉 產爭承曰鄭伯男也
辭之云云皆無辭以 鄭伯如晉朝嗣君晉而使從公侯之貢懼
對子皮盡用其幣歸 侯享諸侯子產相鄭弗給也自日中以爭
謂子羽曰夫子知度 請免喪而後聽命至于昏晉人許之
與禮矣我喜縱欲而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
不能自克也 卒哭且曰吾無爲爲
善矣唯夫子知我

昭十一年

鄭簡三十五年

子產

昭十二年

鄭簡三十六年

子產

昭十三年

鄭定元年

子產

昭十四年

鄭定二年

子產

昭十五年

鄭定三年

子產

昭十六年

鄭定四年

子產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
鄭伯享之宣子有環及漢祲竈言于子產子產子風壬午宋衛陳鄭大夫之出也其父兄
其一在鄭商宣子謁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皆火祲竈曰不用吾立其叔父驅乞子產
諸鄭伯繼買諸賈人火若我用瓘斗玉瓚言鄭又將火鄭人請以爲不順不許亦不
又以請子產終弗與鄭必不火子產不與 道遠人道邇竈焉知驅乞之立故子產對
夏六月六卿餞宣子 天道遂不與亦不復曰平邱之會君尋舊
于郊請皆賦宣子私 火七月子產爲火故盟曰無或失職若寡
覿于子產以玉與馬 天爲社被禍于四方君之二三臣晉大夫
曰子命起舍夫玉是

昭十七年

鄭定五年

子產

案子皮讓政于子產而已爲之佐周旋共事凡十五年凡會盟出使之事皆子皮任之和而不競虛己善下宋之韓富猶有愧焉

昭十八年

鄭定六年

子產

昭十九年

鄭定七年

子產

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昭二十年
鄭定八年
子產 子太叔
冬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

昭二十一年
鄭定九年
子太叔

昭二十二年
鄭定十年
子太叔

昭二十三年
鄭定十一年
子太叔
六月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子太叔曰詩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專制其位是晉之縣登陴子太叔曰晉無鄙也何國之爲晉人乃討乎子產曰小國舍之忘守則危況災乎既鄭大水龍鬬于時門晉之邊吏讓鄭子產之外洧淵鄭人請禜之災又懼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

昭二十四年
鄭定十二年
子太叔

此興徒兵以攻萯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昭二十五年
鄭定十三年
子太叔
夏晉合九國之大夫于黃父謀王室也子太叔往會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

昭二十六年
鄭定十四年
子太叔

昭二十七年
鄭定十五年
子太叔

昭二十八年
鄭定十六年
子太叔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于諸侯

昭二十九年
鄭獻元年
子太叔

昭三十年
鄭獻二年
子太叔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子太叔弔且送葬魏獻子使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

昭三十一年
鄭獻三年
子太叔

昭三十二年
鄭獻四年
子太叔
冬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國參往會註國參子產之子

定元年
鄭獻五年
子太叔

定二年
鄭獻六年
子太叔

貳荷故對曰靈王之喪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汝盡從舊舊有豐有自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其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晉人不能詰

定三年

鄭獻七年

子太叔

定四年

鄭獻八年

子太叔

三月鄭伯從晉會諸侯于召陵侵楚反自子太叔為政註云歜也註游速太叔之子叛晉

駟歜

案八年傳云駟歜嗣春游速滅許因楚敗秋從齊侯會于幽結

駟歜弒其君子然也則知二月魯侵鄭取匡為是年已駟歜執政矣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于是乎伐焉

定五年

鄭獻九年

駟歜

定六年

鄭獻十年

駟歜

定七年

鄭獻十一年

駟歜

定八年

鄭獻十二年

駟歜

秋晉士鞅帥師會成春駟歜殺鄧析而用之

冬游速會齊侯衛侯于安甫

駟歜

桓公侵鄭圍蟲牢報其竹刑君子謂子然于是乎不忘苟有可伊闕也遂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以加于國家者棄其為此會無所憚于晉

濮

駟歜

高氏閔曰去年公侵嗣太叔為政鄭所以鄭今年二卿侵衛皆衰弱子然歜之字

為晉故而士鞅又自夏四月戊申鄭伯囂帥師侵之故二君同卒

為此盟以固其謀

定九年

鄭獻十三年

駟歜

定十年

鄭聲元年

駟歜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杜註鄭伐周六邑在晉伐鄭取匡前于此見者為下晉沒戍周起也

定十一年

鄭聲二年

駟歜

定十二年

鄭聲三年

駟歜

案于太叔嗣子產為靜無事至駟歜為政結衛以叛晉滅許而仇宋且顯然助叛人伐王室悖逆已甚是時晉楚俱衰而鄭亦末世春秋將為戰國矣

定十三年　定十四年　定十五年　哀元年

鄭聲四年　鄭聲五年　鄭聲六年　鄭聲七年　鄭聲八年

駟歂　駟歂

罕達　罕達　罕達　罕達

夏五月罕達敗宋師于老邱
杜註罕達是子蕩之子子皮之孫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

哀三年　哀四年　哀五年　哀六年　哀七年

鄭聲九年　鄭聲十年　鄭聲十一年　鄭聲十二年　鄭聲十三年

罕達　罕達　罕達

秋八月齊人輸晉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趙鞅禦之甲戌戰于鐵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鑾旗衛太子救之以戈
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註駟弘駟歂子

哀八年　哀九年　哀十年　哀十一年　哀十二年

鄭聲十四年　鄭聲十五年　鄭聲十六年　鄭聲十七年　鄭聲十八年

罕達　罕達　罕達

罕達之嬖許瑕求邑夏宋人伐鄭無以與之請外取許許氏翰曰既取其師之故圍宋雍邱宋皇伐而又伐惡其脩怨瑗圍鄭師每日遷舍不已也
鄭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邱
秋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不吉乃止

思曰鄭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而能久者鮮矣註子思子產之子國參也

哀十三年　哀十四年　哀十五年　哀十六年　哀十七年

罕達

罕達

宋人有曹鄭之慝也不可以不救冬駟弘帥師救曹侵宋
案子思是駟弘之字恒謚也與子產之子又是一人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般元公之孫遂圍邑十二月鄭罕達救邑丙申圍宋師

鄭聲十九年　罕達

春宋向魋救其師鄭罕達使衛曰得桓魋者賞魋逃歸遂取宋師于邑

秦隱桓之世宋鄭交惡至伯統絕後復踰前歲始與春秋相終始蓋以其地近而强弱亦相等也使無桓文之興則宋鄭爲鷸蚌之爭而楚爲漁弱得利此聖人所以有被髮左衽之歎乎

鄭聲二十年　罕達

夏五月鄭伯伐宋冬晉侯伐鄭初楚太子建自宋適鄭又自鄭適晉與晉人謀襲鄭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于建鄭人得晉諜遂殺建其子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未起師而晉人伐鄭楚反救鄭與鄭人盟勝以此怒

鄭聲二十一年　罕達

鄭聲二十二年　罕達

鄭聲二十三年　罕達

鄭聲二十四年　鄭聲二十五年　鄭聲二十六年　鄭聲二十七年　鄭聲二十八年

哀十八年　哀十九年　哀二十年　哀二十一年　哀二十二年

駟弘

悼四年

哀二十三年　哀二十四年　哀二十五年　哀二十六年　哀二十七年

鄭聲二十九年　鄭聲三十年　鄭聲三十一年　鄭聲三十二年　鄭聲三十三年

駟弘

齊魯會于廩邱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夏四月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駟弘請救于齊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逵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知伯聞之乃還

鄭聲三十七年

駟弘

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駟弘曰知伯慢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是歲鄭聲公卒

右鄭執政自祭仲至駟弘共十五人

太倉畢長壽
新陽李文楷校

春秋齊楚爭盟表敘

五霸之中仲尼獨許齊桓然論者謂自桓伯而天下遂不復知有王吾謂春秋之世之邾于伯非自桓始也桓八年楚已合諸侯于沈鹿矣十一年屈瑕盟貳軫矣脫無齊桓而天下之勢將遂折而入于楚故當日之望齊桓如槁旱之望甘雨也然而齊桓攘楚之功十分不及晉文之一何也城濮一戰而天下翕然宗晉齊桓盟召陵未踰年而楚人滅弦又踰年而楚人圍許滅黃伐徐楚之桀驁曾不能稍減其分毫故穀梁子謂桓之得志爲僅此非桓之劣于晉文也管仲與于文並世而生管仲有節制之師而于文亦有持重之計召陵之役按兵不出遣屈完如師方城漢水數言隱然有堅壁清野以逸待勞之計故桓不得

已成盟而退于楚未大創故天下從違之勢未分也使如得臣之輕脫囊瓦之不仁一戰而勝全師壓楚責其僭王與侵奪諸侯之罪還楚舊號悉返侵地終齊桓之世不動豈非赫然王者之師哉然齊桓之志志在服鄭而已當日北方多故桓公之爲備者多狄病邢衛山戎病燕淮夷病杞伊雒之戎爲患王室方左支右吾之不暇明知天下之大患在楚而未暇以楚爲事以爲王畿之鄭能不向楚則事畢矣故終其身竭力以圖之至如楚之江黃晉之虞虢桓公以爲鞭長不及無如何也且管仲佐桓公圖伯以來以大義服人未嘗交兵與諸侯一戰其意以愛養民力勤恤諸侯爲事故仲尼許其仁爲其不勞民力以戰攻也而孟子嗤其功烈之卑爲其不能服楚制晉大王者之烈也此則桓公之世爲之也輯春秋齊楚爭盟表第二十六

春秋大事表廿六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莊十三年春冬公會齊侯

齊侯宋人陳人曹蔡

侯宋公衛侯

莊十四年春秋七月荆入冬單伯會齊

人蔡人邾人

左傳始及齊平也
張氏溥曰齊桓圖伯欲以義動諸侯必先左傳宋服故也

伐宋

趙氏汸謂蔡會齊侯于北杏荆所以入蔡

鄭伯于鄄

會于北杏

得魯北杏之會宋陳會諸侯伐宋夏單伯歸爲欲服蔡也而北吳氏澄曰單伯復會蔡邾皆至猶未有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杏之會蔡人從齊是齊宋之君以結成而伯也至公與盟而齊伯

齊桓始求伯也

案春秋自桓二年蔡以荆入之左氏好紀衛鄭之君亦來會齊異聞喜談女德故以伯略定矣

侯鄭伯會于鄄始懼楚

楚武侵隨于桓之六年合諸侯于桓之八年國鄭敗鄧于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鄖師潰騷于桓之十一年至莊六年而文王伐中十年而執蔡侯

蔡過盡委之于息嬀衣裳之會二耳

案是時齊桓之力未盛方得魯而旋失宋是以委蔡于不問而蔡遂一折而入于楚不復與齊之會盟矣

使無齊桓之興則周
且岌岌矣
范甯穀梁註此爲衣裳之會一

莊十五年春秋宋人齊人

齊侯宋公陳侯鄭伯

侯衛侯鄭伯

會于鄄

左傳諸侯爲宋伐鄭
杜氏預曰鄭附庸屬
宋而叛故爲之伐
范氏甯曰宋主兵故鄭
侯伐鄭宋故也
中國故鄭者齊楚必
許氏翰曰中國諸侯爭之地也
左傳鄭成也
宋爲大既爲之伐鄭案楚在莊公之世首
又爲之報鄭宋自是先圖蔡其次爭鄭其
與齊爲一宋親而中次爭許然折而入于
國諸侯定矣
案齊桓圖伯首先欲猶堅從中國陳則于
得宋曾爲周公之齊桓無役不從逮晉

其後凡二十六年始
侵蔡伐楚爲召陵之
師而卒不能革蔡從
楚之心終齊桓之世
不能得蔡

莊十六年夏秋荆伐鄭

冬十二月會

宋人齊人衛

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

王氏樵曰齊方圖伯
楚亦浸強北伐不已
陳蔡鄭許適當其衝
鄭之要害先在所先

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左傳鄭成也
許氏翰曰中國諸侯主盟之始自
與齊爲一宋親而中次爭許然折而入于
國諸侯定矣
楚者蹙蔡而已鄭許
案齊桓圖伯首先欲猶堅從中國陳則于
得宋曾爲周公之齊桓無役不從逮晉

後宋爲先代之後不文當日四國皆從楚
得此不足以號召諸國宋然城濮一勝陳
侯故于魯前禪憾而蔡鄭俱翕然來歸獨
不較于宋則再爲之許後服耳至晉悼之
興師若晉文則無事世乃曰有陳非吾事
此矣凡此皆齊桓創蔡許則并不敢問三
其局而晉文享其成駕而衛得一鄭觀四
者也
國之向背可以知世
變矣

莊二十六年莊二十七年莊二十八年秋荆伐鄭公莊二十九年

冬公會宋人夏六月公會春王三月甲會齊人宋人夏鄭人侵許

齊人伐徐

齊侯宋公陳

侯鄭伯同盟

于幽

汪氏克寬曰宋先于
齊則宋主兵明矣是
時齊桓伯業未盛亦
若伐鄭伐鄭之先宋
也至明年盟幽而後穀梁衣裳之會十有
一授之諸侯則征伐無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且其事已經十年衛侯之救而遂遁兵未

案衛自十六年與前程子曰此救鄭制楚
幽之盟至前年同盟之始蓋天下大勢所
不至故齊伐之以討在
不服耳左氏載衛立案是年子元因夫人
有子頹之事不見于經之直而伐鄭聞有諸
盟且其事已經十年衛侯之救而遂遁兵未

張氏洽曰許自盟幽
之後不與齊桓之會
鄭人侵之或齊之命
高氏閌曰諸侯救鄭
而許不至故侵之

不以齊主兵者矣　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朔又已死何故至今及鄭也自後楚殺子
案趙氏謂徐畀宋魯有大戰也　乃伐之又云數之以元而令尹子文爲政
之交爲二國患此必案二國之會相隔至王命取賂而遣齊方得賢臣而楚益強猾
犯宋之牧圉故齊爲十有二年齊桓之蓄創伯不應違謬至此夏益甚齊雖有召陵
之伐然齊爲伯主而威養銳不輕發露如皆事之不可信者也之師不能大創矣
連年爲宋伐鄆伐鄭此
伐徐其欲得宋也至衣裳之會五
矣

莊三十年冬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　閔元年春齊　閔二年十二

公及齊侯遇夏宋公齊侯　張氏洽曰狄自滅邢而伐衛三年之間連
于魯濟濟人遇于梁丘　人救邢　月狄入衛
伐山戎　孫氏復曰桓未能帥諸侯以往故猶稱人　王氏葆曰救邢之初齊獨出兵既而狄又入衛具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于是帥諸侯之兵其救之旦狄伐邢于去年之冬而桓以春救未可爲緩先儒以書人爲罪其緩救者非也

能不自恃也　親至魯遇梁邱則序先宋遇固簡禮齊獨執謙所以能伯

僖元年春齊秋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
師宋師曹師　左傳鄭卽齊故也
次于聶北救
邢夏六月邢
遷于夷儀諸
侯城邢

冬楚人侵鄭　僖二年春王秋九月齊侯
侯宋公鄭伯正月城楚邑宋公江人黃
曹伯牀人于　左傳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
檉　八盟于貫

左傳謀救鄭也　左傳服江黃也
陳氏深曰是時楚伐　杜氏預曰江黃楚與
鄭其勢方強齊會諸　國始來服齊故爲合
侯合謀以救之愼重　諸侯　衣裳之會七
而不輕舉也　季氏本曰江黃楚之
衣裳之會六　東北境可出兵以截
齊後者也得江黃則
師無左顧之憂矣

冬楚人侵鄭僖三年春徐秋齊侯宋公楚人伐鄭　僖四年春王

江人黃人會　李氏廉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　正月公會齊

兵勢浸強故此年侵林氏曰舒者楚之黨伐鄭

徐人取舒爲齊桓通於陽穀

家氏鉉翁曰伐楚天伐楚之境也左傳謀伐楚也

下之至難必萬全而趙氏鵬飛曰齊桓自趙氏鵬飛曰貫之盟屈於楚鄭入楚則楚後動

莊二十六年伐徐意結之而已伐楚之而已徐遂服于齊至是使初未以諭江黃也至故明年有次陘之師

取舒以奪楚援其後是二國始聽命定伐楚兩伐徐齊桓合八楚之計

國之君救徐皆以此衣裳之會八故

鄭矣

趙氏鵬飛曰鄭歲受楚兵使無伯主亦必

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侵蔡

蔡潰遂伐楚

次于陘

呂氏大圭曰齊桓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言文將攘楚必先有事于曹衛所以搜其罪與蔡其手足也左氏每多爲之辭于侵蔡則曰爲蔡姬故于侵曹伐衛則曰爲祿浴與塊故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績皆晦矣案齊桓之圖楚已經

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八伐陳

召陵

案先儒多稱召陵之功然自受盟之後滅弦圍許滅黃敗徐業欲齊師反由已國齊張氏洽曰再侵者驕如故而桓不能禁八以爲叛齊即楚之近于楚伐而陳必不服故侵者以楚未大創故也漸故因歸師以威之成則陳必不服故侵桓之所以不能創楚觀再侵而陳乃成則以列國之師待其服

王氏樵曰據左氏所載壽塗之言齊桓何至勒師以討蓋陳蔡近楚嘗有貳心今不

齊人宋人衛及齊侯宋公盟于首止

鄭人許人陳侯衛侯鄭伯逃歸不盟

曹人侵陳

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撫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合故逃歸

秋八月諸侯

二十年即遇溫邱至此亦已五年矣會檉盟貫會陽穀用全力以圖之益亦爲蔡姬之故乎左氏喜談女德史公因之遂曰桓公實怒少姬南伐蔡管仲因而伐楚以震動天下大事同于兒戲可一笑也

楚人滅弦弦僖六年夏公秋楚人圍許　僖七年春齊秋七月公會

子奔黃　會齊侯宋公諸侯遂救許　人伐鄭　齊侯宋公陳

左傳是時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　陳侯衞侯曹　左傳楚子圍許以救張氏洽曰鄭未服故鄭諸侯救許乃還　世子款鄭世

弦子恃之而不事楚　伯伐鄭　復伐之齊力足以制　子華盟于甯

故亡　張氏洽曰楚之圍許之不煩諸侯也　母

案召陵盟甫踰年而楚即滅弦桓不能興盟故也　左傳以其逃首止之盟蓋攻其所必救齊桓之急於義故書遂

者以深入楚地楚得陳初未肯心服桓之而後已以遏待勞攻之不克再興師非專以濤塗案先儒多信左傳誤高氏閔曰王將廢鄭園之不下故僅得屈故也　左傳謀寧周也

完一來而遂旋師桓亦知其力之不足以制也晉文是以致楚衞地俾楚離其巢穴一舉勝之而後判楚稍帖中國安枕者數年即是城濮之功太於召陵而論者必以爲補是使晉衞仍然從楚而齊宋仍受楚慮中國諸侯未能翕然從晉也大凡不論實事而但求好題目說得好聽者皆宋儒之蔽經也隻篆云穀梁以桓之得志爲僅屈完止書來盟而不書其所盟盟者蓋亦爲諸侯諱爾

軍道之言以桓公之侵伐爲驕滿然觀張之于朝覲貢之以諫氏及王氏之說所見詞從則世子安不從略同則左氏未必可則廢是從違未可知信也夫濤塗即攖齊侯之怒執其身足矣使天下曉然皆知世子之爲鄭則其位終陳小國何煩大眾而不可易矣是齊桓之乃以三國伐之旋合志也七國之兵臨其境而案漢高帝欲立趙王乃行成且歷二時之如意留侯爲呂后畫久此必有不得已者策招四皓以安太子蓋楚怒齊之牆其與亦是此意而積齊怪國受盟之後旋即誘民謂桓未嘗朝王而陳使貳于己以爲齊進諫亦未見王之拒得江黃而我得陳足諫也齊桓不免嘆君以相當且陳以小國世子不免制父嗚呼而受齊師自秋及冬何其迂也倘一拒諫必恃楚爲之應援特而更以他罪廢世子左氏不之載耳故齊天下之大變起矣此

師責楚叛盟之罪而復弦之國黃之亡亦不旋踵矣是前日之合江黃適所以禍之也而文定輒比之微盧彭濮且云孔明伐魏申好江東夫孫氏力足以抗曹而江黃不能以當楚何擬之不倫歟

僖八年春王

正月公會王

人齊侯宋公侯宋子衛侯戎

衛侯許男曹鄭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款伯于葵丘九

盟于洮鄭伯月戊辰諸侯

以喪之

案齊積謀攘楚數十年始終皆爲鄭其勤亦至矣而鄭以齊之強不如楚齊遠而楚近首叛齊侯且許在鄭之南更邇于楚許猶堅從中國而鄭顧反覆鄭在齊桓世已狡獪如此

僖九年夏公

正月公會王會宰周公齊侯許男伐北楚入滅黃

左傳黃恃諸侯之睦於齊不共楚職夏楚

公會齊侯宋

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

伯于鹹

左傳謀鄭故也

彙纂曰是會陳鄭皆遣世子者益二國皆新被侵伐陳欲渝盟而未敢渝姑勉強以應鄭欲與盟而未得與猶趑趄不前故止遣世子而君皆不行衣裳之會十

乞盟

盟于葵丘

左傳謀王室也襄王既定而後發喪

陸氏淳曰盟稱諸侯者前目後凡之義

高氏閌曰鄭自此年且明周公不與盟也從齊至十七年小白不與盟禮也

卒楚人絕迹于鄭桓汪氏克寬曰桓公不之伯功盛矣

穀梁兵車之會也此爲兵車之會一

則皆同盟非桓比矣

衣裳之會十一

李氏廉曰衣裳兵車之說止見穀梁傳范氏甯以莊十三年會北杏至僖九年會葵丘此衣裳之會十一也僖八年會洮至十六年會淮此兵車之會四也兵車四會穀梁皆發傳無可疑獨衣裳十一諸儒更牽

滅黃桓公不能救君

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

子閔之也

案漢莊助難田蚡曰案左傳十一年夏揚誠患德不能覆力不拒衆皐伊雒之戎同能庇如能何改棄之伐京師入王城焚東如齊之於江黃所謂門王子帶召之也秦力弗能庇者也則當晉伐戎以救周十二棄之從楚如隨首爲年狄王討王子帶子楚所伐而終春秋世帶奔齊冬齊侯使管不滅以其服屬于楚仲平戎于王是年春故也乃合江黃爲召使仲孫湫聘于周請陵之師未幾次第就復子帶夫子帶以臣滅而齊不敢問則如伐君擅召外裔幾危管仲之言信矣且齊王室此天下之大變嘗用徐取舒而楚即在帶則屬籍當絕在仇徐桓公至合八國戎則必誅不赦乃齊之師以救之率至徐桓不聞有一旅之問敗于婁林幸而徐稍反受子帶之奔不執強未至爲楚滅耳齊以歸于京師且于戎之不能遠庇如此若則爲之請平子帶則吳在楚之肘腋而力爲之請復若曩然無足以制楚晉悼之世事者是助叛臣黨外

合論語九合之說而異論以起范氏則去貫與陽穀爲九謂此二會本非管仲之意鄭康成則去北杏以爲經文無諸侯併去貫與陽穀于是分葵邱之會與盟爲二以足九之數或又不分葵邱而增入公子結之盟皆無據但衣裳兵車木只穀梁一家之說而論語九合朱子用展喜之言訓九作糾則諸說紛紛可不必辨專用穀梁十一之說可也

楚不敢北向爭鄭中夷也豈管仲之智而國得以安枕者通吳出此然召戎之事不之力也而論者反謂見于經疑左傳未可其卻虎進狼自以爲信夫戎周之役魯亦不論利害而專論是在焉周豈有不赴告非詎知利害卽是非之所在歟

僖十四年春僖十五年春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曹師伐厲

左傳城緣陵而遷杞左傳徐卽諸夏故也

秋七月齊師冬宋人伐曹

諸侯城緣陵楚人伐徐

爲

季氏本曰僖三年徐

案北書諸侯城緣陵則知前年之會誠專之與國故甘心于徐

者是厚于戎而薄于周也果爾則齊桓之罪不勝誅矣兵車之會二

衛侯鄭伯許

從齊而取舒舒爲楚

楚人敗徐于婁林

爲城杞也成周之事

之間齊蓋攻楚之必

張氏洽曰厲在徐楚

乃左氏增飾夫淮夷病杞北戎病燕齊桓猶爲之興師動衆豈有戎犯天子而顧爲之求平不敢一問者乎

救徐以解徐也然楚卒敗徐于婁林則此役已爭伯顯與齊貳矣

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爲無用兒宋乘虛而宜救徐之不力而卒撓曹同盟之內自相爲楚敗也自桓公之攻擊欲以抗方張之伯三十年諸侯無敢楚得乎

有釁相侵伐者至是宋人內叛撓齊成功而桓公不問年垂老而伯圖亦盡矣

案徐在今江南泗州去楚遠而去齊近楚

僖十六年冬僖十七年春　冬十二月乙
十二月公會齊人徐人伐　亥齊侯小白
齊侯宋公陳侯英氏夏滅項　卒
侯衞侯鄭伯　左傳齊人爲徐伐英李氏廉曰桓公自莊公穀二傳皆以爲齊
氏以報鄫林之役　十三年始伯至僖十
許男邢侯曹　滅項不言齊者蒙上

之兵威及徐而齊之救患顧不力裴邱聽命之諸侯不即驅之討楚而再盟于牡邱不晨夕赴難而次于匡列國之君俱在行而使大夫將于以見列國之解體伯戚之不行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兵車之會三

伐英氏之文也
胡氏銓曰楚人病徐
伯于滑　左傳城鄆役人病有齊不能服楚而伐其
志登邱而呼曰齊有與國是遷戮也
亂不果城而還
杜氏預曰鄆爲淮夷
所病
萬氏斯大曰許以男而先于邢曹邢以侯而後于鄭許聖人之作春秋悉從主會者之所爲而無所改所以著其罪也
兵車之會四

吳縣吳大彬校
江山劉毓崧家

春秋宋楚爭盟表敘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說者謂宋襄之執于孟傷于泓由其國小力絀使然其說得之矣而不盡然也以宋襄之國而苟以齊桓之道用之則亦可以不至于敗以齊桓之大而苟以宋襄之術馭之則傷威損重其去楚靈也不遠蘇子有言人有十夫之力苟終日狂呼跳踉則三尺童子亦可制其後我觀齊桓之伯蓋終其身未嘗用戰爭之力也存三亡國而未嘗加兵于狄合八國之師整兵召陵成盟而退其于淮夷山戎正以先聲驅之務在保安弱小使各安宇下而已而又能克己以下小國遇魯則身至魯地遇宋則序先宋人其興師嘗更迭用之令各就近為侵伐而不役之于遠故東征西討而民力不疲

數動與國而諸侯不怨而宋則反是方齊桓之卒也汲汲乎欲代其任而首先與齊戰幸而一勝則翹然自喜以爲天下莫與敵于是一會虐二國之君五年之中無歲不興師伐曹伐鄭馴至排不測之强楚軍敗國蹙旋以身斃嗚呼其輕用民力若是雖使齊晉之大其能有濟哉夫以晉文之兵力猶兢兢示禮示義逮合齊秦兩大國而後敢與楚戰宋襄以孤軍單進又不乘險擇利雖以晉文處此亦必敗而況小國乎後來惟楚靈以咆哮之質適當晉之不振威脅小國北方之諸侯俯首帖耳恐後然未幾而外怨內叛棄疾一呼反者四起適趣其申亥氏之變此所謂有十夫之力而終日狂呼跳踉以至于斃者也如宋襄者則以衰弱之夫而舉鼎絕臏而死豈不可哀也哉輯春

春秋大事表廿七　宋楚爭盟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僖十八年春五月戊寅宋冬邢人狄人僖十九年春夏六月宋公王正月宋公師及齊師戰伐衛王三月宋人曹人邾人盟曹伯衛人邾于瓦齊師敗績

案衛爲無虧之母家又衛之方滅無虧帥執滕子嬰齊于曹南人伐齊

左傳齊桓內嬖子六左傳齊人將立孝公舅人以成漕以分則甥於前年伐曹而曹即而猶不服不肯致飪人公與管仲屬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之也以恩則有再造從宋伐齊以爲諸侯無地主之禮故不以于宋襄公以爲太子與宋人戰夏五月宋乃怵宋之誑說從宋虐二國之君使諸侯及秋而見圍雍巫有寵于衛共姬敗齊師于瓦立孝公伐齊以戕其甥而奪可以力服于是一會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公許之立武孟管仲而還不敢不聽命而不知孫氏覺曰曹邾皆稱其國負心甚矣其受曹已先叛矣旋伐曹人者宋襄威德未著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先母舅霄峰華氏曰邢狄之伐宜也邢與再伐鄭而即敗于泓曹邾但使其臣會之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宋襄志在爭伯而特衛俱爲狄所滅雖不夫以齊之大而圖伯案宋襄始伯不能致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假齊桓管仲託孤之忍于齊而忘狄之讎之初猶屈已以求魯曹而乃枉駕以盟曹龍以殺羣吏而立公說誑齊人以納孝公聽其驅以伐兄弟同宋宋乃欲專恃威力鄫則後而執之所與子無虧孝公奔宋宋春秋不書納公子昭難之國均爲非義凡宜其敗不旋踵也僖者僅一邾而已未

襄公以諸侯伐齊齊而但書伐齊且以宋此皆直書其事而曲
人殺無虧　　主竈之戰則伐喪而直自見不必以稱人
黃氏仲炎曰當國家已矣攘伯而已矣聖稱爵爲褒貶也先儒
未有事變之際而早人推見至隱此誅心以狹稱人爲進之宋
立嗣子以君父命足之法也　　書爵爲桓公之自取
矣何待屬于鄰國之案齊桓託孤已是莫皆係曲說
君管仲雖不能以王須有況云管仲桓或
道正君然非甚愚者有寵愛之私仲不應
何至若是此蓋宋襄從君于昏至此且宋
誣死而誕生者之辭襄豈是可信之人仲
耳宋襄自僖十五年豈有不知而君臣屬
伐曹齊桓在時已有託以殷目後無窮之
爭伯之志幸而桓公禍耶齊桓果不欲立
死諸子爭亂無虧立無虧不應于閔元年
而孝公奔宋得之不衞滅之時令無虧掌
啻如獲奇貨至寶挾兵權以樹功于衞矣
之伐齊猶懼不足以孝公爲鄭姬所生不
勝則託之曰是齊侯向母家求援而獨齊
仲父嘗屬此於我如宋知鄭無爭伯之志
欺人孤幼而利其財而宋于乃父在時已
者必假曰其先人嘗伐曹與齊抗衡故以
託孤于我而爲之經身子宋爲奇貨也宋

幾曹復叛夫不得已
乃求諸侯于楚討愈
下而心愈拙矣

理以孝公爲先君所亦知無虧居長且素
命則其名正以已爲習兵事若一立則不
齊侯所屬則其辭順可動搖必不肯讓宋
雖齊通國之人亦有以伯而孝公行次居
不可致詰者幸而戰幼立之四子皆覬覦
勝卒立孝公國史書孝公內怯不得不俯
之以爲信然不知宋首聽命于我是兩相
襄實欲立威攘伯借市也當日曹新爲宋
孝公以挫齊耳此市所伐而衞爲無虧毋
井奸人之計不待智家眞從宋伐齊者蓋
者知之而左氏乃受惑于其邪說耳而後
其誣可謂惑矣

鄫子會盟於秋宋人圍曹冬會陳人蔡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
鄫鄫人執鄫　　左傳討不服也
杜氏預曰曹雖與盟　　人楚人鄭人
春宋人齊人　　陳侯蔡侯鄭

子用之 杜氏預曰曹南之盟已罷鄫子乃會之于邾宋怒鄫不至故使邾用鄫子爲罰已虐矣

而猶不心服

盟于齊 公羊作公會杜氏預曰地于齊齊與盟

楚人盟於鹿 伯許男曹伯

上

會于孟執宋

左傳宋人爲鹿上之盟桓公請脩好盟以求諸侯于楚楚諸侯以無忘桓公人許之公子目夷曰楚亦與盟于諸侯以無忘桓公之德冬盟于齊小國爭盟禍也宋襄公全恃詐力亡乎

公以伐宋

案宋襄一生所恃者惟齊此左傳陳桓公請脩好盟以求諸侯于楚楚諸侯不服是時天下案宋襄一生所附者而見伐以隻身入虎之下齊魯俱忘向日楚人而已偃然列其是南北之合成陳已亦憾并諸小國亦俱爲向戌開先矣卒至憾鹿上之盟楚初喜

冬十二月癸亥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

丑公會諸侯 夏宋公衛侯己巳朔宋公

盟于薄釋宋許男滕子伐 及楚人戰于

公 鄭 圍緡

泓宋師敗績

卓氏爾康曰魯爲望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左傳楚人伐宋以救穀梁不正其以惡報國楚欲借以號召天夏宋公伐鄭子魚曰鄭宋公及楚戰于泓惡也范註宋伐齊之乃于孟之會信楚而後役屬于楚而終爲楚滅是陳自招寇也強列其下語之盟而宋襄見此役以爲楚即辱之繆縶矣在會之強可以得諸侯于諸君方拊掌稱快笑是求諸侯于楚而已其自取而尚責其伸優然居齊楚之上鹿大義以抗楚乎亦迂上與孟明爲首盟夫甚矣

以楚之諸侯授宋而已屈伏爲其下者乎其見執宜矣

下盂之盟僖公與齊禍在此矣

宋人既成列楚人未畢是惡今齊乘其敗不肯以兵車往汜之不與故使宜申獻捷案鄭于僖之元二三既濟司馬曰云云公而報是以惡報惡也戰則曰不禽二毛是眥而誘之僖公畏楚年三受楚伐而不肯曰未可既陳而後擊案齊五公子之中首以詐力待平人而以不得不來楚既得盟即楚者以有齊桓在之公傷股門官殲焉以少奪長者齊孝也忠厚至誠待虎狼也魯即慨然釋宋公以也至是齊桓死宋力案宋襄謂不重傷不首成齊惡使齊常有大抵以虺螫之心而見德蓋示己之有禮不能抗鄭之之楚亦禽二毛此如王莽一骨肉相殘之患因得外飾爲迂腐謹厚之而堅魯之服從也　無如何耳宋襄甫脫生作僞漢兵垂至猶以乘其弱而攘其伯行者宋襄而後一爲案諸侯即上會盂五　鬭因遽率諸侯伐鄭執鄭斗旋席而繞此者宋襄也宋襄之心王莽一爲蕭繹均國國之諸侯五國未嘗豈非力小任重歟是作僞之報應也公羊齊亦已知之矣特已亡身死爲世大戮如不爲宋請而楚必得時滕懾宋之威而衛以爲文王之戰不過受其援立之恩姑聽宋襄得以壽終幸矣魯之盟而後釋之蓋素從宋許尤近楚而是劉原父駁之是矣命焉而實不心服即又案宋伯僅六年盟楚人之狡計欲借一從伐鄭者以許鄭世而又以爲懍懍乎忠諸小國亦不甘也于會僅三次耳宋以市一魯也自是　師角鄭可矣遽挑楚國之厚有德之人雖師敗是陳蔡更召楚與齊魯甘心從楚矣　鬬東萊氏所謂椎鼓也國削非其恥何其謬盟以顯然與宋立兩

懼其實此會正欲擴宋也若宋來與盟能爲楚下乎宋未嘗求楚楚能爲宋下乎是宋楚早啟釁也宋乃求諸侯于楚鹿上之盟齊亦勉强一來而居宋下而心未嘗不

秋楚人伐陳僖二十四年

懼孟之會即不肯至然猶未敢顯與宋貳迨至孟會而見執汜戰而受傷乃曉然知宋爲不足恃乃更責宋以不與齊盟所謂欲加之罪也其意以爲宋責我以背恩而宋先背恩矣宋當無辭以對也卒之宋襄死而齊後兄弟四人更相殺而爲君楚亦乘之實桓公子雍于穀置戍以逼齊齊之亂三四世皆宋襄奉少奪長之遺禍嗚呼如宋襄者死不足惜而有餘辜者也

左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案陳首招楚爲齊之盟以間宋而楚反討入于鄭鄭伯享之有其貳于宋所謂招虎加禮入室自遺患也楚亦宋自是亦從楚矣知宋襄已死不足患案春秋列國陳蔡鄭此蓋懾後來者使陳許以地近而從楚魯不敢他向耳陳自是以周公之後而從楚宋以先代之後至此聚從楚矣

宋及楚平 無經

左傳宋成公如楚還不得不從楚後又結曹而昏于衛諸侯俱拱手南向未服楚者齊與晉耳而齊方爲楚所逼天下之勢岌岌矣夫伐叛自近始晉文之伐衛所謂豺狼當道也而論者必以伐衛致楚爲譎嗚呼使非致之衛地則楚必不可勝楚不勝而周且不可保如李

郭之于安史設奇用伏可謂譎矣而卒復唐祚使必責其譎而聽二京之淪陷反得爲正理乎

宋許翰論

春秋於齊晉外尤加意於宋論公羊屢發傳爲王者之後記異先儒深闢之以爲杞亦王者之後何以不記不知公羊之說未可厚非也杞棄其故都而自卽於東夷無關於天下之故而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視以爲强弱故春秋恆重之亦卒因其爲王者之後也考春秋一書雨螽于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以及宋大水宋災他國之災異未有如此其詳悉者也又如會未有書其所爲者而會于稷則云成宋亂會澶淵則曰宋災故是聖人特筆志貶

盟亦未有書其所爲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是聖人特筆志衰晉楚爭宋鄭而鄭及楚平春秋不志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大書特書蓋宋爲中國門戶常倔强不肯即楚以爲東諸侯之衞至宋即楚而天下之事去矣故晉文晉悼之興首有事于救宋先軫曰取威定伯於此乎在韓獻子曰成伯安疆自此始宋之關於天下利害非細故也楚穎之猾夏也於僖二十六年圍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又圍宋至向戌爲弭兵之策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絕而蠻夷橫矣謂春秋全無意於宋者豈識春秋之旨哉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六終

太倉畢長慶
江山劉毓家 校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子朱子專以伐楚一事言之其說蓋原于杜氏愚竊意其非然也論其譎與正之大者如齊桓不納鄭子華之請而晉文因元咺執衞侯齊桓定王世子而拜天子之賜晉文則至請隧其規模之正大事事不如齊桓至論城濮之戰則勝召陵遠甚何則召陵雖盟而楚滅弦圍許毫無顧忌蔡鄭亦未敢即從齊至如城濮一勝而天下之諸侯如決大川而東之其功之大小寧可以數計哉論者曰晉不宜伐衞以致楚尤不當矜兵力以求必勝其說皆非也論當日從楚之罪則曹衞爲罪首何則楚之最近者許蔡其次則陳又其次則鄭諸國之從楚實迫于不得已若衞爲北方大國

而曹介在齊魯之間與楚風馬牛不相及又均爲文昭之後其相率而從楚何爲者原楚之意不過欲結衞以搘晉結曹以來齊魯使天下諸侯俱南面朝楚而止耳此門庭之寇匪直爲報怨之私而已也且論者之意果以爲晉不伐衞而遂可以勝楚晉不勝楚而晉遂可以伯乎尤非也不勝楚則楚之虐燄未息而不伐曹衞勢必加兵于陳蔡鄭許目前齊宋之急未易解也且使晉而勤兵于四國勞兵頓師而楚檄曹衞議其後令楚反得仗義之名而晉有孤軍轉戰腹背受敵之苦勝負未可知孰若蹙方張之寇于大河四戰之地一舉勝之爲中原立赤幟聖人宜錄其不世之功不宜以爲譎而訾之也且當日之時勢何如者魯從楚矣宋亦嘗及楚平矣魯又乞師伐齊取穀楚兵威所未及者周與晉耳斯時楚頴之橫埒于安史而晉文之功侔于李郭假令以安史之桀驁唐室能仗義執言以服之乎李郭百計殄之收復京師而論功之際乃謂其兵出詭道非王者之師鯫鯫焉議其後恐朱子之綱目其書法不應如是或又謂子所論者後世之事耳春秋未遠三代不可以戰爭論曰果如是則宋襄有明驗矣不重傷不禽二毛而遂至敗于泓令晉文而守拘方之見城濮一挫周室將不可問其利害孰爲大小而又可執儒者之見以議之乎劉氏敞乃謂宋襄能守信義雖師敗國削非其恥又謂周末諸侯交爭賤守信而好奇功故穀梁子亦以宋公爲非嗚呼是皆杜氏譎而不正之說誤之其弊馴至陳餘儒者不用詐謀奇計卒爲泜水之擒而後已豈不謬哉輯

春秋晉楚爭盟表第二十八

晉楚爭盟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文公

僖二十四年　僖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　僖二十七年　僖二十八年

正月晉公子　公子遂如楚圍緡公以楚　冬楚人陳侯　春晉侯侵曹

重耳反國　師伐齊取穀　蔡侯鄭伯許　晉侯伐衛

左傳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

乞師　左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侯也叛楚即晉冬楚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代宋圍緡公以楚師案宋先代之後齊伯伐齊實桓公子雍子國之餘而魯亦周公穀旦牙奉之以為魯之後也今魯與楚比援楚申叔侯戍之而道之伐齊宋便無晉文之興幾無中夏矣

男圍宋十二　左傳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家氏鉉翁曰去年晉圍宋盟于宋著宋之急也今年繼書侵曹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伐衛攻楚之必救以救宋也楚攻宋不已之　案楚師四國圍宋而是并兼之計春秋不

月甲戌公會　諸侯盟于宋　杜氏預曰諸侯伐宋

楚人救衛三夏四月己巳五月癸丑公冬公會晉侯

月丙午晉侯齊師宋會晉侯齊侯宋公蔡

入曹執曹伯師秦師及楚宋公蔡侯鄭

畀宋人　入戰于城濮伯黼子莒子莒子邾子秦

高氏閟曰此書救者非善之也善衛國附楚之畀晉文畀能致孫氏復曰晉文始見楚師之旧也

孫氏復曰書晉侯不奪其爵者曹伯即楚晉侯圖伯執得其罪

楚侯如會　楚師敗績　盟于踐土陳

左傳討不服也

崔氏靈恩曰陳蔡鄭許

會上公謀有

朱子亦曰如葵邱之

魯復會之曹衛又結聞事而重舉晉侯所于楚天下大勢楚蓋謂言之不足而重言之謂其能先天下之所難慰諸侯之望爾

十居其八九矣

一

僖三十年秋僖三十二年

晉人秦人圍冬十二月晉

鄭　侯重耳卒

孫氏復曰晉泉之盟李氏廉曰文公以二鄭不至故

十八年城濮始伯至案秦晉之爭始此夫卒凡五年又曰晉楚晉之所以能服楚者之事乃關中夏之盛

張氏洽曰晉桓之伐會召陵之師踐土之至可見晉伯之盛矣晉從楚晉合則可制楚致屈完于召陵楚盟自是好本宋自刖未大創也故六年即陳氏傳良曰序晉侯滅弦救鄭楚患終不於齊侯宋公之上予能與文公欲伯天下晉以為楚不大創不足秦僭及陳蔡鄭衛五以定伯故一戰勝楚國向從晉所謂一戰而後伯業定

讀鑒曰晉文自用兵伯也以來侵伐入執戰無不會者其于晉可知矣

諸侯遂圍許　杜氏預曰會溫諸侯故非秦不能輔晉非文公亦不能用秦

以有秦爲之佐也戰衰非繫一國之得失于城濮盟于溫于踐土春秋于文公入國以衆秦于晉無役不從後四年之事不見于故能以全力制楚至經至二十八年一簡此而秦晉之嫌隙搆之中五霸晉侯抑楚矣晉之所以日强實萌芽之所以不振楚之深故予晉之亟也于此皆由燭之武一言階之禍也詳見燭之武論

襄公

僖三十三年文元年晉侯文二年夏六文二年春王

晉人陳人鄭伐衛　秋楚人圍江

人伐許　月公孫敖會　正月叔孫得　冬晉陽處父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　宋公陳侯鄭　臣會晉人宋師師伐楚以

左傳曰討其貳于楚也　朝使孔達侵鄭襄公　伯晉士穀盟　人陳人衛人救江

既祥使告于諸侯而　嚴氏啟隆曰許自此　伐衛先且居曰效尤　于垂隴　鄭人伐沈　沈

服晉至宣十二年敗　禍也請君朝王臣從　左傳晉以江故告于　城濮息公子朱而還

師晉侯朝王于溫先左傳晉討衛故也陳　周伐楚救江門于方

且居胥臣伐衛　侯爲衛請成于晉執　潰

孔達以說　左傳以其服于楚也

文四年楚人文五年秋楚文六年八月

滅江

人滅六及蓼乙亥晉侯驩卒

案自城濮至此僅十年楚已滅江者以晉六敢肆其惡逆如此方與秦爲敵無暇圖者以列國不正其弒楚故也使能釋秦之逆之罪也憾合請侯以討商臣秦楚至此已不可遏卽弒逆之罪則不至有矣商臣立已五年君冬位已定無從更理其惡弒逆之罪爲晉襄之略然不能正商臣滔計當弒頵之日告于天之罪合天下以叢列國請于天子以六罪致討而區區伐沈軍壓楚竟楚頵之舊以臣如子西之徒當必事直其後嗣終不能有倒戈內應者孔子勝楚徒遽强遽弱于請討陳恆以魯之微春秋之世而已

盟于扈　遂會晉趙盾子遂會晉人厥貉

左傳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　盟于衡雍　宋人衛人許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左傳晉人以扈之盟趙氏鵬飛曰此盟請來討冬襄仲會晉趙侯無前目之文而不書盟于衡雍報扈之列序諸侯大夫說者盟也以爲抑趙盾之伉非汪氏克寬曰大夫專也十四年新城之盟盟始此亦趙盾主之何以得案文公事事廢弛十序哉凡國君出會必年之間三次會盟不之以左右史從故得記與屢受伯主之討而師所會之君以登于冊公子遂爲之瀰縫使乎書若會後至則安知列國知有遂不知有某侯同盟某侯在會公政權旁落于此始故不得而序　崔子曰文公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

賀氏仲軾曰厥貉之會宋陳鄭大國受役于楚司馬而麗子逃子於扈遂及蔡侯次歸楚以故伐之一敗于厥貉將以伐宋宋于防渚再迫于錫穴公逆楚子勞且聽命而終不聞與楚成聖罪

靈公

文七年公會晉人宋人衛人陳人鄭人齊人許人曹人于扈

諸侯晉大夫

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及諸侯盟于垂隴

晉大夫

文九年三月文十年冬楚人伐鄭公子蔡侯次于楚子伐麇

弱尚云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亦以晉合諸侯之眾而輔以楚之不與商臣者不可全勝予縱不能別立君亦當誓于境上終其世不許侵伐小國江與六蓼不至坐受屠滅矣然晉襄所以無暇及楚者以秦之故秦之所以搆難于晉者則以鄭之故愚嘗謂獨之武一言啟春秋二百年戰爭之禍而鄭亦受其弊者良以此也

夏叔仲彭生文十二年夏
會晉郤缺于楚人圍巢　月公會宋公
承筐　趙氏鵬飛曰前日楚伐襄列國不能救于是又圍巢
左傳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是年楚莊王立
汪氏克寬曰晉欲謀武國而使次卿爲會魯亦不遣執政而使惠伯往其不足卻遠人方張之勢審矣

伯許男曹伯　月晉郤缺帥侯盟于扈
晉趙盾癸酉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入賂晉侯故不克而不與晉郤缺入蔡以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城下之盟而還
同盟于新城　左傳從于楚者服也　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
高氏閌曰去冬衛鄭皆因公而請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也　趙氏鵬飛曰此之不序諸侯以公不會與七年同若說伐齊無功則定四年合十八國之諸侯于召陵侵楚亦無功矣何以得序
案前宋陳鄭皆從楚至是諸侯之散者復合故特書同盟　案左傳本有兩說前言公不會意在責魯後言諸侯無功意在責諸侯而趙氏獨主前說且引文十四年新城定四年召陵之盟爲證似更有理

文十六年秋文十七年春宣元年楚子　晉趙盾帥師
楚人秦人巴　晉人衛人陳鄭人　冬晉人宋人
人滅庸　人鄭人伐宋　侵陳遂救陳宋公陳　伐鄭
案前城濮之役秦助晉以攘楚今助楚以滅庸曰滅庸之後楚遂不可制晉益孤而庸　夏諸侯會于　侵衛侯曹伯　左傳晉侯修故不競于楚
楚益熾矣此皆啟之　左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　會晉師于棐
役爲之也而所以致故弒君猶立文公而討殺之師者由燭之武還六月晉侯復合諸侯之一言此會關夷夏侯于扈平宋也公不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大機朗傳乃謂列與會齊難故也書曰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　林伐鄭
書三國楚不稱師爲諸侯無功也　宋文公受盟于晉又
　　侵宋　左傳楚爲賈救鄭晉

滅楚之罪殊失經旨趙氏鵬飛曰不序諸子侵陳遂侵宋是年冬宋弒其君侯與七年同

杵曰

宣二年春王夏晉人宋人秋九月乙丑二月宋鄭戰衛人陳人侵晉趙盾弒其君夷臯于大棘獲宋鄭華元

左傳鄭受命于楚伐之役宋

左傳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

案晉靈在位凡十四年伯局凡三變始以靈公幼小楚商臣圖北方陳鄭俱從楚最後宋亦從楚而諸侯散文十四年趙盾爲新城之盟鄭衛皆因鄤而請平至明年冬盟于扈宋衛陳皆與盟而蔡亦與盟而諸侯復合終以受賂賂首救盟楚胜勃起

成公

宣三年楚子夏楚人侵鄭宣四年楚子伐鄭宣五年冬楚人伐鄭宣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鄭即晉故也案是年春晉侯伐鄭

趙氏鵬飛曰陸渾逼近王城楚于陸渾無絲髮之憾蓋將撼周鼎焉

左傳鄭未服也杜氏預曰前年楚侵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鄭不獲成故曰未服陳

案是年夏鄭弒其君夷

左傳陳卽楚故也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案宣九年傳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杜註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鄭伯逃歸蓋卽指此年

宣七年冬公宣八年冬楚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冬楚子伐鄭

會晉侯宋公師伐陳　晉侯宋公衛　臀卒于扈　晉郤缺帥師

衛侯鄭伯曹伯　高氏閎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為討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即楚　侯鄭伯曹伯　案晉成在位凡七年值楚莊暴興屢爭陳　救鄭

伯于黑壤　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　會于扈晉荀　鄭二國乍得乍失而左傳楚子為厲之役終不能致其心服者故伐鄭晉郤缺救鄭由大權在盾鄶以庇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小國故也

林父帥師伐陳　左傳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

景公

宣十年六月冬楚子伐鄭宣十一年夏宣十二年楚夏六月晉荀

晉人宋人衛　左傳楚伐鄭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是年夏陳夏徵舒弒　林父帥師及

人伐鄭　左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　楚子戰于邲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其若平國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左傳楚伐鄭及楹子以迎楚楚許之平良曰晉楚興其來者可也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是年冬楚人殺陳夏徵舒　方氏苞曰胡氏以書爵而序陳鄭之上為進楚因推其故以為討陳非也楚之書爵與陳鄭之屈服于楚舊矣傳稱侵鄭及楹未嘗一語及陳事陳之自陳侯方在入陳之日既盟之後逾三月而後興師何以見時而後興師是役之為謀討陳也蓋借夏氏為兵端實則伺其國耳誠有討賊之心則陳君在會以楚之威執徵舒而戮

晉師敗績　是年秋鄭伯許男如楚冬楚滅蕭

晉人宋人衛 宣十三年夏 之一使者之任耳豈必以重兵親造其地而後罪人可得乎

人曹人同盟 楚子伐宋 宣十四年夏秋九月楚子

晉侯伐鄭 圍宋 宣十五年春

于清丘

左傳以其救蕭也

卓氏爾康曰陳鄭許諸侯蓋皆在河南爲要樞鄭趙氏鵬飛曰邲之戰鄭從楚晉所得者宋衛處其西宋處其東陳晉救不及鄭卒歸楚齊魯以之曹三國及魯而已而則介乎鄭宋之間得清邱之盟鄭不在也王氏樵曰鄭在楚之楚復滅蕭以逼宋

案是時陳蔡鄭許俱

公孫歸父會

楚子于宋

左傳爲邲故也告於列國次及于宋宋列

許氏翰曰楚圍宋之威震及魯矣

鄭則可以致西諸侯今景公能一出而明穀中未易旦夕爭也得宋則可以致東諸環甲胄是有志興復是時急莫先于救宋侯得陳則可以致鄭故舉而爵之而諸儒宋救捷則鄭亦可招宋陳鄭既皆歸楚若更以爲貶豈任鄭叛而晉勞師于鄭緩于復得宋河南之地盡而縱楚强反爲春秋救宋乃比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不知宋爲楚有矣

趙氏孟何曰楚入陳既去則楚威震及齊得陳圍鄭得鄭且將魯豈但失鄭而已圍宋楚之得志未有所予耶

夏五月宋人宣十七年六 甚于此時晉景公自

及楚人平 月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 伐齊而後一合諸侯伐鄭四同盟皆其君親之于是齊魯從而鄭服楚亦無能爲是故魯侯伐鄭始書之予之以復伯也

陳氏傅良曰外平不書必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陳鄭皆及楚平矣不書至宋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不書至莊王始書之蓋此時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故退而宋已爲楚北方齊則諸侯不附景公春秋特致意焉

晉侯衛侯世子 癸酉晉郤克 申公及楚人

伯邾子同盟 會魯衛曹之 秦人宋人陳

趙氏孟何曰自晉文公卒齊不復從晉盟晉是以不競于楚而歷三君間不及齊齊

大夫及齊戰 人衛人鄭人

于鞌齊師敗 齊人曹人邾

績 人鄫人盟于

無宋藩籬益薄晉景爲斷道之盟齊侯不彙纂曰是時楚氛孔熾齊以東方大國亦

案是時陳蔡鄭許而懼而爲斷道之盟以至而自將伐齊歷乎

外曹復從楚宋力屈固曹衛曹邾之心故知所伐矣
而與楚平楚之猖獗皆舉其爵而予之以是
幾甚于成王之世而振伯主之餘燼也是
曹衛猶依然不敢叛彙纂云宋楚既平南以
則以城濮之餘烈尚風方競曹衛道當其師
在也孰謂侵曹伐衛衝晉爲盟主合諸侯
爲晉文報怨之私也以其謀之則外楚者
哉其本謀也穀梁之說
不爲無據

成三年春王成五年十二成六年秋楚成七年秋楚成八年春晉
正月公會晉月已丑公會公子嬰齊帥伐鄭公會晉欒書帥師侵
侯宋公衛侯晉侯齊侯宋公蔡
師伐鄭冬晉

與楚通晉將復修伯左傳公卽位受盟于
業若不得齊則魯衛晉從晉伐齊衛人亦
曹邾皆去矣故盟于受盟于晉從于伐齊
南以伐齊會莊王卒楚斷道謀楚則以謀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
其師不出既而用晉師及袁婁既盟而齊不橋之役以救齊十一
侯楚于是有蜀之役背晉者二十年楚亦月盟于蜀蔡侯許男
少斂其鋒晉人世伯不書乘楚車也
之業賴以不墜則鞏案是役天下盡屬楚
之戰亦安可少哉

矣南方諸侯則有陳
蔡鄭許北方諸侯則
有魯宋曹衛大國則
有齊秦小國則有鄫
邾幸楚莊既死而晉
新立威子鞏得稍留
中夏之一綫不然其
不胥而爲楚者幾希

曹伯伐鄭
左傳討必之役也

公衛侯鄭伯欒書帥師救衛侯曹伯莒
曹伯邾子杞鄫
伯同盟于蟲
左傳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
牢
杜注蟲牢鄭地
左傳鄭服也
李氏廉曰鄭自邲戰後從楚至此十有二年始復從晉

左傳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成九年春公秋晉人執鄭冬楚伐莒庚成十年五月六月丙午晉
會晉侯齊侯伯晉欒書帥師申莒潰楚人公會晉侯齊侯獳卒
宋公衛侯鄭師伐鄭
伯曹伯莒子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莒莒潰楚遂入鄆
入鄆
曹伯伐鄭
侯宋公衛侯

李氏廉曰晉景公立凡十八年同盟五大戰二救鄭三案景公初年當楚莊

杞伯同盟于
綱鞮變書伐鄭楚子家氏鉉翁曰莒同盟重侵陳以救鄭

浦
左傳爲歸汝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浦以詩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案此晉謀通吳之始

厲公

成十二年夏成十五年夏成十六年六秋公會尹子成十七年夏
公會晉侯衞六月楚子伐月甲午晦晉晉侯齊國佐公會尹子單
侯于瑣澤鄭侯及楚子鄭邾人伐鄭
左傳朱華元克合晉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楚之成夏五月晉士巨新與晉盟而背之
公子罷許偃無乃不可乎子反曰
多盟于朱西門之蔽利則進何盟之有楚伯戰于鄢陵
楚子鄭師敗
左傳欒武子曰鄭人方熾敗必以後諸侯馬陵及浦晉坐視其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盡去然酒能發憤自危亡而莫之恤春秋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強自戰鞏立威得晉所惡也
君以求成焉五月會復得鄭鄭雖厲叛厲諸侯伐鄭鄭子駟爲服伯業得賴以不墜質辛巳鄭伯歸焉

六月乙酉同冬公復會諸成十八年春
盟于柯陵侯伐鄭正月庚申晉
穀梁謀復伐鄭也

楚子侵鄭遂侵衞晁年冬諸侯之大夫績會吳于鍾離謀制楚家氏鉉翁曰晉自靈成景天下諸侯去而從楚及厲公與楚一戰勝之而楚鋒大挫是城濮以來所未有

左傳鄭太子髡頑侯獳爲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高氏閌曰晉厲無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強楚者由假王靈挾義以令天下也

弑其君州蒲
左傳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十一月諸侯還
姚氏舜牧曰晉三假純以太心行之亦假王命伐鄭春秋屢書義帥舉焉歸于京師辭繁而不殺何也楚而後正曹負芻之罪勢甚強且挾鄭爲援請于王官而後進焉睥睨列國若不有晉鄭之威且敗狄而狄不服伐秦而秦恐勝楚厲假王靈以薄伐不服後知其慝陵當何如者而楚弱通吳則吳成

悼公

成十八年夏冬楚人鄭人十二月仲孫襄元年春王夏晉韓厥帥

楚子鄭伯伐侵宋　蔑會晉侯宋王正月仲孫蔑　師伐鄭仲孫

宋宋魚石復　左傳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　公衛侯邾子　會晉欒黶宋蔑會齊崔杼

入于彭城　急韓獻子曰成伯安　同盟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杞

左傳鄭伯會楚子同　于白谷以救宋楚師　于虛朾　曹人莒人邾人次于鄆

伐彭城納宋五大夫遣　以三百乘成之而還李氏廉曰齊桓伯業左傳謀救宋也宋人

宋人患之西鉏吾曰始于平宋亂晉文伯辭諸侯而請師以圍　人滕人薛人　趙氏鵬飛曰晉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當

楚崇諸侯之好而披　圍宋彭城

其地以寒夷庚毒諸　伯業又始于彭城之

侯而懼吳晉非吾憂救宋此時晉之勢漸盛而楚之勢漸衰矣

也晉必恤之

杜注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

秋楚公子壬　襄二年春正秋七月仲孫蔑會　襄三年六月

夫帥師侵宋　月鄭師伐宋　蔑會晉荀罃　晉荀罃齊崔　公會單子晉

孫氏復曰所以救鄭　左傳楚令也

也

宋華元衛孫　杼宋華元衛　侯宋公衛侯

林父曹人邾　孫林父曹人　鄭伯莒子邾

人于戚　邾人滕人薛　子齊世子光

左傳謀鄭故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

人小邾人于　已未同盟于

戚遂城虎牢　雞澤

左傳晉爲鄭服故且趙氏鵬飛曰晉楚爭欲脩吳好將合諸侯

左傳爲宋討魚石也鄭而有餘楚兵出則彭城降晉齊人不會五國之兵足以闢楚彭城晉人以爲討二而不懾皆所以謹用月齊太子光爲質于諸侯而不忍輕鬬其民也

陳侯使袁僑冬晉荀罃帥師襄五年夏仲秋公會晉侯冬成陳楚公

如會戊寅叔師伐許　孫莧臧孫林　宋公陳侯衛　子貞帥師伐

孫豹及諸侯　蘇氏輒曰許事楚故也　父會吳于善　鄭五十年乍叛乍服六月己未同盟于雞

椎强是視鄭入楚則澤晉侯使荀會逆吳

楚吳將橫行于宋衛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之郊晉悼謀所以得

鄭之策而城虎牢以

偪之兵出則直指鄭

郊非特鄭無所恃楚

失之蓋亦恐矣

臺灣曰鄭方堅于從

楚孟獻子請城虎牢

以偪之所以扼鄭之

吭使之不得南向也

攘楚服鄭實關天下

之大計故不書城鄭

虎牢

侯鄭伯曹伯　陳公會諸侯

之大夫及陳　趙氏鵬飛曰晉既得陳鄭而許猶比楚故道

袁僑盟　夏盟陳鄭而冬伐許左傳子辛爲令尹葉以避之葉逼近楚故然許爲鄭所虐遷于晉晉亦

侵欲于小國陳成公倚楚爲重必不能叛晉楚而遠事晉晉徒征使魯衛先會吳且告

使袁僑如會求成晉楚而遠事晉晉徒征使魯衛先會吳且告

侯使告于諸侯秋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

盟陳請服也　蘇氏輒曰諸侯既盟而後袁僑至故復使大夫盟之殊及袁僑主盟袁僑也夫諸侯不專敵袁僑而使大夫盟之此正合禮穀梁以爲大夫張諸侯失正過矣　趙氏鵬飛曰陳鄭卽楚久矣厲公之威有所不能服今一會而得二叛國則虎牢之

莒子邾子滕救陳

子薛伯齊世　左傳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

子光吳人鄫　戍陳子囊伐陳會子城棣以救之

入于戚　左傳會吳且命戍陳無之而後可冬諸侯

許氏翰曰晉楚爭衡左傳會吳且命戍陳

權之在吳故晉急吳也

如此

功能矣以諸侯盟鄭之君以大夫盟陳之臣尊卑之分尤正

襄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公子貞帥師孫宿會晉侯伐鄭

圍陳十二月鄭伯齊人宋

左傳討其侵蔡也鄭及楚平

公會諸侯于人衛人邾人

李氏廉曰此鄭又從楚之始也至十一年

鄫

蕭魚始堅從晉

于邢丘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邢邱以命于鄫以救之

杜氏預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

汪氏克寬曰自是凡會而公先歸晉侯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

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亦各專其國此彼此儆之論也

會同無陳矣

彙纂曰胡傳謂晉侯始自爲政而委政于臣下自後晉失政而諸侯之

襄十年夏楚

公子貞鄭公伐鄭

秋公會諸侯冬戍鄭虎牢

楚公子貞帥師

鄭公孫舍之帥師救鄭

襄十一年夏公會諸侯伐

鄭秋七月己

未同盟于亳

城北

一月己亥同盟于戲

鄭服也

宋

師侵宋

高氏閌曰以宋公受牛

偏陽故也

左傳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

左傳諸侯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中分晉侯歸謀所以曰遂圍之以待楚人息民魏絳請施舍輸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積聚以貸國無滯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亦無困人公無榮利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人吾三分四軍與諸賓以特牲器用不作侯之銳以逆來者于車服從給行之期事我未病楚不能矣猶國乃有節三駕而楚愈于戰乃許鄭成十一不能與爭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子展曰與宋爲惡鄭而南至于陽陵與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此三駕之二楚師來穎而軍鄭人又從之則寄涉穎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楚將不能吾乃固與也隨復同楚伐宋云可曰伐鄭楚必救之晉夏鄭子展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

楚子鄭伯伐襄十二年冬襄十四年春 冬季孫宿會襄十五年冬

師亦還
案此年楚救鄭與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同非子楚之救也著鄭衛從楚之罪耳胡傳謂書救未有不善過矣
家氏鉉翁曰晉之叛將有乞援于外而抗其君者與鄭衛乞援于楚何異陳氏宗之曰楚來爭鄭徐合諸侯以救之無及于鄭而勦民成則退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貳則我扼其要而制其肩背南向足以臨鄭楚而反向足以臨鄭矣

宋公會諸侯楚公子貞帥王正月季孫晉士匄宋華十一月癸亥伐鄭會于蕭師侵宋　宿叔老會諸閼衛孫林父晉侯周卒

左傳以報晉之取鄭也

侯之大夫會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李氏廉曰著楚之無能爲也

吳于向

左傳晉侯問衛故于大夫如子囊者亦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柔以服鄭使仇國之侯能不戰以屈楚懷

案晉悼在位凡十六年內靖國難外雄諸

此三駕之三

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行成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每無功而還蓋爲晉于向爲吳起也

魚晉侯使叔肸告于

諸侯

胡傳鄭自此不復背楚入大敗吳師

晉悼二十四年由捴公能謀于魏絳以息民聽于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左傳晉侯問衛故于大夫如子囊者亦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柔以服鄭使仇國之侯能不戰以屈楚懷吳告敗于晉會伐之未可以得志而悅而誠服蓋功烈如此時鄭已服晉楚勤諸侯冬會于戚謀桓文而德量過之然能與晉爭晉無藉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于大夫實基于此蓋吳而吳伐楚喪爲義執此爲辭以退始貳不能與晉爭晉無藉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于大夫實基于此蓋吳而吳伐楚喪爲義執此爲辭以退始貳

案此時鄭已服晉楚勤諸侯冬會于戚謀桓文而德量過之然于吳而吳伐楚喪爲毛于齊而弗歸齊人于大夫實基于此蓋吳人蓋能用吳而不案悼公此時伯業衰矣聽賊臣荀偃之言晉悼一人之過也至抑君而臣是助名分自是世運當然非特爲吳用也

李氏廉曰晉之會吳

其晚年容孫林父之倒置莫此爲甚豈特奸反爲之合諸侯以假羽毛之失哉

助其聲勢則爲賊臣荀偃所誤悼公不得

平公

襄十六年三襄十八年冬楚公子午帥襄十九年春秋七月晉士
月公會諸侯十月公會諸師伐鄭　王正月諸侯匄帥師侵齊
于溴梁戊寅侯同圍齊　盟于祝柯　至穀聞齊侯
　　卒乃還

大夫盟

左傳會于溴梁晉侯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李氏廉曰蕭魚之後
與諸侯宴于溫使諸梁之言同伐齊齊侯楚丘又至鄭
大夫無齊高厚之歌鄭伯六卿餞諸平陰丙寅晦齊侯還
詩不類荀偃怒曰諸師夜遁十一月丁卯之餘烈國勢方強故
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杜氏預曰齊師鄭子孔欲背晉從楚
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杜氏預曰齊數行不而楚卒無功
公羊諸侯皆在是其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言大夫盟何信在大王氏樵曰齊還不道
夫也君若贅旒然　之甚爲諸侯所共疾
穀梁諸侯在而不曰晉討得其罪與眾同

諸侯之大夫不臣也欲而非爲其私故書
案晉使大夫盟高厚同圍以與之
蓋懼諸侯之從齊也
齊自窒戰以後于晉
無役不從自悼之末
年始貳屢侵伐魯四
年之中至六伐鄆而
四圍邑所以復有平
陰之圍杜孔謂厚逃
而大夫其盟非大夫
之專其意蓋予晉此
第據一時之事勢然
自後大夫專政實始
于此公穀以權移于
大夫爲說則據以後
百年之大勢也其義
更精不得以此廢彼

襄二十年夏　襄二十一年　襄二十二年　襄二十三年　襄二十四年
六月庚申公冬十月公會冬公會諸侯　秋齊侯伐衞　八月公會晉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子商任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傳齊成故也
薛氏季宣曰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聞喪而還師遂會于澶淵脩德來遠不誣也哉
案齊自成二年窜之戰始會于袁婁服晉垂二十年至悼公末而復貳襄十六年諸侯同圍之于平陰猶未服至此年感士匄不伐喪之義復會于澶淵事晉是時楚已不復與晉爭獨齊乍叛乍服蓋晉伯之極盛而將衰之候也

冬楚子陳侯蔡侯許男伐公再會諸侯同盟于公會晉人鄭

左傳楚子伐鄭以救左傳伐齊成故也
齊門于東門諸侯還之役齊人以莊公說張氏洽曰重邱之盟救鄭楚子還使蔵啟使隰鉏請成晉侯許合諸侯將以討齊乃潛師送陳無宇之
李氏廉曰蕭魚之後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以悼公之餘澤也
季氏本曰楚既制吳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子商任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傳鍼莫氏也
案欒盈以無罪見逐王氏錫爵曰晉以栾氏晉幾不國矣入春侯以鍼之晉平一任合諸侯以鍼之失伯盟主至于此極者也克其所爲自是政權全主之義矣是以齊非齊自晉文創伯以來汪氏克寬曰晉大合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聞喪而還師遂會于澶淵脩德來遠不誣也哉
薛氏季宣曰齊之無移于范氏伯業其衰不服明雖爲會而陰世服于晉至頃公始諸侯而無所事蓋進退又憂實保之明年遂敢于貳成二年鞌之戰會則懼齊之強退又憂伐晉也
范氏以私怨而合諸侯伐齊水不于袁婁事晉幾二十年至靈公復貳襄十而徒返晉之不能亦八年平陰之役又二可知矣
年盟于澶淵復事晉今纔四年耳乃敢猶獗如此則晉伯之衰不復能宗諸侯矣

侯宋公衛侯

案左傳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死士納諸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商任之會十二國動天曲沃幾成大亂已即下大眾而大夫專以以勁兵踵其後長驅報私怨太阿旁落矣直逼國都成裏應外宣諸侯之不服而解合之勢使微樂鰌之體也
謀范鞅之勇先退欒

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陳侯蔡侯許男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
左傳討衛疆蔵田取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後楚三伐鄭十年楚家氏鉉翁曰晉自悼公子午不得志于鄭公襲六夫以伐其君二十四年諸侯救之而下陵上替之禍自此年諸侯不救楚是

于是率三國伐鄭畏晉伯之衰而諸侯之貳也

襄二十七年 襄二十八年 襄二十九年 襄三十年 諸 昭元年春王

夏叔孫豹會十有一月公夏五月仲孫 侯之大夫會正月叔孫豹

晉趙武楚屈如楚 羯會諸侯之 于澶淵宋災 會晉趙武楚

建蔡公孫歸 大夫城杞 故 公子圍齊國

左傳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胡傳是時禁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

左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爲會于宋子木請晉楚之從交相見釋齊秦

杜氏預曰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都勝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于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序九國大夫

汪氏克寬曰兩伯之勢遂成于此

生鄭罕虎許 人曹人于 號 弱宋向戌衞 齊惡陳公子 招蔡公孫歸

此始令平公復受孫以知晉之不在諸侯氏之譜而止獻公因而復爲陵暴之舉也

甫臺取衞田以益林鄭雖未服于楚明年父由晉之諸臣各爲晉楚爲成而北方諸私計羽翼諸侯之大侯皆朝楚矣

韓三分晉國悼平實有以啟之矣

宋秋七月辛 天子之禮事之卒至城杞爲悼夫人也是謂知務乎

昭九年而列國之大時天下亦多故晉爲黃氏仲炎曰自晉人

巳豹及諸侯 夫亦旅見于楚迄哀盟主而區區于杞其贖討賊之義而後楚

之大夫盟于 之四年而晉亦京師細已甚晉之已細而虔得竊是義以行之

傷之甚 楚世變至此聖人益後有執齊夔封放陳以討陳亂爲名而滅冷尹圍請用牲讀舊

招殺蔡侯般假討賊陳以討蔡爲名而滅令尹圍請用牲讀舊

之義以爭伯如楚蠶蔡蓋澶淵之會爲之書加于牲上而已晉

王者矣 也

宋

左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爲會于宋子木請晉楚之從交相見釋齊秦

杜氏預曰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都勝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于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序九國大夫

汪氏克寬曰兩伯之勢遂成于此

生鄭罕虎許 人曹人于 號

高氏閌曰宋之盟齊人不預今齊又從楚矣晉伯之衰可知也

汪氏克寬曰宋號兩役楚屈建公子圍亞于晉趙武而序于諸侯大夫之上皆兩伯之辭也

是年冬楚公子圍弒其君麇自立

昭四年夏楚昭十年秋七
子蔡侯陳侯月戊子晉侯
鄭伯許男徐彪卒
子滕子頿子
案晉平在位二十五年內惑于寵嬖以女色蠱其心外崇建宮室以侈靡誇于諸侯致使楚虞日橫吞滅陳蔡而不能救晉伯之失平公爲之也
胡子沈子小
邾子宋世子
佐淮夷會于
申
范氏甯曰楚靈王始會諸侯也
程子曰晉平公不在諸侯楚于是强爲伯者之事
案自襄二十七年向

戌爲宋之盟至是凡九年矣始猶爲二伯而趙宣先趙武衛安靡然從之至楚虞新立遂其狂悖乃遂獨伯合十有三國而爲此會此春秋之一大變也自此至昭十三年楚虞之弒凡歷十年楚三伐吳滅賴滅陳滅蔡伐徐吞陘四出如猘犬潰闌晉之君臣噤不發聲不敢南向加一矢雖有厥懋之會反卑辭以請蔡于楚卒不見聽虞用蔡世子如刲羊豕則以宋之盟爲弭兵之說晉不敢背盟故也宋秦檜倡和議金人力攻守臣不敢相抗奸臣誤國千古同

恨趙武向戌非特春秋之罪人直千古之罪人矣

昭公

昭十一年秋昭十三年秋昭十六年秋

季孫意如會公會劉子晉八月己亥晉

晉韓起齊國侯齊侯宋公侯卒

弱宋華亥衛衛侯鄭伯曹

北宮佗鄭罕伯莒子邾子

虎曹人杞人滕子薛伯杞

于厥愁

伯小邾子于

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平已

案晉昭在位僅六年止有厥愁平邱二會而厥愁不能救蔡平邱不能服諸侯徒盛兵鄰南而齊敢抗令鄭敢爭承衛病劉冀之援魯因蠻夷之訴諸侯並貳宜晉之伯業遂止于此也

救陳又不能救蔡晉陳氏傅良曰晉自重之不能亦可知也已邱以後主盟皆大夫爲盟主而不恤亡國至是復合十四國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諸侯叔向請之劉子愁謀救蔡使狐父請蹕之中國猶有望焉

蔡于楚弗許　而晉人不可鄭人爭

許氏翰曰蔡能嬰城承魯不頂盟晉之合八月堅不下楚此易諸侯遂由是止鄢陵助也厥愁合天下之役參盟復見晉非兵畏不敢救遣使請盟主矣

命示之不能使楚益家氏鉉翁曰晉自宋騶有以彊諸侯之力之盟以後自謂天下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無事苟臣媮惰苟安罪也

無復自强之志楚出

卓氏爾康曰宋之盟是緩伯權虎視列國以弭兵召諸侯今楚詐服而不敢出者背盟肆暴欲逞無厭幾二十年今楚虔自于陳蔡晉不能以義底滅亡乃復爲此會責之而反姑息含忍號召諸侯如病痱沈遣使請楚卑屈已甚鋤之人彊自支排見冀保前好豈不悖哉若知其無能爲矣嚴氏啟隆曰晉之不案是年夏四月楚虔

能始于趙孟而極于弒于乾谿棄疾新立韓宣天下誰安忘戰晉乘楚亂而爲此會則危弭兵之禍益至此中興伯業千載一時也而叔向徙以兵此

案晉自襄二十六年力威諸侯專合魯之會于澶淵爲獨主夏親疏是以內外離心盟明年遂成二伯至諸侯益貳伯業不復此凡一十七年中間能與不主盟會不用師旅此年復合八國之大夫不能討楚以庇蔡反卑辭以求楚伯業全喪矣蓋始壞于昭公則公而大壞于昭公則趙武韓起二人優游姑息養成此禍耳

案晉自文公創伯於僖之二十八年歷襄靈成景厲悼平昭凡九世計共一百零四年自是以後晉楚俱衰齊景爭伯參盟復見如春秋初年矣此世運一大變也詳齊晉爭盟表

附晉伯餘燼

昭二十五年昭二十七年昭三十二年定四年三月

夏叔詣會晉秋晉士鞅宋冬仲孫何忌公會劉子晉

趙鞅宋樂大樂祁犂衛北會晉韓不信侯宋公蔡侯

心衛北宮喜宮喜曹人邾齊高張宋仲衛侯陳子鄭

鄭游吉曹人人滕人會于幾衛世叔申伯許男曹伯

邾人滕人薛扈鄭國參曹人莒子邾子頓

人小邾人于左傳令戌周且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人小邾人城薛伯杞伯小

莒人薛人杞子胡子滕子

黃父季孫謂司城子梁與

左傳謀王室也趙簡子令尹老周且告晉魏舒韓不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得其民進表與之有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十年之備有晉楚之有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如京師合諸侯之大

邾子齊國夏

成周

于召陵侵楚

高氏閌曰自二十二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夫子秋泉毒盟且合左傳謀伐楚也晉荀年景王崩王室亂天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寅求貨于蔡侯弗得王播越四年之後晉事君如在國故鞅以彪傒曰魏子必有大言于范獻子曰水潦始爲此會而諸侯不爲難請從二子以圍咎非其任也方降疾癘方起中山至謹合大夫以謀之魯無成死之二子躍家氏鉉翁曰此諸侯不服棄盟取怨而失曰明年將納王大王皆辭乃辭小國而以之以之大夫奉王命而城中山吾自方城以來室之急如此豈可坐難復成周伯政之僅克舉楚宋可以得志乃辭待明年哉聖人書此重傷諸侯之無伯也鄆陵之盟而梁邱據蔡侯

高氏閌曰蔡不勝楚入季孫之錦晉頃爲之陵虐告于諸侯而愚之會而士鞅納季請伐楚晉爲盟主大氏之貨一君憒然無合諸侯十八國之衆知以爲曾之休戚無天子使大夫臨之司卿子已熟却已兆陳謂極盛乃不能攘楚氏六卿之禍厝火積而吳以一國之師敗薪而不悟之晉是以失伯吳子至黃池之會自此始也

案晉自平邱以後已不復能宗諸侯自此至召陵凡二十有四年僅有此三四會盟然皆虛循故事而無勤王恤患之實

黃父之會坐待明年扈之會范鞅取貨城成周而魏子南面會召陵而卒辭蔡侯蓋是時六卿强而公室弱置中夏于不問徒伐鮮虞滅肥鼓以自封殖又貪於貨賄以破楚入郢之大功讓之强吳致吳晉爭長黃池而晉自此如死灰之不復然矣此世運之又一大變也詳吳晉爭盟表

春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論

春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論文列書秦人巴人畧無異辭文定而經文列書秦人巴人畧無異辭文定據左氏傳滅庸者楚也而經文列書秦人巴人畧無異辭文定因謂庸有取滅之道而爲賈善謀國春秋以是滅楚之罪嗟乎春秋豈爲楚計得失哉就使謀國果善亦祇益其狡焉啟疆懲陵中夏之計乃春秋之所深惡聖人易爲予之其所以詳書不殺者實著楚之交深黨固橫行無忌將有問鼎之漸關于天下

之故而書之也考楚武文之世巴庸嘗病楚楚方經營近境之不暇未敢以全力與中國爭而城濮之役秦助晉攘楚楚威稍挫中國得安枕者十五年今以晉靈幼弱楚莊暴興乃連結巴庸滅庸庸與麇俱為今鄖陽府境麇今鄖陽府鄖縣又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鄖庸國地界連秦隴楚得其地則勢益西北逼近周晉且滅庸而楚之內難夷矣連巴秦而楚之外援固矣滅庸以塞晉之前結秦以撓晉之後斯不待陸渾興師而早知其有窺覦周鼎之志矣且夫庸非小弱也周武時曾佐伐紂立國已數百年晉欒武子嘗稱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申儆之蓋亦重大其事其所屬魚邑實為今夔州府奉節縣地跨兩省居秦楚巴三國之界故不結巴秦則不得滅庸庸滅而秦楚合勢中國之藩籬撤矣夫讀春秋者貴合數十年之事以徐考其時勢不當就一句內執文法以求褒貶宜合天下而統觀大勢不當就一國內拘傳事以斷其是非春秋為天下之無王作非為一國作也矧吳楚蠻夷其謀國之善否何關于聖人之慮又況其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者哉前此翟泉于温之盟秦人皆與志秦晉之合晉伯之所以盛今此楚秦滅庸志秦楚之合晉伯之所以衰晉伯之盛衰周室之安危係焉不可以弗志也胡傳固非而張氏洽亦第謂楚宜制服之而已不當遽夷人宗社以是為楚罪猶屬管窺之見夫春秋豈沾沾焉責楚之滅庸而已哉

春秋時楚始終以蔡為門戶論

楚在春秋北向以爭中夏首滅呂滅申滅息其未滅而服屬於

楚者曰蔡蔡爲今汝寧府上蔡縣汝寧諸小國盡屬于楚獨蔡
存故蔡自中葉以後於楚無役不從如虎之有倀而中國欲攘
楚必先有事於蔡僖四年齊桓爲召陵之師經云齊侯以諸侯
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蓋齊不伐蔡則不能長驅而至于陘也
定四年吳闔閭之入郢也經云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蓋吳不得蔡爲嚮導則不能深入要害
因以直造郢都也蓋蔡居淮汝之間在楚之北爲楚屏蔽熟知
楚里道其俗自古稱强悍故春秋時服楚最早從楚最堅受楚
之禍最深而其爲楚之禍亦最烈始以楚爲可恃故甘心服從
逮不堪命而反噬則楚亦幾亡故讀春秋者必熟曉地理而後
可知春秋之兵法而後可知聖人之書法乃後儒之以一字爲
褒貶者則曰侵蔡爲蔡姬故書曰遂是聖人貶之也蔡用吳破
楚能報數世之怨書曰以是聖人褒之也皆不考實事懸空臆
斷殊不知齊桓以天下之故而伐楚積謀二十餘年豈爲一姬
其曰蔡姬者或反借此爲兵端若不討蔡之從楚使楚不忌而
預爲之備因得輕行掩襲疾驅至陘而吳自舍舟淮汭今壽州過
蔡境蔡來會之道吳自江南壽州陸行經義陽三關之險至湖
廣漢川縣小別山深入敵地一千一百里此非唐侯所能與故
雖與唐偕而獨書蔡侯此皆當日之實事聖人豈有褒貶于其
間哉夫春秋之作因魯史魯史之書因赴告故熟玩經文而列
國之地形與當日之兵勢瞭然可見矣自哀三年吳遷蔡于州
來汝寧之地全爲楚有中國始無事于蔡而蔡亦旋爲楚滅自

定公以上蔡爲中國與楚之利害豈不歷歷可驗也哉

晉悼公論

悼公乘再伯之餘再合諸侯天下翕然宗晉論者謂較文公之創始稍易然文公一戰而伯晉悼蕭魚服鄭則八年九合而後定之何遲速之相懸若此曰此其故未可以一概論也當文公之時天下之勢已盡屬楚曹衞魯宋延及北方之諸侯此如陰之進而至于剝剝極當復故文公一出而如日再中是循環之理則然至悼公時所未服者鄭耳鄭舊屬楚其勢未可以旦夕服而當日楚之執政如子囊者又堅忍持重非如得臣之輕脫以僨事故其勢常迭進而迭退非要之以持久而老之以不戰則徒暴骨以逞而無當于服楚之大計故當日之謀臣知長

慮卻顧爲國本計者無如魏絳制勝廟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無如知罃此兩人均非如狐偃先軫爲推鋒出奇標銳果敢之計者魏絳之最得者在定和戎之策以專事中夏建息民之謀使國力不竭則既得於國本矣然後知罃復用孟獻子之言城虎牢以扼地勢卻荀偃速戰之策三分四軍以道敝楚人而其要尤莫如戍虎牢何則鄭爲南北之中其距晉楚道里俱各半若徒道敝楚人恐楚敝而諸侯之力亦敝故留宿勁兵于虎牢則我爲主而楚爲客諸侯散則各歸其國聚則兵眾不勞而畢具反客爲主靜以待動以逸制勞此固不待交鋒而楚已望風而卻避矣或者謂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道敝諸侯以來之也曰戍虎牢者所以保鄭非以爭鄭也鄭未嘗不願服

于晉特慮爲楚所擾故欲兩事以苟免其心蓋不得已戍之則
鄭在晉之宇下楚不敢北向以爭鄭以鄭屏楚而東諸侯始得
晏然攘楚以安中夏其計無出于此吾怪夫世之好爲議論者
以服鄭爲勞民而以范匄之棄陳爲失策此皆一偏之見而不
審時勢之論夫陳蔡與許服楚已久其國去楚又近必欲致三
國之服從此如齊桓之伐楚合江黃而適以速楚之滅也當春
秋襄昭之世中國至服鄭而止以鄭爲南北之界使曹衞魯宋
常服晉而陳蔡與許常服楚各共犧牲玉帛以事其大國豈至
使晉楚之從交相見帥天下之諸侯僕僕哉愚嘗反覆究悼公
之事善其君臣能識大勢持重以服鄭卽趙充國屯田以制羌
之計棄陳而不事卽賈捐之棄珠厓之計蓋其集效視文公爲
遲而其規模較可經久使晉之君臣世世守之伯業常存可也

春秋吳晉爭盟表敘

晉用申公之計用吳以牽楚其後吳卒破楚入郢馴至爲患于方夏病齊及魯與晉爭長于黃池論者因以咎晉之失計自啟門庭之寇其寔非也晉欲制楚則不得不用吳吳之所以橫不可制者咎在晉君失政六卿各擅強權不復以諸侯爲事失不在用吳也何以言之楚之強天下莫能抗日者齊桓嘗欲攘楚矣不得已而用江黃一會于貫再會于陽穀徐而興召陵之師春秋詳書其事以美之然江黃國小而近楚楚滅江黃而桓公不能救也是無益于制楚之事而徒以速江黃之滅若吳則不然在楚之肘腋而力足與楚相抗自成七年入州來楚內有吳釁奔命不暇遂不復加兵于宋鄭中國藉以息肩者數十年日

後晉復用向戌弭兵之說委天下諸侯南向而朝楚晉亦偃然弛備無復有經營諸侯之心楚得肆其驕橫爭長壇坫至靈王遂大會諸侯于申楚熄而吳熾因遂踵其故轍是則吳之所以爭長黃池者由於當日之玩楚而使楚得志非用吳之過也向使晉常脩悼公之業雖明知弭兵之說之不可卻而嚴兵以待之楚人爭先則正辭以折之楚必俯首帖耳而不敢動楚不敢動而吳亦無緣萌其覬覦烏有召吳而反爲吳病者哉且晉自昭十三年平邱之盟而後晉已失伯齊景欲嗣興而不能宋魯鄭衞皇皇焉無所依故吳得乘虛而爭伯中國就使天下不折而入于吳亦必折而入于楚吳楚于中國固無分也況是時晉政已移于三家天下久已無晉君子之責晉者謂急宜發憤自立速收三家之權必使先有晉而後可以制吳不必以前日之用吳爲晉詬病嗚呼自古資鄰國之兵以集事鮮有不被其患者而能自強則無之唐興嘗資回紇矣而卒恭順爲國外藩彼所用者第一時之力而能自固于根本之地故能有利而無害城濮之役文公嘗用齊秦日後秦雖搆怨而不能爲晉病也且以桓公之盛未有能獨方制楚者以悼公之用吳較之齊桓之用江黃其利害豈不較然著明也哉余因撮其先後諸事都爲一編使後之論吳晉者自考焉輯春秋吳晉爭盟表第二十九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春秋大事表廿九 吳晉爭盟

成七年正月吳伐鄆

左傳吳伐鄆鄆成李氏廉曰此吳壽夢之二年也蓋自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矣此爲書吳之始

成八年冬十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侯之大夫會

左傳以其事吳故案此時吳晉未通故鄆與吳成而晉伐之左傳是行也將始會此爲爭盟之始明年吳吳人不至即謀會吳十五年鍾案去年晉與吳爭鄆諸侯之大夫爲會之離遂率諸侯往會之此年即謀會吳蓋晉始吳晉爲一家不復爭知楚患之方棘不欲趙氏鵬飛曰于時吳左傳晉欲通吳好將鄆吳迫後楚患息而更仇吳以益其敵也楚兩熾晉既抗楚則合諸侯已未向盟于吳日強橫遂爭長黃而吳更驕蹇不下至不得不與吳以奪楚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弛此時微吳晉亦不十五年復親往會之援吳子于淮上吳子不

能伯必以通吳爲召不聞吳之來會故書李氏廉曰吳之見經至
稱者皆膚末之見也會以會以殊之屈中始于邾之伐盛于州朱子曰襄公之世晉
國以就蠻夷辱也至末之入晉之通吳始悼公出來整頓一番
襄五年戚之會不復于蒲之欲會成于鍾楚始退去
殊吳矣蓋此時吳來離之往會
聽諸侯之好且受命案呂氏大圭謂此舉三年始謀通吳以制
戚陳晉伸縮惟我驅實兆黃池之會責晉楚也成九年于蒲欲
遷吳如屬國非復前之開門延盜此迂論會吳吳人不至此年
目景象矣是故非用也結吳抗楚後來楚復不至吳恃強大未
吳不能制楚非悼公唐稍息此舉實爲有易役使也而悼公能
亦不能用吳
功較之齊桓合江黃自強不專恃吳吳卒
以伐楚而卒至江黃聽命不然徒卑屈以
見滅者其勝自百倍求之其不爲王赧童
後來黃池爭長此自實者幾希
晉實不競召陵之會
范獻子貪貨而卒斷
蔡侯以破楚之大功
讓之吳以致諸侯翕
然從吳耳不責其後
日之委弱而反以通
吳爲晉咎此所謂懲
羹而吹齏也

襄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于
父會吳于善
侯鄭伯曹伯于
道

莒子邾子滕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師期
子薛伯齊世
卓氏爾康曰合十二國以會壽夢而于楚
子光吳人鄫
界示楚以得吳也晉左傳吳告敗于晉會得吳則楚之右臂斷于向爲吳謀楚故也案自向之會范宣子不敢議鄭戮鄭則恐范宣子數吳之不德退吳人之後吳屏處吳之據其後是後蕭也以退吳人
人于戚
案成九年于蒲而吳左傳會吳且命戍陳魚之會卒得鄭不叛李氏廉曰晉之會吳會至此已七十年矣
人不至吳不聞有辭也
而不來聽命待諸侯者吳來會于戚
來解且遲至十五年杜氏預曰不復殊吳張氏溥曰荊楚地大資于晉晉亦不能致俱衰齊景復死中國
之往會于鍾離其倔案晉合十四國爲此之者齊秦晉三大國列矣
強可知至此不會蹶會吳以強大而居于而已而齊國亂君弱案是時吳伐楚喪故夷爲中夏倡黃池爭
然不安先期解釋至末座僅先屬魯之鄫秦以殷戰讎晉反與范宣子執此爲罪以長非魯之咎而誰咎
秋卽躬來赴會且受
楚合獨吳肘腋之下退吳人蓋能用之亦哉
人耳且受戍
之命楚之

奔走成陳之役非吳如屬吏然晉悼具有盛氣方厲晉一通吳能退之稽吳之力而之前倨後恭以晉悼降龍伏虎手段故曰吳益致銳于楚師不仍不爲吳用最得制能自彊故耳

後會于向吳告敗于出則擾其旁師出則馭外夷之道後來魯晉范宣子數吳之不議其後楚畏吳偪無哀鬼事强吳使臣會德以退吳人蓋能用暇與晉較晉始得從之親往會之致吳責吳而不爲吳用也後容收宋陳伐秦鄭坐百牢徵師伐齊如同世有受屬夷之款附享伯功是故晉三會緊鄫故開門延盜宜反爲之興師捍患勞吳專以楚故非得已責晉而不宜責晉晉民費財兵連禍結而也三駕絕不用吳師之通吳以制楚此以不可解者殆未聞此而楚師自屈此悼公毒攻毒出于不得已之知權也

旦楚患去而仍能退吳之毒所謂無病安用藥元氣一毫無損也魯之通吳以求媚可已而不已此如服毒自斃耳統觀前後經傳情勢瞭然見矣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哀十年公會吳伐齊

哀十一年公哀十二年夏哀十三年夏會吳伐齊　五月公會吳公會晉侯及

左傳公會吳于鄫吳寨左傳哀十年秋吳來徵百牢曰宋百牢陽生便如吳請師將子使來復徵師伐齊我魯不可以後宋且以伐我是年秋逆季是年春齊國書帥師魯牢晉大夫過十吳姬以歸斐歸罐及闡伐我至是復會吳伐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九年春辭師于吳吳齊戰于艾陵大敗齊伯曰晉范鞅貪而棄子曰昔歲寡人聞命師濟獲國書及其副革　瑗于鄫禮以大國懼敝邑故今又革之不知所從事八百乘甲首三千寨左傳公會吳于寨趙氏曰據左氏有單十一年之君若以禮將進受命于君是年以獻于公公使歸國皐如子使尋盟子貢平公而不書于經者令諸侯則有數矣云冬使來徵師伐齊而子之元實之新篋襲對曰盟以周信若可緣吳晉敵禮而會如云吳人弗聽景伯曰魯興師會伐夫吳豺之以玄纁實書于其尋也亦可寒也乃止今賓主對舉酒自然吳棄天而背本不與狼也齊魯世好且新上據此則公之此舉吳徵會于衛衛侯會單子無坐故不書必致疾于我乃與之爲蝪舅吳本欲偕齊信齊信有功矣然齊以辭吳于鄫公及衛侯來且經文有及字是兩反自鄫以吳爲無能伐魯及齊辭師而遂師于吳致吳來伐魯皇瑗盟而卒辭吳人伯之義分明也爲也　舍怒伐齊魯不念齊反助吳伐齊至十年據此則夫差爭伯其案長陵于罰于申楚高氏閻曰吳欲伯諸之德而反致毒于齊秋復結謀再舉則齊威靈已及魯宋衛三雖主盟而晉不與于侯齊先往會之不念蝪鳧之好而就之先期伐魯宜也魯國矣且其先已得陳宋于號楚雖先晉而家氏鉉翁曰晉衰而豺狼之命致齊弒君會不自反助吳之凶慫慂幾幾如楚靈之比未有王人來涖盟今即會景死而事吳趨以說魯之爲魯亦可鑒覆齊之全師蹶齊而晉之君臣付若不黃池之會吳子爲主可以致之也利棄信春秋所惡也之上將借强鄰以矜閻與讎啞無異黃池晉定以奕世之伯魯武功受變夷之命而爭長實晉之痿弱有哀以周公之後皆俯結怨蝪鳧之邦魯可以致之也知矣　伏聽命于亶坫之上且天子使單平公儼謂恥也哉

太倉畢長處
新陽李文楷校

然臨之曾不改正是爲蠻夷加一紈印若今之新班憲綱宛然者是天下大變自晉楚爭盟以來未之有也故聖人特書晉侯及吳子微示兩伯以志世變之極諱聖平公不書仍復先晉以存夷夏之防

春秋齊晉爭盟表敘

案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湩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是時景公窺晉之衰已有互相爭長之志屬當平邱之會晉已不復能宗諸侯楚新斃于吳無復北方之志而吳亦未遽爭衡于中國齊得于此時收召列辟得鄭得衛得魯復得宋夫以齊之强承桓公之餘烈又當晉楚俱衰之後因利乘便便能正魯意如之罪反昭公而君之伸大義于天下此如順風而呼何遽不能代晉主盟哉乃鄟陵之盟信子猶之讒卒佚天討且于晉則助臣以叛君于衛則助子以拒父三綱既絕猶欲軋晉而求諸侯是卻行而求前也卒之內不能正其家溺意嬖寵耽樂忘禍廢長立少輕棄國本權臣乘閒得

行篡弒數年之間遂移陳氏與晉爭疆卒與晉同斃嗚呼亦可悲矣孔子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起齊盲而拯廢痼者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故自鄟陵之會訖于景公之歿爭伯凡二十八年撮略其傳著于篇輯春秋齊晉爭盟表第三十

春秋大事表三十　齊晉爭盟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昭二十六年定七年秋齊侯衛侯盟定八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沙定十年冬齊侯鄭伯盟于曲濮

秋公會齊侯鄭伯盟于鄟陵

許氏翰曰齊鄭之盟叛晉也伯道廣諸侯可以伯而景不足望散離盟始復志此盍也

家氏鉉翁曰前此齊獻衛靈叛而從齊齊杜氏預曰結叛晉也定之季鄭

莒子邾子杞鄫

陳氏傅良曰此參盟自是中國無殷會矣李氏廉曰是時晉楚爲晉故而士鞅又自無所憚于晉矣前此也參盟自齊桓以來陳氏傅良曰此特相皆衰弱而吳越之禍師師侵之故二君同魯受命于晉而以兵未之有于是始書以盟也自齊桓以來未又未至于北方使景爲此盟以固其謀加衛今而盟夾谷乘晉之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無主盟矣晉之有于是再見諸侯公與能撫伯國之餘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盟矣

家氏鉉翁曰于鄟于速會于安甫

王氏錫爵曰此舉蓋沙齊景圖伯之始事奈何包藏禍心日以景公假納公之大義也是時天王辟處翩圖晉爲事乎以爲納合之謀者也之難出居姑酒景公

而卒不能納公則爭不能伸勤王之義乃伯之業止于如此矣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彊人之從我非心悅而誠服也

李氏廉曰此爲齊景圖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

定十二年冬定十四年五秋齊侯宋公衛侯會于洮

十月癸亥公月公會齊侯盟于衛侯于牽

左傳范氏故也

許氏翰曰齊宋魯衛會齊景于昭二十六年始爲鄆陵之盟謀左右之自是以後有大義亡矣

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崇奬亂逆謀動干戈案齊景于昭二十六年始爲鄆陵之盟謀會齊侯衛侯于牌上大義亡矣

杜氏預曰結叛晉也梁之問謀救范中行四國皆卒而預于亂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爲戰國具公亦有責焉

汪氏克寬曰此齊魯氏圖伯衛鄭魯既與之叛凡歷二十八年

爲盟之終也固叛晉之多而晉不復能伯矣

同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及齊爲此會盡始從于齊也傳謂二會晉謀救范中行四國皆卒而預于亂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爲戰國具公亦有責焉

賈生有言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嗚呼此周秦興廢之一大機也考春秋之世秦晉七十年之戰伐以爭崤函而秦之所以終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惠公之入也賂秦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蓋自華陰以及河南府之嵩縣南至鄧州凡六百里皆古虢略地桃林之險在焉賂秦則晉之地險盡失蓋以空言市秦而實不與也逮戰韓獲晉侯秦始征晉河東不二年復歸之晉春秋當日雖天子所賜苟其民不服則亦不得而有隱十一年王以盟向易蔿邘之田於鄭未幾盟向叛鄭歸王王遷盟向之民于郟襄王錫晉以南陽而温原之民不服晉況此時晉兵力尚强秦蓋知其力不

能有故索質子于晉因而歸之以爲名耳逮穆公暮年年老智昏越千里而襲鄭蓋乘文公之沒蹔滅鄭而有之其地反出周晉之東使衰絰之師不出秦將包陜洛亙崤函其爲患且十倍于楚幸而崤師一敗遯逃竄伏其後迭相攻擊歷三四世終不能越大河以東一步成十一年秦晉爲成秦史顆盟晉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于河西截然兩界如天塹之不可越使三晉不分以其全力制秦秦終不敢東出周室何自有窺鬬之漸哉余嘗持論謂晉獻公滅虢而周室無復有西歸之計然使晉不滅虢虢必入秦而秦于周爲切膚之災于鄭成密邇之勢夫楚爭鄭而晉得以救之者以楚去鄭稍遠而晉得陜虢庇鄭于宇下能聯絡東諸侯以爲之援也秦若滅虢則晉與鄭隔絕而鄭在秦掌握中秦伐鄭而晉不能救也秦得鄭則周室如累卵三川之亡且不待赧王之世故周之得以支持四百年者以晉得虢略之地能爲周西向以拒秦也周秦廢興之故豈不重係乎此哉

輯春秋秦晉交兵表第三十一

春秋大事表卅一　秦晉交兵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僖十五年十　僖十七年夏　僖二十四年　僖二十五年　僖二十八年

有一月壬戌　晉太子圉爲　春正月秦伯　秋秦入晉入　夏四月己巳

晉侯及秦伯　質於秦秦歸　歸晉公子重　伐都　秦從晉侯與

戰于韓獲晉　晉河東　耳　楚人戰于城

侯　經不書　經不書　濮楚師敗績

經不書　案秦征晉河東不二年而即歸晉蓋秦知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爲吾以歸之耳觀王與秦伯伐晉戰于韓以蘇忿生之田賜鄭獲晉侯用瑕呂飴甥而盟向背鄭歸王以計得歸秦于是征晉河東之民猶不服則秦歸

案左傳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尝與中國會盟征伐丁巳取太叔于溫殺公之力有以致之也之秋秦晉伐都楚鬬是故非合秦不能勝克屈outer志以申息之楚而非文公亦不能師戊商密商密降秦用秦師

僖三十年秋 僖三十三年 文二年春二 冬晉人宋人 文三年夏秦

晉人秦人圍 夏四月辛巳 晉侯及秦 陳人鄭人伐 人伐晉

鄭 晉人及姜戎 師戰于彭衙 秦

秦師敗績

左傳鄭使燭之武說秦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秦晉之隙始此

左傳秦晉兵爭始此嗣後竇犨曰胡傳謂敵加晉伐秦一

案秦穆釋韓之憾而從晉于城濮嗣後盟于溫于翟泉無役不從至此忽然背晉改圖雖因燭武之說實而秦伯襲鄭蓋乘晉伯則方伯舍晉而誰挾前日辭秦師獨下之喪其志將以得諸也必待告焉而後應之憾以爲異日潛師侯非直爲鄭滑而已則敵己造其國都而東出可藉鄭爲接應使稍不自彊秦將觀宗社墟矣耳是故東道主一語兵中原遂其欲霸之意適中其心曲此時雖心幸而文公有子發未有圖鄭之心而已兵扼而北之秦亦疲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倚而還以報彭衙之封殽尸而還

秦伐晉二

案晉于春秋前滅韓晉河東之故可知已即韓原之地獻公以僖五年滅虞所謂虞虢唇是也而秦穆以僖二年滅滑築壘以臨晉地號曰王城自是秦晉疲壞王畿故地爲兩國戰爭之場矣前此晉封太原爲今山西太原縣而秦收餘地置岐亦僅有陝西鳳翔府之岐山縣耳兩國相距二千餘里號鄭虞虢環崤河之東西西周通洛陽爲千里旬服呼吸相應秦晉初非接界兵爭何由興是年秦征晉河東鄙號之故地桃林之塞在焉使終不歸晉晉且不得霸秦卓虎視列國矣

案秦穆欲納王蓋欲東出以圖伯而晉辭秦師獨下不欲秦得分其功甫賴秦之力而即抑秦使不得東向秦穆必不得志矣顧地實限隔于晉而重耳又梟雄料不能以兵力威之且前好已結不欲遽相圖乃借晉之力以伐郡郡近武關爲楚之與國穆公之意以爲不得于晉猶可借晉以南向圖楚經營武關爲南出之門戶耳其後于晉無役不從雖與晉結鄰以後文五年猶與楚爭郡而滅之不遽興楚合秦之處心積慮蓋如此

萌圖晉之志矣

敝庶幾幹父承考而論者必責其忘親背惠是使晉襄不爲忘親事楚之齊孝則爲束手就執之宋襄矣論者又以墨衰從戎爲非禮然使晉襄身不親則師必敗楚攻其南秦撓其西晉之衰可立而待豈小小利害之比哉

襄襄曰胡傳比先軫于杞子其于當日情理可謂頗矣秦乘晉喪踐晉境滅晉切近之同姓晉君臣豈得晏然而已彼固將繼先君之志爲子孫之謀自敗殽之後秦不敢越境而圖東諸侯是殽師之烈亞于城濮而顧重訾之必欲

晉襄卒已絕之好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騁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爲孝乎

文四年秋晉文七年夏四

侯伐秦

左傳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晉伐秦二

李氏廉曰秦穆晉襄五年之間交兵者五止此

文十年春晉

月戊子晉人

及秦人戰于

令狐晉先蔑

奔秦

案左傳晉襄公卒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未能報復伐秦取少

趙盾主立公子雍使梁先蔑主會逆于秦秦氏復謂晉自令狐之

康公送之懲前呂郤後不出師者三年其爲援尚輔晉以攘楚

之難乃多于之徒衛厭戰可見而秦不顧今且附楚以謀晉致

文四年夏秦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取北徵

秦伐晉三

案秦伐晉以號舉先儒多以爲罪秦劉氏敞亦主此說孫氏覺不已故不稱其人彙故伐晉取鞫馬晉趙盾主立公子雍使梁伯戍秦迓之于令狐晉敗秦于令狐秦纂亦云殺之役鬻起盾禦之戰于河曲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經不書

胡傳晉取少梁事不詳其易世相讎交兵經見固未可據

晉伐秦四

文十二年冬

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

戰于河曲

秦伐晉四

案秦伐晉以號舉先儒多以爲罪秦劉氏敞亦主此說孫氏覺不已故不稱其人彙故伐晉取鞫馬晉趙盾主立公子雍使梁伯戍秦迓之于令狐晉敗秦于令狐秦纂亦云殺之役鬻起盾禦之戰于河曲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經不書

胡傳晉取少梁事不詳其易世相讎交兵經見固未可據

晉伐秦四

結皆趙盾一人尸之卒可姑忍以成其義不足責秦康果能一安在乎也

晉伐秦三

乎縱其君能忍其士言自屈晉膺恒悅而卒有何罪乎此皆欲奉事秦乃責仇于猶曲成狄秦舉號之說予致報復無已故狄之其不狄晉以晉靈不足責也迄山已甚是時權在趙盾於靈公何與靈公未立之先且欲逆公子雍于秦與秦脩好秦多與之徒衛亦防晉有外虞忽然改圖晉亦自知理曲非脩怨也乃委曲以爲秦之罪此欲曲成狄秦之說竟抹去晉逆公子雍一段情事與殺戰作一直看夫過信左氏固不可全撇卻左氏更無欄柄泰山孫氏未詢趙氏病俱由此

故爲此論也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人命又起北徵之役楚日橫而中國受其猶尋舊怨殘民以逞于朝宣子與諸大夫故曰秦伐晉以狄之敝皆秦爲之殊不知故孔子自令狐之戰患之乃背先蔑而立此蓋信經疑傳以少殺之報復于文四年不復名其將帥靈公以禦秦師曰我與之事爲不見于經晉侯伐秦已是結案蘇氏轍曰秦晉皆稱受秦秦則賓也不受也至程子謂晉舍適晉伐秦而秦不報至人以其亟戰罪之也寇也敗秦師于令狐嗣而外求君既而悔七年逆公子雍于秦肆纂曰殺之戰秦不至于剄首先蔑奔秦之正也秦不顧是非日曰秦大而近足以哀晉喪而伐其同姓士會從之惟以報復爲事故黜爲援已是歡然一家晉未報秦施而伐其

案据此則殺戰之怨秦不書人蓋深許晉忽然改圖以德爲怨師故彼此有辭比者已終至此欲解仇結人好忽然中變乘其不情之論夫晉改立嗣已旦秦之前後伐晉春秋前舉秦號此則之能悔過尤爲不報復在常情自不能奉屢興師何義乎故遠棄玉帛之歡而搆君宣遣使如秦深自多矣皆不舉號彰衛秦晉俱稱人蓋以連兵戈之慘宜日後之引咎厚賂秦以止其之役且云秦師何獨兵搆怨秦晉皆在所報復無已也殺之戰入此自情理宜爾遑于此狄之乎此蓋經貶而秦曲爲甚也襄公以國故不得不起兵戎長驅逐北殺文偃脫一人字與成案諸儒皆以報復殺然此則出于趙盾強兩國之士卒鏖兩國三年鄭伐許昭十二怨爲啟戰余前既辨臣之私意置君如弈之和好此何義乎秦年晉伐鮮虞同爲關之矣此復以稱人立棋之不定以大國之逆公子雍謀出自晉文黃氏仲炎以夏五義夫春秋直書其事約立儲之重視同兒非自秦也無端而喪關月爲比此不易之而義自見豈以稱人戲出爾反爾起于一師辱國在秦自不能定論也詳關文表稱號稱師爲畏貶乎朝釁開自晉于秦無默默而已而可曰彼趙氏木訥以晉靈椎如城濮戰書楚人敗是時權在趙盾於靈公何與靈公未立之先且欲逆公子雍于秦與秦脩好秦多與之徒衛亦防晉有外虞忽然改圖晉亦自知理曲非脩怨也乃委曲以爲秦之罪此欲曲成狄秦之說竟抹去晉逆公子雍一段情事與殺戰作一直看夫過信左氏固不可全撇卻左氏更無欄柄泰山孫氏未詢趙氏病俱由此

子脩先君之怨有所書楚師其褒貶之義

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左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案秦晉自河曲之戰兵爭已息七年令狐之怨又已結局了此年侵崇以挑之又起一重公案致明年有圍焦之師晉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此又出于趙氏之意欲弑君而先謀奪兵權釁仍開自晉不在秦也

宣二年春二月秦師伐晉

左傳以報崇也遂圍焦

秦伐晉五

趙氏鵬飛曰秦晉自河曲之戰于今七年無疆場之虞蓋亦厭戰爾趙穿無釁而侵崇無損于秦而犯秦怒秦于是有報怨之師書秦曰師曲在晉也

宣八年夏六月晉師白狄伐秦

左傳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晉伐秦五

李氏廉曰秦自侵崇起釁七年未已晉昏狄而結以伐秦其罪大矣故自此至成十三年呂相絕秦秦康共晉襄靈之後晉成秦桓之交兵又始于此

宣十五年七月秦人伐晉

左傳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

秦伐晉六

高氏閌曰此年秦伐晉蓋乘晉兵略狄土而窺其虛也

成九年冬十一月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諸侯貳故也

秦伐晉七

高氏閌曰晉爲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莒故諸侯攜貳而秦人連白狄伐之見景公不能伯矣

成十一年秦晉爲成

經不書

左傳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

案九年秦人與白狄伐晉晉不之報而更與秦爲成晉侯先至則前侵崇之怨又已結局了至此秦伯不肯涉河歸而背晉成又起一重公案是釁開自秦不在晉也

成十三年夏五月晉侯帥八國之師伐秦

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五月丁亥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晉伐秦六

襄十一年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

秦伐晉八

案秦自背令狐之盟致晉帥八國來伐秦自知其屈而不敢報至此已歷十七年茲復因晉悼三駕之績欲佐楚以爭鄭于理則不順于勢則不敵秦之罪大矣

襄十二年冬秦人伐宋以報晉

經不書

左傳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以報晉之取鄭也

經但書楚公子貞帥師侵宋高氏閌曰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專罪楚也

案是時秦一意結楚以仇晉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故爲楚伐晉伐宋晉未嘗開隙于秦而秦專佐楚猾夏是罪專在秦非晉之咎也

襄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帥十二國之師伐秦

左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欒黶還命晉師乃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晉伐秦七　秦晉兵爭止此

案秦晉自僖三十三年爲殽之師至此首尾共歷六十九年中間凡四大案殽戰一也爲秦穆公襲鄭曲在秦令狐二也爲晉

襄二十五年襄二十六年

夏五月秦晉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

經不書

左傳是年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位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鍼如晉脩成

經不書

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叔向曰泰晉不和久矣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夫唯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

趙盾距公子雍曲在晉侵崇三也爲趙穿設謀求成曲復在晉麻隧四也爲秦桓公背令狐之盟曲復在秦

襄是年脩成卽去年夏五月之成也以後未知其集與不集至昭元年鍼出奔晉昭五年鍼復歸於秦秦晉之君亦莫往莫來而兵爭之事不復見于經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終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大事表三十一

太倉畢長慶
江山劉毓家校

春秋晉楚交兵表敘

春秋時晉楚之大戰三曰城濮曰邲曰鄢陵其餘偏師凡十餘遇非晉避楚則楚避晉未嘗連兵苦戰如秦晉吳楚之相報復無已也其用兵嘗以爭陳鄭與國未嘗攻城入邑如晉取少梁秦取北徵之必略其地以相當也何則晉楚勢處遼遠地非犬牙相錯其興師必連大眾乞師于諸侯動必數月而後集事故其戰嘗不數戰則動關天下之向背城濮勝而天下諸侯翕然從晉邲勝而天下諸侯翕然從楚惟鄢陵之勝鄭猶倔强至悼公而後服之故文公之伯務一戰以勝楚悼公之伯務不戰以罷楚逮向戌爲弭兵之說而天下之大事去矣然此非獨向戌之罪也當晉楚盟宋時天下尚多與晉而不與楚晉强而楚弱

使當時晉嚴兵以待楚楚必不敢萌先啟之志卽楚人請之而晉正辭以折其銳不可則整軍而退帥諸侯以申罪致討于楚楚必不敢動乃趙武守匹夫之信以藩爲軍惴惴懼楚之衷甲謀變以請先歃則聽以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聽叔向空爲大言以自慰俾楚得執前言爲要質魯宋諸國僕僕于楚之庭甚至楚虔驕橫執殺陳蔡之君晉猶恐瀆齊盟而卑辭請楚曾不敢發一矢相加遺趙武叔向豈非當日之罪人也哉自弭兵之後晉之君臣偃然弛備不復以諸侯爲事歷楚之郟敖靈平三世晉不能復出兵東向者四十餘年如病痿不能起至囊瓦不仁從楚之國悉起從晉晉合十八國之師自桓文以來所未嘗有而徒潛掠楚境以大功歸諸僻陋之吳而晉之伯業于是乎終矣嗣及六卿相軋日尋干戈至哀之四年晉人且執戎蠻子以歸楚儼然以京師之禮事之晉之爲晉亦可哀矣哉輯春秋晉楚交兵表第三十二

春秋大事表世二晉楚交兵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僖二十八年僖三十三年文三年秋楚冬十二月晉文九年春三夏四月丁巳冬十二月晉人圍江晉先陽處父帥師月楚人伐鄭晉侯齊師宋陽處父侵蔡僕伐楚以救伐楚以救江公子遂會晉師秦師及楚與楚師遇于江

左傳晉以江故告于諸侯王叔桓公晉陽人宋人衛人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人戰于城濮汦晉楚俱還

經不書

左傳晉陽處父侵蔡自城濮之後亦不敢孫氏復曰先言伐楚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圍解豈救患之師乎諸侯之大夫救鄭不故明年秋卒爲楚所及楚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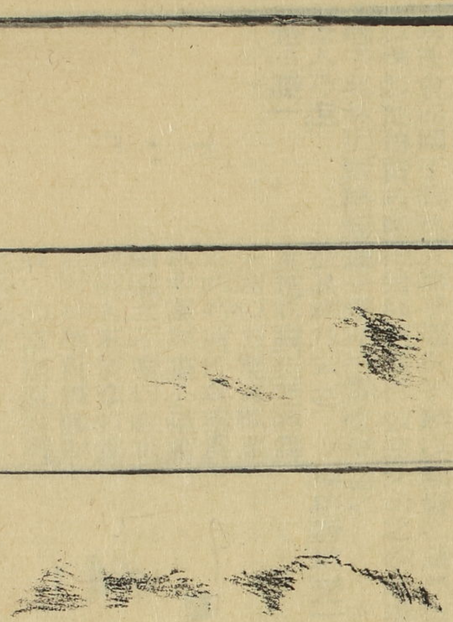
楚師敗績

高氏閎曰江近楚前于方城遇息公子朱已服從于齊桓而楚而還　許人救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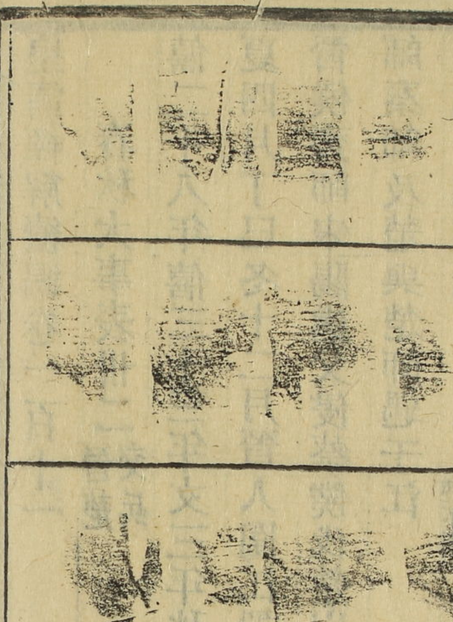
左傳范山言于楚子左傳楚聞宋宋公孫楚子上救之與晉夾侵伐今復圍者盍晉而後言救江者惡不北方可圍也楚子師固如晉告急晉侯用汦而車陽子使謂子文既歿襄公不能討能救江也不帥師赴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先軫計合齊秦以拒上曰子若欲戰則吾弒逆之惡故楚復有倒懸之急乃先伐楚子堅公子尨及樂耳楚戰于城濮楚師敗退舍子酒而陳不然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欲其引兵自救而江鄭及楚平公子遂會績晉師三日館穀及紓我老師費財亦無江以試之也

癸酉而還

故明年秋卒爲楚所及楚師



趙氏鵬飛曰桓文之欲涉大孫伯曰晉人服楚一也晉文以五無信半涉而薄我悔年之間突起而攻之敗何及不如紓之乃一戰而霸可謂一時退舍陽子宣言曰楚之偉績矣故三國書師遁矣遂歸楚師亦師而晉獨稱侯盛不歸此役晉楚俱不如是無以顯其一時戰而歸無勝負之功也晉大勝一



滅

孫氏復曰楚滅弦滅黃李氏廉曰楚自城濮晉未嘗遏一旅之師以來十五年不救寡諸至是圍江而晉人勤國者以文襄之烈尚之既遣先僕于前又存也令狼瞫之師正其請王師于後命上卿嘗試之時而趙盾不動大眾聲罪而致討能防微杜漸使之得非徒以孤軍塞責也志于鄭復得志于陳且傳稱門于方城遇明年而有厥貉之次息公子朱而還注謂矣春秋重貶之其志子朱爲楚伐江之師楚莊伯事之權輿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案晉襄不能正商臣故晉亦還是處父亦弒逆之罪扼楚之凶朱嘗無功矣三年秋鋒致楚日肆四年滅書圍四年秋書滅蓋江五年滅六滅蓼至江近于楚晉師還而此年加兵于鄭而鄭楚師復出遂致滅耳服楚趙盾帥五國之故晉之罪在于不能兵不及楚師不聞其存江而伐楚以救江討楚更課服鄭隳城則未見其罪也

濮之遺烈明年而楚案先儒皆責晉之不蔡遂有厥貉之次宋能存江愚謂江黃國公以先代之後逆之小而又近楚非晉之且聽命道之田孟諸兵力所能存也爲江至宋鄭之君爲左右黃之計只宜如隨之盂中國諸侯掃地矣服屬于楚而不列于以後肆行無忌十一諸侯故終春秋世幸年而滅麋十二年而存況隨猶爲漢東大滅宗滅巢十六年而國而江黃更弱小乃滅庸無歲不并吞列欲立異從諸夏而興國晉會不敢發一矢楚爲難大國之師朝以弒逆之賊縱之使出則存多久則亡其能如虎狼白書攫人至恃以久遠乎其禍申滅庸以後楚益强大于齊桓召陵之師合地連秦隴窺周晉之江黃以恃楚致攖楚後遂至問鼎觀兵周之怒如口中醢不滅不疆矣此豈特晉靈與休雖有百晉不能存趙盾之罪實由襄公也楚滅弦黃齊未嘗不能制之于始以至救而晉兩次遣將救潰決不可救也易曰之并請于天王得稍童牛之牿元吉信哉延旦夕之命其勝于此役晉不及楚師無齊桓遠矣論者乃以勝負齊桓之合江黃比之周武之用徵盧彭濮

公陳侯衛侯入宋入衛入子伐鄭晉郤子伐鄭

曹伯會晉師陳入侵鄭　欽

于棐林伐鄭　左傳趙盾自陰地及左傳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諸侯之師侵鄭以報欽救鄭鄭伯敗楚師家氏鉉翁曰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

左傳楚子侵陳遂侵大棘之役楚鬬椒救于柳梦

宋晉趙盾帥師救陳鄭曰能欲諸侯而惡陸氏九淵曰伐陳救鄭即楚故置而不

宋遂會四國于棐林其難乎遂次于鄭以鄭服

以伐鄭楚為賈救鄭待晉師趙盾曰彼宗文公之伯業春秋益晉小勝一

遇于北林囚晉解揚　竟于楚始將歸矣姑善之

晉人乃還　鄭助晉敗楚一

楚小勝一

六月乙卯晉　荀林父帥師

及楚子戰于　邲晉師敗績

左傳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夏六月晉荀林父救鄭先穀違命

乙卯戰于邲晉師敗

績宵濟終夜有聲　呂氏大圭曰鄭不堪楚之屢伐而受盟辰陵猶未純乎從楚故

微事于晉晉既不能有陳而僅爭鄭則邲之一戰晉楚勝負之一決也自邲之敗而

楚橫行莫制矣　趙氏鵬飛曰自春秋

而獨厚責晉愚不知其何說也然則春秋之書伐楚救江者何

居曰聖人之意責晉襄之不能伐楚以正商臣弒逆之罪而區區于救江卒之江亦不能救為舍其大而圖其細如會于澶淵宋災故一例爾使當日率天下之諸侯全師壓境誅商臣之為亂臣賊子者而更立賢君楚方聽命之不暇何暇圖江此所謂正其本而末自正也然亦只可救患于一時必欲保江之長存雖湯武不能也

晉伐楚二無勝負

宣元年秋宋宣二年夏晉宣九年冬楚宣十年冬楚宣十二年夏

成二年冬十
一月丙申楚
公子嬰齊會
十二國之大
夫于蜀

成三年正月成六年冬晉
公會諸侯伐欒書帥師救
鄭

左傳討鄫之役也鄭左使
東鄙覆諸鄙敗諸邾伯知
與皐戚如楚獻捷執皐戚及子國鄭伯仲侯羽軍楚師囚鄭
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卒已死而鄭猶堅從二月同盟于蜀十公鍾儀獻諸晉
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楚以敗晉則楚之凶年秋楚子重伐鄭晉
于晉伐齊戰于鞌楚威亦赫矣使徼窜之欒書救鄭與楚師遇

成六年冬晉成七年秋楚成八年春晉
一月丙申楚公會諸侯伐欒書帥師救公子嬰齊帥欒書帥師侵
公子嬰齊會鄭 鄭 師伐鄭公會蔡

左傳成五年許靈公諸侯救鄭
公子偃帥師禦之使鄭伯于楚六月鄭
東鄙覆諸鄙敗諸邾伯知楚訟不勝楚人
與皐戚如楚獻捷執皐戚及子國鄭伯仲侯羽軍楚師囚鄭
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卒已死而鄭猶堅從二月同盟于蜀十公鍾儀獻諸晉
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楚以敗晉則楚之凶年秋楚子重伐鄭晉
于晉伐齊戰于鞌楚威亦赫矣使徼窜之欒書救鄭與楚師遇

左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晉小勝二

圍六月而後救何益于救邲雖鄭地而鄭圍已解己服楚矣從敗楚師于邲亦不能復得鄭況復爲楚敗益楚之勢而画鄭之叛果何益哉楚大勝一

子重爲陽橋之役以勝齊秦更與楚合晉于繞角楚師還晉師救齊曰君弱師眾而非特失伯而已後可王卒盡行蔡景侯為左許靈公為右丙申盟于蜀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楚師及宋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晉避楚二

成十一年夏成十五年夏成十六年夏成十七年夏 冬公會單子
公會晉侯衛六月楚子伐鄭 晉侯及楚子 子及諸侯伐鄭
侯于瑣澤 鄭伯戰于鄢鄭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癸亥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盟于宋西門之外鄭無乃不可乎子反曰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澤成故也冬晉郤至楚子侵鄭遂侵衛鄭如楚聘且涖盟楚公子罕侵楚取新石

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陵楚有申息之師而鄭有汝潁之田其利社稷實過此役晉楚俱不戰而歸無勝負

左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左傳鄭太子髡頑爲晉避楚四質于楚楚公子成公李氏廉三晉自鄢陵子寅成鄭公會諸侯以後兵威非不振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事非不舉而鄭卒不

子罷如晉聘且涖盟　鄭助晉侵楚三
十二月盟于赤棘
家氏鉉翁曰晉楚爲
成關繫不細春秋畧
而不書何也晉苟求
安佚而楚實怙其疆
大略無息肩之意後
三年渝盟伐鄭無所
恤也其後向戌復持
弭兵之說爲盟而長
楚使列國諸侯僕僕
楚庭其端實兆于此
故瑣澤之會書法如
此不與晉爲此會也
晉楚爲成一

襄二年公會襄九年冬公襄十年秋公襄十一年夏襄十一年秋
諸侯于戚遂會諸侯伐鄭　公會諸侯伐鄭　公會諸侯伐
城虎牢　　冬戍鄭虎牢　　鄭會于蕭魚

左傳諸侯圍鄭鄭人
懼乃行成中行獻子
左傳春楚子以救陰有楚子重救鄭諸侯
之田求成于鄭鄭叛還
晉與楚子盟于武城晉避楚三
晉侯伐鄭楚子救鄭
六月遇于鄢陵楚師
敗績射共王中目楚
師宵遁晉入楚軍三
目穀
晉大勝二
汪氏克寬曰前此未
有諸侯助楚以戰者
惟鄢陵之役鄭伯楚
敵晉使無呂錡射月
之勝則楚將依鄭爲
援長驅中原其害可
勝言耶
左傳春秋之義諸侯
之田求成于鄭鄭叛
晉與楚子盟于武城晉避楚三
晉侯伐鄭楚子救鄭
六月遇于鄢陵楚師
敗績射共王中目楚
師宵遁晉入楚軍三
目穀
晉大勝二
汪氏克寬曰前此未
有諸侯助楚以戰者
惟鄢陵之役鄭伯楚
敵晉使無呂錡射月
之勝則楚將依鄭爲
援長驅中原其害可
勝言耶
服者以爲公無服人
之德也
姚氏舜牧曰晉三假
王命伐鄭鄭卒不服
似無可書春秋辭繁
而不殺何也當時楚
勢甚張且挾鄭爲援
睥睨列國不有晉厲
假王靈以薄伐不知
其憑陵當何如者雖
伐楚不服不猶愈于
縱彼肆行直入而莫
之忌耶春秋但書晉
之伐不書楚之救其
與晉可知矣

左傳城虎牢鄭人乃囚逐圍之以待楚人左
成
趙氏鵬飛曰城虎牢
天下俱蒙其安非鄭
所得專也故不繫之
鄭蓋鄭入楚則楚兵
將橫行宋衛之郊天
下諸侯爲之不寧既
城虎牢則虎牢非鄭
有兵出則直指鄭郊
非特扼鄭之吭而且
藉鄭以屏楚是誠有
功于天下此聖人所
以不繫之鄭歟
汪氏克寬曰晉桓說爲盛
申侯而與之虎牢未
嘗以爲北方之輕重
迫悼公之興則近楚
微國若江黃弦庸芻
蒙羣舒之類吞噬靡
遺陳蔡許亦服役于
楚而鄭以畿內大國
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牛首冬諸侯之師城東門晉荀罃至西郊伐鄭觀兵于鄭東門
許虎牢而戍之鄭及晉東侵舊許衛孫林父鄭人行成十二月會
楚平楚子囊救鄭十一侵其北鄙六月諸侯于蕭魚鄭人使告絕
諸月諸侯之師還鄭而會于北林觀兵于南于楚
于南至于陽陵與楚師門鄭入懼乃行成秋呂氏大圭曰悼公再
猶夾潁而軍鄭人宵涉七月同盟于亳
潁與楚人盟欒屢欲此三罷之二
鄭伐鄭師荀罃不可曰
彼伐鄭楚必救之戰而
鄭不克爲諸侯笑不如
之還也丁未諸侯之師
凌還
斯嚴氏啟隆曰諸侯伐
鄭而鄭不下于是乎
頓兵虎牢爲久駐計
是時晉之計主于擾
鄭而使自服故進無
偏之之兵亦主于肆
楚而使自疲故遇恣
無勝之之意
羣羣曰既城虎牢而
伯之烈其最可稱道
嘗莫如蕭魚以荊楚
方强子襄爲政而懍
然有憚晉之心雖或
時出師徒以示不怯
而卒不能以陵駕北
方者豈無故哉
遵氏鵬飛曰鄭在楚
則楚患深鄭不歸則
兵不息必得鄭以爲
外禦然後諸侯得以
安枕然鄭君臣本皆
有歸晉之心其服而
復叛者以楚偪之不
置耳悼公屢出而屢
擾之楚知鄭終不能

又屈而從楚苟非扼虎牢之險則楚將越鄭而東蹂躪北方之境故虎牢之城不繫于鄭也

案此爭地勢而不爭野戰此悼公最得要領處功高桓文遠矣故聖人許以安天下之功而虎牢不繫於鄭也

襄二十七年　昭元年春正　昭十二年季　定四年三月

不成何貴乎城戍之所以庇鄭而抗楚三駕之績實本于此胡傳謂虎牢繫鄭爲罪諸侯非也此三駕之一晉避楚四

久爲楚也數發應兵未勝其疲故亦置而不問而鄭亦決意事晉其後二十餘年鄭不復叛而楚不復伐寸兵不折而鄭自歸隻牲不敢而鄭不叛悼之功豈不比于桓文耶

此三駕之三

案自此至襄三十六年悼公已卒楚凡三伐鄭而卒不得志以請魚之烈尚在也其明年而趙武聽向戌弭兵之說天下諸侯俱朝楚楚日肆而晉會不敢發兵以問晉楚之交兵息而相業終矣

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盟諸侯之大夫于宋　凡十國外齊秦不交相見

邾滕私屬共十四國左傳尋宋之盟也楚左傳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告于晉加于牲上晉人許案晉楚以諸侯皆爲會于宋楚之

今君請晉楚之從交晉楚爲成三相見晉人許之

案自宋盟以後自是五年矣楚康雖未甚曰以晉前日不討蔡鄢陵之戰乞師魯衛猶猴而虔新賦立凶般弒父之罪而楚得魯衛未至而獨勝楚案自成十二年華元爲晉楚之成未三年酅入聞晉之君臣曾以討罪爲名也晉昌今乃合十八國之諸而楚即背之賴明年不警備方且治杞田爲不討蔡罪曰以蔡侯凡陳蔡鄭許頓胡厲公即赫然發憤勝歸宋財日爲不急之之鄢陵射其君中目務至是復會于虢與中國之威得以復振豺狼作緣凡楚所請姑息隱忍以全弭兵時可以滅楚而有餘則楚不可信兵不可許于前日者今日不去已有明驗矣今平得不許此明入楚之公席悼餘烈向戌老穀中而不悟也

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盟諸侯之大夫于召陵侵楚　凡十八國

左傳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

厥愁　凡八國

好復爲此舉曷不鑒于前事以卻之卽不能卻亦當約束與國之諸侯嚴兵以待請交相見不許請先晉不許可則盟不可退治兵如故天下諸侯與晉者衆楚必不敢動奈何以藩爲軍中楚人之計怵于衷甲之先聲府首帖耳惟命是聽此如渾瑊涇原之盟適爲吐蕃所劫耳趙武叔向好爲大言公然賣國楚虔得藉此爲媒縱肆無忌楚日滅國不爲敗盟晉一出師卽爲爽信坐視諸侯之魚肉以冀無失前好此非特爲成之誤爲成而弛備誤之也議者

日攫人而食之而已震動此時晉楚俱弱自因于桎梏熟視而不能一援手晉之爲相宇漁翁得利今鷸蚌相讓而漁翁亦得利豈不可怪耶

惑于范文子之言謂晉厲以勝而致亡此乃左氏以成敗論人從厲公被弒之後假託文子此言耳厲公之後不緣戰勝若謂釋楚爲外懼則頃定之時諸侯皆叛矣其能得逞者有幾吾見其媮惰苟安以至于盡耳此皆儒者迂闊之論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一終

吳縣吳大彬
江山劉毓家校

春秋吳楚交兵表敘

聞之敵在千里者患生于有象敵在肘腋者患發於不虞楚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天下莫之與抗而吳卒入郢吳破楚勝齊敵晉威行於中夏而越以入吳此如猛獸之畏鼷鼠巨木之畏蝎蟲獨是吳自分封以來數百年入春秋常服屬于楚至壽夢而遂不可制說者謂此是申公巫臣教之似矣而猶未詳其利害之實也余嘗究觀左氏而知吳地水行其性不能以陸故其會晉也于蒲則不能至于鍾離而後至于雞澤則不能至于戚而後至晉侯徵平邱之會吳以水道不可辭哀九年徵師伐齊則先溝通江淮矣十三年會晉黃池則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矣是知吳不能一日而廢舟楫之用也然以此與楚角則萬萬

不能勝何則舟楫之用在江湖而長江之險吳楚所共楚實居上流故其用兵常棄舟楫之利最其前後數百戰鳩茲之役則楚勝而吳之報之也伐楚取駕朱方之役則楚勝而吳之報之也則取楚棘櫟麻蓋舍其習用之技而常從陸路瞰其東北以避楚長江直下之險當其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也羸糧越險深入內地蓋用蔡人爲嚮道而又得子胥伯嚭報仇死戰之士孤軍單進轉戰千里自非熟練車乘不能爲用然後知巫臣之教吳以乘車射御則楚軸轤之師疲于奔命而已也向非巫臣教吳以乘車射御則楚軸轤之師從漢口順流而下譬如屋上建瓴水而注之地而吳以舟師仰攻勢必不勝向之甘于役屬者職是故耳夫吳之爭州來也凡

七十年三用大眾而後奄有其地蓋亦欲去江路而阻淮爲周扼楚咽喉爲進戰退守之資故日後以季子賢人撫柔之復遷蔡以實之其舍舟淮汭直走漢濱蓋逆料楚瓦不仁勢必離散亦必先于此用重兵屯守據險設伏爲歸路計故楚司馬戌議悉方城之外以毀其舟還塞城口當日其計不行就令得行而吳必有與敵以不可勝者不然吳之全軍且如覆釜無噍類矣闔閭君臣豈肯出此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哉嗚呼古之善戰者常因地以制宜隨時以適變吳舍舟用車而卒破楚晉毀車用卒而能勝翟至戰國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後世遂用爲長技而車戰且成古法不可用唐房琯一用之而敗明孫傳庭再用之而亦敗矣古今之世變豈可一律論哉輯春秋吳楚交兵表

春秋大事表卅三　吳楚交兵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宣八年夏六成七年春吳成七年秋吳成十七年冬襄三年春楚人滅舒伐郯　十二月吳人圍巢　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入州來

許氏翰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爲楚子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左傳舒庸入以楚之師伐巢

左傳楚伐舒蓼滅之忠伐鄧之役兵連上國于是始見于春秋其射御教吳乘車教敢于鄢陵也道吳入州來舊十五國之戰陳教之叛楚吳圍巢伐駕圍釐虺

案是時吳越俱聽命于楚楚之所以會鍾離也始伐楚伐巢伐徐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

不可制也用吳制楚盟于蜀而吳已伐鄧命釐夷屬于楚者吳

所謂使蠻夷內自相攻而吾乃可以乘其禍已兆于此盡取之是以始大

間此趙充國制馭羌黃氏仲炎曰吳鄧相高氏閎曰吳楚爭疆之始

羌先零之至計　去本隔江淮二水而吳始見于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者楚雖

又案楚莊欲爭伯中伐之者吳始大也特強而吳敢與之抗

國首先滅庸庸滅而

楚西北之患息矣欤
盟吳越吳越就盟而
楚東南之隙彌矣根
本既固然後與强晉
爭鋒此孫叔敖之謀
也

嚴氏啟隆曰州來近
北則魯逕南而西則
楚吳得州來可以窺
楚楚控州來可以禦
吳州來吳楚之拒吭也
案東萊呂氏曰通吳
誠足以病楚而紓晉
之憂然楚病而晉亦
病借助于夷狄未有
貽其患者此蓋有
鑒于宋金之事然晉
之通吳未嘗受吳之
病也襄十四年向之
會范宣子數吳之不
德以退吳入嗣後未
嘗與吳盟會亦未嘗
爲吳興師何病之有
晉之失伯乃晉自不
競宋之盟使諸侯交
相見召陵之役爲蔡
伐楚而卒歸蔡侯以
致吳得收破楚之功

謀之而吳乘其間故
先伐吳以張其勢
案吳楚其長江之險
而吳居楚下流仰攻
不能勝楚故吳之用
兵常從淮右北道鳩
茲爲今太平府之蕪
湖縣此楚從水道勝
吳也而吳之報楚則
取徬徨在今無爲州
境此從陸道前此巫
臣未通吳以前吳不
諳乘車之法不能陸
戰故入春秋以來踰
百年常役屬于楚至
此乃得射御長技與
楚角逐于中原平地
楚既失長江上流之
險不得不堵截淮路
以蓼吳北來吳亦
州來失而入郢之禍
爽矣此吳楚用兵之

襄十三年秋襄十四年秋襄二十四年秋襄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

九月庚辰楚楚公子貞帥師夏楚子伐吳秋楚屈建帥吳子遏伐楚

子審卒吳侵師滅舒鳩

楚

門于巢卒

經不書

左傳吳侵楚養由基囊瓦殿以吳爲不能而道宜取勝自以不爲
無功一

左傳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出而還子案楚以舟師伐吳水舒鳩人叛楚牛臣曰吳王勇而輕
役故子囊帥師于棠以楚無功一
左傳楚子爲庸浦之而還
伐吳不爲軍政無功
左傳二十四年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舟師之役門于巢巢
左傳吳子伐楚以報
楚公子師于荒浦舒若啟之將親門我獲
鳩子請受盟二十五年秋舒鳩人卒叛楚門焉牛臣隱于短墻
年楚失鄭十四年伐令尹子木伐之吳人以射之卒
吳自是舍鄭不爭又
敗之及離城子彊請楚勝吳三

大暑也
楚克吳一吳亦克楚
一

待我我請誘之子庚　案棠爲江南江寧府十年而一再伐吳急以私卒誘之簡師陳
從之戰于鵐浦大敗之六合縣此楚從水吳而緩中國也　觀以待我從之乃以其巢縣此亦陸道而吳
吳師十四年春吳告道伐吳也故吳畏之此而悼公之通吳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子以輕身致敗
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而不出而楚自以不有功于中國大矣而奔登山以望見楚師
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徼致敗　貫道王氏乃謂晉挾不繼復逐之傳諸其
吳之不德也以退吳趙氏鵬飛曰楚康卽中國之諸侯以制楚軍簡師會之大敗吳
人　位脩先君之怨于諸不患其功之不足以
案是年爲晉悼之十侯謂楚所以不得志悼師遂圍舒鳩舒鳩潰
四年鄭已服楚已不公之會吳爲無遠八月滅之
能與晉爭而晉之用于北方者吳實爲之慮又謂晉伯世用夷楚勝吳二
楔也故置宋鄭不問是文襄之術晉桓不案杜註離城卽舒鳩
吳亦止此誰謂通吳而首伐吳今伐而未爾憶是將以齊桓之城也今在江南廬州
足爲晉患哉　得志故二十四年復合江黃爲得計耶徒府舒城縣境此亦陸
楚勝吳一　親伐之其讎吳深矣使江黃見滅而楚日道而楚將帥以善謀
又案庸浦在今江南　懼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縱肆無忌孰若
無爲州此陸道也而　支公之用秦悼公之用吳城濮蕭魚而後
吳自以伐喪不戒致　猶得一二十年之安枕也是儒者之好爲大言耳
敗

襄二十六年　昭四年秋七月冬吳伐楚

夏楚子秦人月楚子以諸侯伐吳

經不書　左傳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
左傳及雲婁問吳有　沈尹射奔命于夏汭
備而還　徼尹宜咎城鍾離遠
楚避吳一康王之世滅賴　交兵凡五
案雲婁在今江南鳳　案朱方爲今江南鎮
陽府霍邱縣西南此江府丹徒縣此從大　河南汝寧府新蔡縣
陸道吳所嚴備故楚　江直下水道也楚居北
不能取勝　上流吳所最畏故不南
出兵交戰而楚得以楚　殺慶封而乘勢滅賴路出淮右北道也楚是行也吳早設備楚
失其長江之險矣故　無功而還
亦不能交戰而築三　案夏汭在今湖廣武
城于淮北以距之鍾　昌府江夏縣鵲岸在
離在鳳陽府鳳陽縣　今江南太平府繁昌
巢爲今之廬州府巢　縣大江中南懷汝清
縣來今壽州俱屬　皆楚界在今江淮間
江南境案夏汭乃漢

子以諸侯伐遠罷師師伐吳　吳

左傳楚子以諸侯之　左傳楚子使遠洩伐
東夷伐吳以報棘櫟　徐吳人救之令尹子
麻之役遠射以師會　蕩師于豫章而次于
于夏汭越大夫常壽　乾谿吳人敗其師于
過帥師會楚子于瑣　房鍾
聞吳師出遠啟疆帥　吳勝楚三
師從之遠不設備吳　案乾谿在今江南鳳
人敗諸鵲岸遠射之　陽府亳州東南房鍾
師先入南懷楚師從　今壽州蒙城縣界此
之及汝清吳不可入　從淮右陸路故吳勝
而楚敗

昭十二年冬昭十三年冬昭十七年冬昭十九年楚昭二十三年

楚子伐徐　吳滅州來　楚人及吳戰人城州來　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　左傳吳滅州來令尹次于顧尾使蕩侯潘子臣請伐吳王弗許于子司馬督囚尹午陵曰吾未撫民人而用之尹喜帥師圍徐以懼民力敗不可悔子姑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吳滅州來子旗請伐吳楚子次于乾谿以待之爲之援十三年夏四月楚遊吳三此平王初故不吉請改卜之吉今亦如之而城州來子魚曰我得上流何之王曰吾來撫吾民也戰于長岸子魚先死以挑吳能無敗乎梵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吳勝楚囚靈王之世家氏鉉翁曰州來是人與後至者守之環

經不書　蔡陳許之師

左傳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人伐州來楚動亡二國之師哉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師師及諸侯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公子光請分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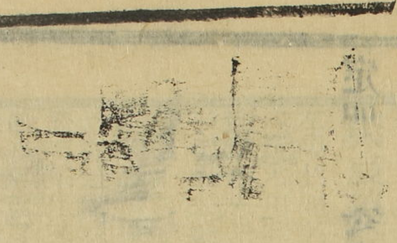
水曲入江處即今之漢口也在湖廣漢陽府城東武昌府城西正當大別山下杜云楚以勝吳而吳以設備故爲吳敗吳吳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

此從湖廣大江順流直下至江南陳友諒乘虛擣太平之策也

是年越始見經爲楚通越制吳之始

吳兵凡五案此從淮右北道而七年吳入當撫而有光使長盛者三人應楚有篡弒之禍故吳之又五十載復以兵伏于舟勝而楚敗

吳楚中間要害處咸而墅之及泉吳公子光使長盛者三人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入而殘毀之十九年皇則對楚人從而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楚城州來可見此時吳尚不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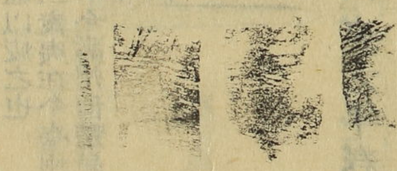
冬楚人城鄀　昭二十四年昭二十七年　昭二十一年定二年秋楚人伐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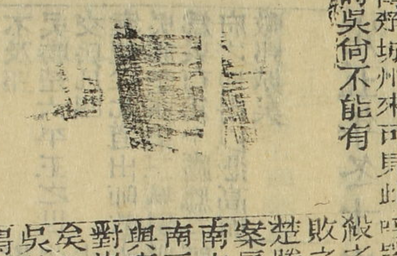
經不書

左傳楚囊瓦城鄀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鄀左傳楚子爲舟師以經不書　左傳吳子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左傳吳人侵楚伐夷舒鳩氏誘楚人楚囊瓦

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冬吳滅巢　夏吳伐楚　秋吳侵楚





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從之戰于雞父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四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案雞父楚地在江南壽州西南六十里自是之後州來始爲吳有楚之藩雞撤而入鄀之禍兆矣

吳勝楚五

杜註楚用子囊遺言勞王于豫章之汭越餘燭庸帥師圍潛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吳師入見舟于豫章而潛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公子倉及壽夢帥師茷尹然工尹麇帥師圍莊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而還復增脩以自固

從王王及罔陽而還師于巢冬十月吳軍吳人踵楚而邊人不知吳師遇于鍾離沈尹戌曰王一動而亡闇吳亂而還吳師不能退公子光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敗之備遂滅巢及鍾離沈使鱳設諸弒王楚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二姓之帥幾如是而楚避吳四吳勝楚七所謂多方以誤之也

案潛爲楚邑在今廬不及郢吳勝楚六平王之世州府霍山縣東北三交兵凡四十里即潛山縣也案楚從北道出師故水在今鳳陽府霍邱吳勝楚所築三城俱縣西楚亦從北道出爲吳有爲今廬鳳二師府之地得以憑高而瞰郢城矣

定四　冬十定五年冬十定六年夏四哀六年春吳哀十年冬楚

一月　十蔡月楚子復入月楚遷郢于伐陳

侯四　于及于郢　郡　公子結帥師

左傳吳伐陳楚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伐陳吳救陳

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經不書

左傳申包胥以秦師至大敗夫槪王于沂終鬬敗楚師又敗楚師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楚國大惕懼亡子西吳楚無勝負昭王之務德而安民乃還吳避楚三

庚辰吳入郢

經不書

左傳四月己丑吳夫子楚師不如死將戰王延州來季子救陳謂王曰然則死也再敗左傳楚子期伐陳吳子柏舉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從楚師及清發半濟而擊楚又敗之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遂奔隨

吳勝楚八楚幾亡

哀十三年楚哀十五年夏

公子申帥師楚人伐吳

續經不書
左傳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

伐陳

高氏閻曰楚畏吳之彊無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也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論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孔穎達曰小別當在大別之東蓋子常自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東而漸西也高江村駁之曰以地形考之大別在漢陽小別在漢川柏舉在麻城漢川在漢陽之西北百七十里麻城在漢陽之東北與孔說正相反蓋孔誤也余案高氏之言信矣獨是吳在東楚在西楚子常三戰不能勝吳吳無緣有退歸而東之理故孔氏有此臆斷然余嘗反覆考之而知其所由然也蓋

吳當淮汭即舍舟自豫章與楚夾漢漢即今之漢口淮汭即今之壽州自壽州至漢口九百餘里懸師深入餉道不繼此亦如齊莊公之伐晉入孟門登太行第欲蹂踐其內地以矜威武耳此時非果有破都滅國之謀也故其戰常且鬬且御欲退歸淮汭以收師而返傳云自小別至于大別庚午陳於柏舉從小別至柏舉東移凡三百里則其志可知矣且司馬戌議毀舟而還塞城口世以爲善計然余謂闔閭君臣不應獨愚至此古之善爲兵者過險必令搜山沿途常爲設伏一以防敵之邀截一以爲己之應援故亞夫之入滎陽也先使搜人於滍澮之間得之陽明之攻宸濠也先搜城外伏兵當吳兵平行至城口覩其地形阨隘料楚人必有塞斷以阻其歸路者必多置銳卒據險設

伏以爲歸師接應之計故夫概請戰不許而日夜引楚兵近東意欲誘入伏中還師合擊以取勝此闔閭本謀也至柏舉之戰夫概不請命而以其私卒先死大破楚軍逐北千里幾至滅國此則楚之失算亦屬有天幸而闔閭君臣萬萬計不及此也然則小別大別之戰其自西而趨于東也復何疑乎當日爲楚之計者第當嚴兵固壘勿輕與戰淹至旬日吳必倦怠欲歸正不必爲毀舟與塞城口之計但以重兵徐行驅之縱令過險待其爭舟而濟然後縱兵追擊可以大勝故當日楚之失計在速戰尤在楚昭輕棄國本逃竄狼狽人心驚惶遂至宗社失守使子常雖敗而昭王固守鄀都屹然不動徐令楚之城邑堅壁清野四面合援吳進困於堅城退無所得食楚之制勝亦可以百全惜當日子西葉公輩不知出此遂令吳得僥倖成功而當其決戰時固不料其能及此也但令整軍而退不至敗衄斯已矣嗚呼世之論者多據成敗已然之局故常爲古人所愚故世常恨司馬之計不行爲楚之失算而不知即行其計楚亦未必能勝吳又謂子常三戰不勝吳無緣退而東去而不知吳當日之戰事勢常患不能勝楚其卒能勝者天也其不行司馬之計亦司馬幸而得成其名耳就令其計得行而吳于淮汭必宿重兵城口必伏死士徒令偏師先敗以搖軍心耳不然子胥善謀豈肯以君臣陷入死地隻輪不返重爲天下戮笑哉愚故因高氏之辨而竊料當日之成算如此若孔氏所云特膚末之見未可與語戰鬬之事也

春秋蔡侯以吳師入郢論

聖人經文皆是據實書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據左傳唐蔡俱從吳伐楚而經獨書蔡先儒謂蔡受楚毒最深善其能報仇雪恥故特書曰以乃余深考當日地里知吳之入郢全憑蔡爲之鄉導唐不得與聖人亦第據實書而非有意于褒之也案吳楚俱澤國皆善水戰而楚地居上流吳常不勝故入春秋百年以來吳屈服于楚爲屬國者職是故也逮申公巫臣自晉使吳教以乘車射御吳始用陸道與楚角逐而楚始駸駸患吳矣楚既失長江上流之險迺更于淮右北道築州來鍾離巢三城以禦吳吳于楚之水師克鳩茲克朱方悉置不問而第日夜擾于廬壽淮潁之間逮克鍾離巢而楚患始棘然猶未敢懸軍深入也至滅州來今江南壽州與蔡密邇蔡更道吳舍舟從陸從淮汭即州來歷光黃經義陽三關之險至漢江北岸與楚夾漢而陣當是時吳歷楚境一千一百餘里深入死地亦未敢必能入郢故其戰嘗且勝且卻收軍至柏舉今湖廣麻城縣去小別漢川縣三百餘里適會楚瓦不仁人無固志而夫槩身先死戰遂長驅入郢固屬有天幸而蔡之計謀亦毒矣是時蔡以小國而聲震天下諸侯俱歸粟于蔡五年楚復國即滅唐報怨而不敢動蔡者夫亦以蔡近吳有吳以爲之援故也則當日吳楚之赴告自必以蔡爲兵首魯史從而書之聖人亦從而書之而豈有意于褒之也哉夫讀春秋者不知春秋之地里則不得當日之事勢不得當日之事勢則無以見聖人之書法余因蔡侯

以吳師一事而發明經文之據實書者如此夫蔡以弱小用吳覆楚而晉爲盟主辭蔡不救而有事于鮮虞則又比事觀之而罪自見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二終

吳縣吳大彬
新陽李文楷校

春秋吳越交兵表敘

世嘗恨吳王不聽子胥滅越致越卒滅吳余以爲不然吳之亡以驕淫黷武恣樂忘禍輕用民力馳騁於數千里之外雖微越吳亦必亡若使守其四境和其人民任賢使能而增脩其政越雖切齒思報亦且慴伏而不敢動動卽滅國矣雖百越能爲吳患哉且吳之會晉黃池聞有越師遑遽而奔歸也太子戰死國之不亡者如髮而越未嘗不與吳平此時若能效句踐會稽之志則吳之封疆大于越國而吳之受創未至如會稽將見越能復吳而吳亦能復越豬越之國數句踐背德之罪而戮之天下其孰敢議乃因循至十年之久再受越師卒迷不悟慶忌驟諫而至見殺則非越之能滅吳吳自滅耳嗚呼古今存亡之理雖

曰天命豈非人事吳嘗破楚入郢乃不踰年而楚卒返國越入吳而泰伯之後遂以不祀此又非特夫差之過也楚能信任宗族其執政皆公子昭王奔隨而子西爲王輿服于脾洩以靖國人子期至身爲王以與吳吳其大臣多捐軀盡忠之士譬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矣向使夫差雖亡而夫概尚在以其精于用兵得吳旁郡邑而守之安見死灰不可復然而吳自闔閭以來世踵忌骨月王僚之弒掩餘燭庸逃竄無所夫概有破楚大功而卒弃楚爲堂谿氏盡斬其枝葉而欲以孤幹特立于二千里之地故以吳之強而越摧之如拉朽豈不哀哉爲著其始終得失之故明鑒戒焉輯春秋吳越交兵表第三十四

春秋大事表卅四　吳越交兵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昭五年冬楚昭二十四年昭三十一年定五年夏於　定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

子越入伐吳　越從楚伐吳　越入吳　于檇李

左傳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越大夫常左傳楚子爲舟師以壽過帥師會楚子于暨吳囚越大夫胥犴以歸　李氏廉曰此爲楚通越制吳之始

經不書見吳滅巢傳左傳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年入郢

左傳吳在楚也　案吳以定四年入郢

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云云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還卒于陘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哀元年春正三月越及吳哀十一年夏哀十三年夏哀十七年春
月吳敗越于平　五月越子朝六月於越入三月越子伐
夫椒　吳　吳

經不書　經不書
左傳吳將伐齊越子句踐使大夫經不書　左傳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
不告敗也　種因吳太宰嚭以行左傳吳王夫差敗越
左傳吳王夫差敗越　成吳子許之伍員諫　卒其眾以朝王及列池六月丙子越子伐
于夫椒報檇李也遂不聽退而告人曰越　士皆有饋賂子胥懼吳之酉戰丙戌復戰夜或左或右鼓譟而
入越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曰是養吳也夫諫弗　大敗吳師丁亥入吳　進吳師分以禦之越
二十年之外吳其為　聽使子胥屬其子于　吳入告敗于王
沼乎　鮑氏王聞之賜之屬冬十有二月吳及越　中軍而鼓之吳師大
鏤以死將死曰樹吾　墓槚槚可材也吳其　亂遂敗之
亡乎

哀二十年冬哀二十二年
十一月越圍冬十一月丁
吳　卯越滅吳

左傳越圍吳越孟降　左傳越滅吳請使吳
于丞食使適隆通問　王居甬東辭曰孤老
于吳王吳王與之一　矣焉能事君乃縊
簞珠使問趙孟